

沈氏
金

上海生活书店

庫文作創
(六十)

默 沉

金已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一月三年四十二國民華中

序

在將軍的序言裏我曾說過：

「現在我的筆算是暫時放下了，雖然沉默也使人痛苦，但我希望我能夠堅持着不再把我的筆提起來。」

這一年來我確實沉默了。但其間我偶爾也用過別的筆名發表幾篇文章，這算是沉默時期中的唯一的產物。現在把牠們集起來付印，也無非紀念這一年裏的清閑生活。

這里一共是七個短篇。雷是去年的舊作。母親寫得更早一點，曾

在本小冊裏出現過一次，但這次重印時，牠却被我改動了一半，連題目也是新的。

至於那三篇所謂「歷史小說」的寫成，我可以說幾句話：

我讀過一小部分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書。

拉馬丁的吉隆特黨史在解釋法國大革命方面是失敗的，牠是一本充滿着詩人的偏見的著作。但那文辭的優美却常常使我感動。同時書中攻擊誣陷馬拉等人的地方也很使我憤慨。

馬拉成了許多皇黨或歷史家攻擊的目標，乃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當時的領袖裏面除了巴黎公社的埃伯爾人而外，就只有馬拉愛護人民，而且他比誰都更愛人民，他是人民的最忠實的友人。吉隆特黨

罵他做吸血的瘟人，歷史家如馬德撈等甚至用了許多不堪的話來形容他。但如今許多文件擺在我們的面前，使我們明白馬拉在法國大革命中究竟盡過什麼樣的 *role* 了。

哥代刺殺馬拉並不是偶然的事情，她實現了皇黨和吉隆特黨的願望。老實說她不過是一個誤入迷途的熱心家，上了別人的當，做了一件傻事。雖然她自己在法庭上說：「我殺一個人以救十萬人；殺一個匪徒以救無辜的人；殺一隻野獸以謀祖國的安甯，」我相信她在七月十五日上斷頭機時一定會明白她的錯誤。

對於馬拉的死，我很覺得遺憾。而且這個「熱烈的悲歌慷慨的，充滿着愛護人民和正義的心情的人」，常常被人誤解，被人誣陷，被

人侮辱的事使我非常憤激。

一天我在藏人館看了那馬拉被刺的悲劇回來，一百數十年前的景象激起了我腦海中的波瀾。我悲痛地想到當時的巨大損失，我覺得和那些在賽納河畔啼饑號寒的人民起了同感。這時候我翻開了拉馬丁的書，馬得楞的書，和道布生的論哥代等的書（四個法國婦人），我的憤怒又從心底升上來，我無法自遣，我便起了個念頭，想草就一篇文章描寫這歷史上的大悲劇，馬拉的死。我重讀了米席勒的書，米涅的書，克魯泡特金的書，阿拉的書，馬地斯的書。我的憤怒漸漸消了去，文章起了幾個頭，都被我把原稿撕毀了。

在今年的開始我因了一個偶然的念頭，急忙地寫就一篇關於羅伯

斯比爾的文章。那時我正讀到拉馬丁書中丹東等上斷頭機時，羅伯斯
比爾躲在房裏悲嘆的一段。羅伯斯比爾說：『可憐的加米，我竟不能
夠救他！……至於丹東，我知道他不過給我帶路；然而不管是有罪或
無辜，我們都必須把頭顱獻給共和國……』我想抓住這心理來描寫，
又想另寫一篇來表明丹東的性格和他的滅亡。

羅伯斯比爾並不是一個壞人，如某一些歷史家所描寫的。他講道
德說仁義，的確是一個正人君子。他愛革命，但他却信自己，不顧人
民。他在人民啼饑號寒之際，專門講道德殺敵人，使得人民在下面怨
憤地說：『我們餓得要死，你們却以殺戮來養我們！』他忽略了人民
的不滿，却一面殺人，一面叫國約議會決議決神的存在和靈魂不死，想

用這個來安定人心。結果他自己必然地走上了斷頭機。

我相信抓住這題材認真來寫，一定可以成功。不幸我却失敗了，一則因為我缺乏文學的才分，二則在旅行中我找不到許多參考書，一部分的材料還須從記憶中尋來。

我斗膽把這文章寄給一個朋友，我希望他把這當作散文看，而他却把牠作為小說發表了。這篇文章在雜誌上面印出來以後，別的朋友又來信鼓勵我，要我多寫幾篇這類的東西。因此我又把毀棄的原稿馬拉的最後重寫出來。這一次我居然有勇氣完成了牠。後來又寫成丹東的悲哀一篇。這樣我便把當時的三大領袖的故事完成了。

寫完重讀，自己並不滿意，而且想到像我這樣的人竟然大膽寫出

了歷史小說一類的東西，自己也不免要紅臉。但既然寫了出來，我也就顧不得許多了。不過有幾句話是應該我來聲明的：

馬拉的最後裏面的描寫除最末一段外全有根據。材料取自米席勒諸人的書。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馬拉的真面目來。末一段自然與歷史事實不合，哥代始終不知道她的錯誤，她至死還把馬拉當作一個渴血的瘋子。但我的描寫和歷史記載也不會有大的衝突，哥代刺殺馬拉時的心理沒有人能夠知道。我把結尾寫成這樣，是因為我相信倘使哥代事後多多思索一下，她一定會發生後悔。哥代性格很可愛，死得也勇敢，另一個熱心家亞當·呂克斯認為「和她同死在斷頭機上乃是一件美麗的事情」，他果然為她的緣故上了斷頭機。呂克斯到巴黎來為了

參加革命，他並不認識哥代，甚至不會和她談過一句話，但他却爲她捨棄革命了。實際上呂克斯並不了解她，也不了解革命。

寫三篇小說，將百數十年前的舊事重提，既非「替古人擔憂」，亦非「借酒澆愁」。一言以蔽之，不敢忘歷史的教訓而已。

末附法國大革命的故事，是將一篇舊作改寫而成的，（其實改動的地方很少。）我頗滿意這文章，雖然會在我所譯的一個劇本裏印過一次，但那劇本很少被人看過。現在印在這裏也可以幫助讀者了解我那三篇所謂歷史小說。

小說集題名「沉默」，意思是從 A. Spies 的一句話來的。至於那個德國人四十幾年前說過怎樣的一句話，我在這裏却不想指出來了。

目次

馬拉的最後	一
丹東的悲哀	四五
羅伯斯比爾的秘密	八三
知識階級	一一五
春雨	一五九
母親	一九七
雷	二一九
附錄——法國大革命的故事	

馬拉的最後

一

七月的日子是多雨的巴黎城的好時節。從早晨起溫暖的陽光便把一些古舊的街道照得金燦燦的，顯得很有生氣。上面再蓋着一個蔚藍的天幕。天氣一點也不炎熱，常常有一陣微風吹拂着大路旁梧桐樹的肥大的綠葉。

1

在聖翁洛列街的一端慢慢地走着一個五十歲左右的瘦弱漢子。他

是孤另另一個人，有着一張醜陋的，帶着病容的臉，一條破舊的頭巾包着他的污穢的亂髮。他的侏儒般的身子被一身寬大的骯髒的衣服裹着，從衣服裏面時時透出來一股刺鼻的臭氣。

這個人在街心吃力地移動着脚步，沒有人照料他。但是每一個過路人走過他面前總要帶笑地招呼他一聲，他也做一個姿勢或者發出乾澀的聲音來還答。他也笑，他的笑容把他的臉顯得更醜了。然而他有一對老虎眼一般的發亮的眼睛，那裏面射出的光却是溫柔的。每個過路人受到這眼光便都滿意地走過去。大家同樣高興地想：「人民之友」出來散步了，馬拉的病好了！

被稱爲「人民之友」的讓·保羅·馬拉好些日子就患着重病，

不會出席國約議會了，但這一天下午也支持着他的病軀走出他那陰暗的住房，到寬敞的街心來。

看見陽光和擾攘的人羣，他的心馬上快活起來了，彷彿年紀也變輕了似的。他一生就喜歡陽光和新鮮空氣，從沒有過一個人像他這樣愛牠們，因為他得着牠們的機會最少。在從前他常常被人像野狗般地追趕，不得不在地窖裏面度過他的日子。後來另一個勢力起來了，他可以昂頭地在巴黎的大街上走踏，然而工作和熱情却抓住了他，他又把自己關在哥德烈街陰暗房屋的最陰暗的一層裏面經營他的報紙人民之友。他的簡陋的家成了法庭，成了街市，人們擁擠般地出入着，他們都承認他是他們的朋友，他也沒有一次失過他們的信仰。然而在

這種情形下他的病是一天天地加重了。醫生屢次警告他說：「你再這樣下去，我便不能夠救活你。」他相信醫生的話，他自己也是從大學醫科畢業出來的。但他却沒法管束自己。那熱狂永遠控制着他，使他忘了自己，使他只看見人民的信託，只看見那偉大的理想。信託和理想打碎了他的醫學知識，給他剝奪去了陽光和新鮮空氣，而且使他有勇氣和病魔苦苦地爭鬥了三年，一直到最近，雖然他漸漸地顯出了抵抗不住的樣子。

如今在金色的陽光照耀下，給七月裏的微風一吹，馬拉緩慢地閉步着，他的身子彷彿輕快了許多，又像病已經痊癒了一般。他擡起頭，默默地望着那晴明的天空，讓溫和的風撫摩他的臉，他確切地感覺到

風在他的臉上拂過，像把那上面的塵垢都給他拂去了，同時那清新的空氣籠罩着他的頭，他覺得他的肺突然張開了。他喜悅地，差不多忘了自己地深深呼吸了幾口氣，他變得十分敏感。他似乎就看見那些空氣都進了他的肺，而且那些空氣滲透了他的全身。他暫時停住了脚步，望着天空出神。他有些驚奇，天空居然是這樣地大，這樣地清明，這樣地美麗。

「吊死他！」「吊死他！」有人這樣地在前面叫起來，這不是一個人的聲音，是許多聲音混雜在一起。在前面街角裏起了一陣騷亂。有好幾個人嚷着從馬拉的身邊跑過。

馬拉迅速地低下頭來，看前面。他看見一堆人擠在那裏。他並不

驚奇，街角的騷動在這時候是很平常的。他明白一定有什麼貴族給人捉住了。他想去看看，他對於一切人民的行動都很關心的，這關心有一種吸引力，使他忘記了那美麗的天空。

他平靜地走到那發生騷亂的地方。他依舊是沈默的，甚至是謙遜的，瘦臉上浮起了笑容，這是他的習慣，他每次看見那些單純的國民聚在一起，做一件細小的動作時，他便要發出親切的微笑。

「馬拉！」「人民之友！」「人民之友！……」他並不聲張，但是有幾個人看見了他的蝦蟆嘴和老虎眼，便高興地叫起來，這些人都快活地嚷着，他們和別的國民一樣，愛馬拉和愛他們的最親密的朋友沒有分別。

聽見說馬拉走來，衆人都把注意力移到他的青白色的臉上，都望着他微笑。他們讓開了一條路，使他走到街角那一家咖啡店的門前。在那裏跪着一個衣服穿得還整齊的中年人。

「你們又在幹這傻事情了，」馬拉把親切的眼光向四圍一看，溫和地微笑着，好像一個老年人對他的溺愛的孩子們說話一般。他走近那個穿黑衣的中年人的身邊，埋下頭去看那人。

「馬拉，你看這隻狗！我們弄死他！」一個二十幾歲的壯漢子一面粗聲罵着就飛起一隻右腿，把破皮鞋在那中年人的背上着實地踢一脚，又吐一口痰下去，然後把那隻生毛的右腕往嘴唇上拭一下，哈哈大笑起來。

那個中年人倒在地上，滾了一轉，殺豬也似地哭叫起來。他忽然瞥見了馬拉，便一翻身，跪着走到馬拉面前，抱住馬拉的一隻腿，哀求地分辯着：

「我不是貴族！我不是！……馬拉國民，你救我！……」

這人的話還沒有說完，四周圍便起了好幾種怒罵聲。一個聲音離馬拉的耳朵近，他聽得很清楚：

「我認識他！我認識他！他叫狄孟，他是德拉孟男爵家的管事！」

「我不是呀！他們說謊！不要弄死我！我不是貴族。……」這個被叫做狄孟的人惶恐地分辯說，但他的聲音是那樣地絕望，臉色是那

樣地慘白，神情是那樣地惶張，顯然表示出這分辯是虛假的。

「馬拉，不要聽他的話，吊死他！」

「吊死他！打倒貴族！」

許多聲音接連地響起來，人叢中又起了一陣騷動，三四個人圍過來拖狄孟，狄孟半哀求半自衛地掙扎着。

在這喧鬧中馬拉的心是很平靜的。他沈默地站在那裏，仔細地看前面的那個生物。的確在他的銳利的眼裏那只是一個生物，他以爲人決不應該是這樣懦弱，這樣卑下的，而且那人跪在他面前縮成一團，時而呻吟，時而叫號，恰恰像一隻受傷的狗。年紀只有四十多歲，頭髮就灰白了，臉上滿是皺紋，身材又是那樣瘦小，聲音也嘶啞了。眼

睛腫着，淚水拌着塵土塗了大半臉，不整齊的鬍鬚上黏了好些口沫。

馬拉靜靜地看着，他許久都不說話。好像這一個可憐的垂死的生物在他的眼裏還是新奇的東西。這長久的沈默的注視使得周圍許多國民都感到驚奇了。他們奇怪像他這樣曾經要求過五十萬個貴族的頭顱的人，居然會在這一個下等貴族的面前思索起來。這一點他們是不能夠了解的。但他們愛他，他們並不懷疑他。他們只是驚訝地在旁邊望着。

馬拉突然覺察出來國民們的眼光了。這些時候他並不是在注視面前的那個可憐的生物，他在看另外一些景象。這些景象接連地從記憶裏浮現出來，映在那生物的臉上。最近幾年來的經驗接連地像電光一

般在他的眼前閃耀過去了。斷頭機——屠殺——血——像火花似地爆發着。九月的屠殺，巴黎的饑餓，外國的圍攻，內部的叛變，這幾幅圖畫在他的頭腦裏特別放大起來，在每一幅圖畫裏面他都看見了自己的面影。他深知道他自己，他永遠是現在這樣地裝束，這樣地思想，這樣地生活。他永遠站在人民的身邊，忠實地，固執地。他了解他們，他愛他們。去年九月裏布龍斯威克公爵和普魯士國王向巴黎的進軍時，他曾熱烈地鼓舞人民去抗禦外國君主的進攻，他不妥協地在國內和那些謀叛者與野心家爭鬥。他推翻了皇室，他打倒了吉隆特黨。他的工作從沒有停止過，不管那衰弱的身體和時發的疾病怎樣地常常來妨害他。他的報紙人民之友的確是人民的論壇，在那上面就從沒有

一句話背叛過他們。靠了這個，他纔成了人民的友人，得到了他們的信仰。但這成績還使他感到不滿足，他的工作纔不過開了頭。外國的圍攻，內部的叛變依舊威脅着共和國，吉隆特黨剛一交跌下去，山嶽黨的野心家就在國約議會裏大顯技倆了。賽納河畔依舊充滿着要求麵包的聲音，外省正醞釀着新的叛變。在共和國的頂上依舊覆蓋着大片的黑雲。而他的身體却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了。

他停頓了一下。他的思想依舊在那些事情上面跑。他又瞥一下前面的那個人。他認得那是貴族的一個小走狗，國民們說的話並沒有錯。他，馬拉，全世界知道是一個勇敢的人，他如今站在這裏，帶着新病初癒的樣子。在外國別人把他比爲死神，又把他形容作吸血的猛

獸，法國的貴族們和吉隆特黨都當他做吃人肉的瘋子，這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也還記得兩三年前他看見人民的英勇犧牲還不能顛覆王權，在一陣絕望之際曾經高呼過要殺掉大批的貴族，然而去年九月裏那個被插在槍尖上的郎巴兒王妃的美麗溫良的頭顱就使得他對於血發生了憎厭。那個頭跟着槍尖在空中舞動，完全像一個活人的臉，頭髮梳得很整齊，一滴一滴的血從上面滴落下來。這景象許久都沒有離開他的頭腦。他就是馬拉，被稱為吸血的猛獸的人，但是他如今在這可憐的狄孟的身上又看見郎巴兒王妃的頭顱，並且因了這個而感到躊躇了。

他知道那些國民們在等候他的回答，他便掉頭去看他們，他剛要

開口詢問幾句，但那個可憐的狄孟又抱着他的腿嚷起來了：

「馬拉國民，你救我，我不是貴族。……憐憫我能。我是一個沒用的人，共和國是不需要我的性命的。……馬拉國民，我知道你，你救過松布烈，你是個仁慈的人。……」

馬拉憐憫似地埋下眼睛看狄孟，那人依舊卑屈地，恐怖地哀求着，兩隻血紅的眼睛睜得圓圓的望着他，他的心漸漸地軟了。狄孟並沒有說假話。他的確救過松布烈。這是幾個月以前的事。松布烈的十七歲的女兒馬得蘭寫信給他，因為她的父親被冤枉地逮捕了，她要求他救她父親的性命。他接到信便去考察了那案情，然後到約定的地址去，在那裏馬得蘭正含着眼淚等候他，她說過願意犧牲她的身子救她

沉

默

父親，但他尊敬地拒絕了，却設法放了她父親出來。這事情巴黎人民全知道。他自己也覺得並沒有做錯。松布烈的確是無辜的人，法國並不需要這種人的血。然而這狄孟又和松布烈有什麼分別呢？難道法國真的需要狄孟的血麼？他想，血，爲什麼老是血？血就沒有終結？這太愚笨了。血會迷了人的眼睛。在九月屠殺裏他就眼看見好些人一面喝着血一面跳舞。

「馬拉，不要救他！我們來吊死這隻狗！」幾個人同聲嚷着。那個年青的漢子又去拖狄孟。有幾個人就在咖啡店門前圍着小圈子，一面跳舞一面唱起革命歌來。

狄孟依舊在地上掙扎，哀求，叫號。他忽然偏過頭，臉正迎着馬

拉的眼光。馬拉瞥見了那嘴邊的一團血跡，血還從鼻孔裏流出來。馬拉把他的傾斜的濃眉一皺，又咬一下他的突出的薄嘴唇，一刻功夫他便打定了主意。

「我認得他，我認得道個貴族！」馬拉張開了蝦蟆嘴，輕悔地吐一口痰在狄孟的臉上，說了這一句話他便對着狄孟的屁股踢一脚，然後又罵道：「滾罷，這一腳會把你醫治好！」

笑聲像春雷一般突然爆發起來，每個人都快活地笑了。

「馬拉會醫治貴族病！」那個年青漢子大聲笑着說。

「馬拉萬歲！」「人民之友萬歲！」許多人齊聲歡呼道。大家叫着，笑着，跳着，過後便圍成一個大圈子把馬拉圍在裏面大家更熱鬧

地繼續唱。狄孟便趁着這機會站起來，偷偷地逃走了，只有馬拉的鋒利的眼光在後面跟着他。

「明天就是七月十四了，大家快樂地玩罷！」圈子裏有一個粗壯的聲音這樣叫起來。大家響應着。他們唱完了歌，散開來，湊成一對對的男女，擁抱着發狂似地跳舞着。

「七月十四。」馬拉低聲念着。他覺得心上一陣輕，彷彿那座巴斯底監獄就在他的眼前倒塌一般，給他除去了一個重壓。他看着周圍的狂歡的人羣，臉上又浮出一個親切的微笑。

「我們法國人畢竟是個奇異的民族，他們好像不知道有未來似的。」他半責備半讚嘆地自語說。但過後他又加一句：「吉隆特黨在

「加恩的活動不知怎樣了？」他馬上就想到未來了，而且正和他的話相反，他是永遠想着未來的。

一想到加恩的事情，一想到巴巴霍，畢佐們的活動，馬拉便憂鬱起來，不僅是憂鬱，而且憤怒起來了。他恨不得馬上回去，給國約議會寫信，給他的報紙寫文章，攻擊那些人，要求那些人的頭顱。他覺得一刻也不能耽擱了。不管眼前這些國民們的舉動怎樣使他喜歡，他却大聲說：「國民們，再會罷！」

他緩慢地走着離開了聖翁洛列街，他的耳裏裝滿着「馬拉萬歲」的歡呼，但是他並不會回過頭去看那裏。

離開了那些國民，他走着僻靜的街道。他想很快地回到家裏，但

是他的脚步却下得更慢了。病和疲倦抓住了他。漸漸地他的全身發癢起來，四肢也跟着軟了。頭腦開始微微疼痛着。

他極力鎮靜着自己，和這病痛戰鬥。他故意地增加速度走着。但是沒有用。他這時候變得更敏感了。他絕望地咒罵道：

「這鬼病又來抓住我了！」

這句話裏面含了無窮的怨恨。對於病，他是不甘心屈服的。然而醫生的警告還威脅地在他的耳邊回響着。這些生理的反常現象便是一個證據，證明醫生所預言的那一天是更加逼近了。他再不能夠有一點疑惑和希望，甚至在這麼晴明的日子裏。

死，他並不害怕。這許多年來他就在死的威脅下討生活。在他的

房間裏牆壁上他還寫了大大的一個死字給自己看。但是在這時候要他閉着眼睛離開法國人民，這痛苦實在是太大了。這思想燃起了他的心裏的烈火，這火就把他來熬煎着。在一陣半昏迷的狀態中，他的眼睛看得更遠了。

、在巴黎的僻靜的街中他看見了前線的景況。那進攻法國的四十萬大軍，普魯士、奧大利、西班牙、沙丁尼亞四國君主所統率的，他們把陸地的交通斷絕了。在海面上英國的兵船威武地巡駛着，又封鎖了水路。外省又揭起了反叛的旗幟，在巴黎失勢的吉隆特黨正在各地活動。這些景象像一把一把的利刀插在馬拉的心上，雖然他極力忍耐，那痛楚也幾乎使他暈倒了。

他勉強支持着，繼續地動着步。巴黎的景象又接着在他的眼前出現了。饑餓，窮困，瘋狂，血，野心家的鬥爭。……他計算從搗毀巴斯底監獄起也整整有四年了，他們已經貢獻了很大的犧牲，而法國至今還陷在深淵裏面，這時候有許多人却停住不前進，或者甚至往後退了，譬如吉隆特黨，他今天還聽見吉隆特黨在外省和王黨連絡的消息。他想到這裏，心的痛楚越發劇烈了。於是他那牆上的死字又在他的眼前一現。接着他便張開蝦蟆嘴詛咒地說道：

「斷頭機！——把他們都送上斷頭機。」過了半晌他又加了一句：「他們都是野心家。」這話說得比較費力，這一次提到的「他們」似乎意義更廣一點。「死是不要緊的。不過我應該死在一個好的

機會裏。我應該趁活着的時候早早把共和國的障礙除掉。」——最後他安撫自己似地這樣想，他的老虎眼裏發出了更銳利的光芒。

二

烏拉回到了家，這病後第一次長久的散步使他的臉色顯得更慘白了。他一進門便倒在椅子上，閉着眼睛半晌說不出話。

他的女伴嘉太林來照料他。這個女人比任何人都關心着他的命運。她愛他，她信仰他。當他被人像野狗般追逐着，躲在地窖裏的時候，那情形感動了她。她把他接進她的家裏。她看顧他。爲了她她貢獻了她的財產，犧牲了她的安寧。她是一個敏感的女人，她隨時都感

覺到有什麼危險在門口等候他。她整日整夜地爲他耽心着。這種焦慮把她煎熬得十分衰老了。但馬拉却不大知道這事情。他的事業抓了整個的他去。他更愛人民，更關心他們的幸福。他沒有心情來注意一個女人的靈魂的一角。她的焦慮因此更加增大起來。

「你太累了！我原說過你今天不該出去。你也太任性了，」嘉太林安慰他說，聲音雖然是很溫和，但裏面却含着極大的焦慮。

「你也應該聽從醫生的話，共和國不是一天可以建立的。法國需要你的日子還多着呢。不要就這樣不愛惜地摧殘你自己。」她說着話，眼裏淌了淚。她起初還輕輕撫摩着他的頭髮，（那頭布已經由她給他取下來了）後來忍不住她便跪倒下去把頭偎着他的胸，把兩手都

壓在他的左手上面。

馬拉伸了右手摸她的臉，把溫和的眼光看下去，嘆息似地說道：

「嘉太林，不要這樣，我的身體是不要緊的。在這時代誰還顧到醫生的話？」

「但是我要關心！對於我，你比十個共和國還寶貴！」她歇斯特里地迸出這兩句話，聲音和抽泣差不多。

馬拉知道她流眼淚了。他的心軟了，彷彿有一隻溫柔的手在揉牠。他嘆一口氣，慢慢地說：「嘉太林，不要哭，哭是傻事情。你知道我也不願意死，特別在這種時候。我不願意離開這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嘉太林，你知道我只愛人民，我愛他們，比愛我

自己還甚。……我整天夢想着那個共和國，在那裏真正實現着自由、平等、博愛。……沒有吉隆特黨，也沒有丹東，沒有羅伯斯比爾。……不要說十個共和國，像這樣的共和國連一個也不容易看見。……明天就是搗毀巴斯底監獄的第四週年。你說我們已經貢獻過多大的犧牲了！然而四十萬的外國軍隊正準備着向巴黎進發。外省的叛逆也預備打進巴黎來。……那麼多的背叛者！人民的饑餓，窮困，沒有人來管。可恨這鬼病抓住我！你還叫我聽醫生的話！我好些時候不會到國約議會去了，他們在那裏儘管討論法令，表顯辯才，浪費時間……嘉太林，你想這時候我怎麼能夠休息？你們最近又不肯多讓人到我家裏來。這房屋就像一個活葬墓。我再像這樣在家裏坐下去，我不病

死，也會急死。……嘉太林，我以後一定要出席國約議會。無論如何我不能夠再聽從醫生的話。……」他愈說下去，愈是興奮。那張蝦蟆嘴動得更厲害，一對老虎眼裏快要冒出火，胸膛猛烈地起伏着，他還繼續把那隻微微抖動的手在她的髮上撫摩。到了最後他禁不住咳嗽起來。咳嗽剛止住，他又興奮地說：「我以後一定到國約議會去！」好像他已經下了決心似的。

嘉太林看慣了這種情形，她明白又是那熱情在煎熬他了。她便不再和他談這些事，她知道這沒有用處，只能夠使他更着急。她壓抑住心裏的悲痛，也不再流淚了。她抬起頭拭了拭眼睛，裝出一個笑容，安慰他幾句，甚至答應讓他以後去出席國約議會，然後她站起來溫和

地說：

「你歇歇罷。我去給你弄晚飯，你也該餓了。」

「嘉太林，你不要走。」他連忙做個手勢阻止她。他見她回頭用疑惑的眼光看他，便搖搖頭說下去：「我不餓！我今晚不要吃一點東西。」他看見她要開口，又看見她的臉色，他知道她要勸他，便說：

「我不餓，饑餓的是那些人民，還有那些小孩。今天有個瘦女孩站在麵包店門前洩淚，她告訴我她媽媽兩天沒有東西吃了。每個麵包店門前都圍着一羣小孩。……巴黎是這樣饑餓的！……我一個人不應該有晚飯吃……」他的兩隻眼睛亮得使人害怕，青白色的臉染上了一層病態的紅，那隻蝦蟆嘴大張開喘着氣，喉嚨響着，彷彿火焰已經從

胸膛裏衝到了喉管邊上。他全身癢，便伸了右手進衣服裏不住地用力搔着。

他這狠狠的情形使嘉太林的心隱隱地痛起來，但她却極力忍住，不給他知道。她依舊溫和地勸慰說：

「不要這麼激動罷。這於你的病究竟不相宜。巴黎的饑餓也不是你一個人的錯過。你爲什麼就不應該有晚飯吃？……你看，你身體今天剛剛好一點，現在又不行了。」

他不等她把話說完，便搶着訴苦般地說：「嘉太林，我心裏燒得難受！我不能夠忍耐下去，好像整個胸膛都給火燒焦了，整個身子都起了泡。我只願意這身子爲了人民的緣故化爲灰燼。……嘉太林，你

幫助我。」他的聲音也彷彿被燒焦了。那隻右手狠命地在衣服裏面亂抓。

嘉太林看見這個，就好像自己的心給人用鞭子抽着。一陣痛，一陣愛惜，使她又忍不住讓眼淚淌下來。她不願給他看見她的淚，這時她又想起她應該給他預備澡盆了。這是他的習慣，爲了醫治他的皮膚病，他每天晚上都把身子浸在澡盆裏。她使說：

「你不吃東西也好，還是在澡盆裏躺躺罷。我去給你預備水。你多在熱水裏浸一浸，也是好的。」

「好！」馬拉短短地答應一聲便讓她走出房門。他擡起頭望着她的背影，忽然悲憤地叫吼般地發出一聲長嘆。他並不知道她在外面一

邊做事情一邊流淚。

澡盆預備好了，嘉太林進來喚他，又扶他到隔壁小房間去。她照料他躺進了澡盆。

「今晚多閉着眼軸軸罷。不要寫什麼東西了。」她關心地說。

「不行。我要給國約議會寫信。人民的食糧問題比法令更重要。」他堅決地回答道，看那神情他的決心似乎是無可動搖的。「還有處置叛逆者的事情……」

嘉太林不再說什麼，只得照往常那樣拿過那塊粗糙的木板架在澡盆上面，又去搬了書桌上的文件來，一些信件和文稿，筆和墨水都堆在澡盆旁邊放着的那個橡木凳上面。她這時不敢擡頭，心裏十分痛

苦。

「你也應該歇歇了。我想你該吃晚飯了。」馬拉威謝地看她一眼，對她微微一笑。他看見她那紅腫的眼睛，臉上現了一陣苦痛的拘攣，他伸出右臂在她的膀子輕輕拍兩下。「你待我太好了，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你！你去歇歇罷。讓我安靜一會兒。」他的老虎眼裏面慢慢地滴下兩點淚。他的身子在熱水裏發燒，彷彿身上每個毛孔裏都灌進了熱水，他覺得一陣軟，一陣痛快，就像麻木了似的。他於是閉上了眼睛。

31

嘉太林早被悲痛壓倒了，她說不出一句話，只是含糊地應着。她極力忍着淚。她見他閉上眼睛，便去拿了那張上面佈滿了墨水迹印的

破布單替他蓋在胸上，然後輕輕走出這房間。

三

馬拉睜開眼睛，天還不會黑，房裏很靜，而且永遠是那樣的陰暗。他的身子在水裏泡了一些時候，癢痛都止了，人爽快了許多。他寬鬆地噓一口氣。他推開了胸前的破布單，讓牠落在地上。他的眼光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澡盆旁邊的木盆上面，那些信件和文稿靜靜地堆在那裏。

沒有聲音，房裏靜寂如一座墳墓。『巴黎爲什麼這麼靜？』他驚訝地想。『那四十萬軍隊不知已經到什麼地方了？皇黨和吉隆特黨

的陰謀不知進行到怎樣了？國約議會這時候不知道在幹些什麼蠢事情？

這樣一想他便着急起來，他的耳邊彷彿起了人馬的聲音。皇黨的旗幟在他的眼前飄蕩。接着便有許多瘦臉的小孩的影子幌來幌去，他們都伸出手來做了乞討麵包的樣子。於是里昂饑餓者的血又誇張地出現了。這不是遠的事情，就在一個多月以前那地方的饑餓人民起了騷動；吉隆特黨援助皇黨恢復了秩序，屠殺了八百多人。

在馬拉的銳敏的頭腦裏思想跑得很快，在這很短的時間，他的思想差不多遊歷了全國，而且經歷了四年來的艱苦的歲月。

進行！進行！無數人的脚步踏着他的頭腦。進行！進行！那四十

萬外國兵馬在他的腦裏進行着，喊着「國王萬歲」的皇黨隊伍在他的腦裏進行着。吉隆特黨議員率領的叛黨隊伍在他的腦裏進行着。他們一致地喊叫着：「打倒吸血的瘋子馬拉。」

「我難道真正是個吸血的瘋子？你們誣陷我！」他怨憤地罵着，他捏緊一個拳頭預備向空中打去。

進行！進行！無數人的脚步踏着他的頭腦。進行！進行！那一羣瘦臉的孩子在他的腦裏進行着。那饑餓人民的隊伍在他的腦裏進行着。他們一致呼喚着：「馬拉！幫助我們！你是我們的忠實的朋友！」

「我一定幫助你們！我願意——」他被這幻象感動着，便忘了自

己地說了上面的話，他的老虎眼也柔軟下來，讓淚水給潤濕了。他的臉上慢慢地浮出了親切的微笑。

遲疑一會他忽然下一個決心，揀了張信紙，拿起筆，他開始給國約議會寫信，責備他們的軟弱，要他們迅速地接濟人民的食糧。

他興奮地動着筆，把全副精神都放在紙上，他寫滿了一頁信紙，剛要開始寫第二張，却聽見外面起了吵鬧。他停着筆去傾聽。一個年青女人的音樂般的聲音送進了他的耳裏。

「我一定要見他，爲了共和國的利益……我從加恩給他帶來好消息……他答應見我。……」

他陡然記起了：他接到過她的兩封信，她特別從加恩跑到巴黎來

見他，給他帶來重要的消息。他的心突然開展了，彷彿有一線光在他的眼前一亮。他想他爲什麼不該見她呢？她一定是個誠實的女國民，而且他正要知道加恩的消息。

「嘉太林，嘉太林！」他不能忍耐地叫起來，那女人很快地進房裏來了。

「讓她進來！就在這裏！」他不等她開口，便命令似地說。他一面拉起布單蓋着他的胸膛。

嘉太林似乎有些不願意，却只得含糊地答應一聲，便去帶了那個年青女子進來，然後默默地走出去，走到房門口，還回頭用焦慮的眼光看那女子，於是掩上了門。

房裏只剩了馬拉和那女子兩人。他開始用溫和的眼光看她。她有一個聰明美麗的面貌，又是一個鄉村女子的打扮。白色的衣衫，諾曼底式的軟帽，額際束着一根寬邊的綠絲帶。這一切，尤其是那健康的臉，和一對平靜的眼光給了他良好的印象。她的確像一個新從加恩來的女子。

「孩子，你過來！」馬拉微微一笑，向着她伸出了那隻滿是斑痕的右膀，「你的名字？」

「哥代，馬麗·夏洛蒂·哥代。」她低聲回答道，她安靜地走到澡盆旁邊，兩隻手垂下來，眼光剛落在馬拉的上半身，但馬上又畏怯地移開了。

「好，孩子，你坐下，把椅子搬過來。我讀過了你那兩封信。」
馬拉鼓勵地說，把右膀壓在木板上面。

哥代並不去搬椅子，依舊埋着頭站在那裏。她的臉色在變換，她怕給馬拉看見。馬拉的嘴一閉，她便接口慢慢地說：

「馬拉國民，我是從加恩來的，我知道那些叛逆的消息。我願意告訴你。……」

她的態度雖然不慌張，但聲音却有點兒顫動，不過馬拉不會注意到這上面來。他的眼光正停在面前那張信紙上，他先前剛寫到「爲了共和國的利益……」便打住了。這時他有意無意地捏起筆，一面溫和地說：

「好，你詳細地說罷。我要感謝你。你說那些叛逆在加恩幹些什麼事情？究竟有幾個議員在那裏活動？你舉出他們的姓名來。」

「巴巴，……畢佐。……」

「好，讓我寫下來。」他兩隻眼睛發亮，急忙抓了一張信紙，低着頭，一面跟着她念，一面寫。他快活地說：

「現在有證據了。」

「柏地翁……路威……」

他很快地動着筆，他把注意力全集中在這紙上。他寫一個字就像里昂人民的血跟着這筆流到紙上來。火焰在他的胸膛裏燃燒着，他寫完那些名字，心裏非常激動，他堅決地說：「好罷，一個星期裏面我

就會把他們都送上斷頭機去！」

他把筆放在一邊，頭低下去，手裏拿了這名單念，他念一個名字，彷彿就去掉共和國的一個障礙。他最後把紙放下，依舊埋着頭，寬慰地感激地說：

「孩子，謝謝你。你救了加恩的人民。……」

他不曾把話說完，一把鋒利的小刀便刺進了他的胸膛。那女子做得這麼快，使他來不及做一件防衛的舉動。一陣痛，一陣麻木，他倒下來，頭垂在澡盆外面，一隻手壓着木板，一隻手垂在澡盆旁邊。兩隻眼睛大大地睜開，直視着哥忒的臉，彷彿在問：「爲什麼對我這樣做？」他不曾發出一聲叫喊，默默地讓血從胸膛裏冒出來。

房裏一陣沈寂。哥代站在澡盆前，驚恐地看着她的犧牲者。她把眼光慢慢兒從胸膛移到臉。這時她纔看清楚馬拉的臉了。這臉平靜地躺在澡盆邊沿上。嘴微微張開，發出一點低微的喘息。衰老憔悴的臉上全沒有苦痛和憤怒的表情，彷彿只有一個感激的微笑留在那裏。這是一個可憐的貧苦老人的臉，和別人所描寫給她聽的馬拉的臉完全不同。她沒有一點快樂，她幾乎不相信這會是吸血瘋子馬拉的臉。從這臉她的眼光又移到旁邊木板上一張佈滿字跡的信紙上面。在那裏馬拉十分關心地描寫着巴黎的饑餓，……提出救濟的辦法。雖然只有這一頁未完的信，但字裏行間也顯露出一個仁愛的人的心血來。

她完全沒有逃走的念頭，她癡呆般地站在這裏用疑惑的眼光看那

張平靜的臉。房間漸漸地被埋進了陰暗裏。從窗戶斜射進來的最後的光線不住地往他的臉上堆，像一個柔軟的絲綢蓋着他的臉。一對老虎眼却如明星一般在網下面燦爛地發光。這對眼睛帶着一種超人間的力量把她的眼光吸引住了。她忘記了她剛纔所做過的事情。她不轉睛地望着他。她的驚恐漸漸地消失了。另一種新的感覺慢慢兒生長着。忽然她的身子微微戰抖起來。她覺得她從沒有看見過比這更溫和，更仁愛，更美麗的臉。

「這個人會給法國帶來那些苦惱嗎？他會是共和國的毒害嗎？」從不會有過的思想在她的腦裏浮現了。這一來她的全部信仰都破碎了。她疑惑起來。他覺得像失掉了什麼似的空虛。

房裏仍是靜寂。陰暗包圍過來。她的身子差不多全埋葬在陰暗裏，但她依舊直立着，像生根在地上一樣。這時候她忘記了自己是在什麼地方，也忘記了在加恩聽來的種種關於馬拉的話。她只看見那星一般的眼睛在閃耀。那一張似幻似真的臉在她的眼前盪漾着，如像一輪明月反映在萬頃煙波的海上。突然一種異樣的感覺佔有了她，這感覺她從來不會有過，如今却是這麼有力。她的心胸敞開了，她恍然明白了一切。一個新的人格在她的腦裏浮現出來。

「馬拉萬歲！」
「人民之友萬歲！」
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了這叫聲，隱約地送進她的耳裏。聲音是這麼有力，使人不能夠抗拒。

她不能自主地跪下去，捧了那還是溫暖的臉狂吻着。

她覺得他的手在動，在推她，過後有一個微弱的聲音在她的耳邊說：「孩子，你快走！免得給人家捉住！……我是不要緊的……但是那共和國……那些饑餓人民……」

他的手又落了下去，他的眼睛閉了，淚珠留在眼角上面。於是星光滅了。

「馬拉！馬拉！」一陣悲痛抓住了哥代，她絕望地捧着死人頭哭叫着。

於是門開了，嘉太林慌張地拿了燭進來。

「兇手！兇手！」一個歌斯特里的女人的恐怖的叫聲從房裏送到了靜寂的街上。

丹東的悲哀

一

「丹東，你應該在國約議會裏喚起風暴來！」國約議會委員加米·德木南放下紙牌，掉過頭，看站在窗前的丹東的背影，猛喝似地說道。

另一個委員非里波從牌桌旁站起來接口說：「丹東，你應該把法國再放到你的肩上去。」

佐治·雅克·丹東正靠着窗台看街中的景象，聽見這話便安靜地掉轉身子，微微笑了兩聲，然後用平靜的，略帶了點疲倦的聲音回答道：「你們老是嚷着丹東長，丹東短，有什麼用處？我現在有些厭倦了。我不願老把法國放在我的肩上。羅伯斯比爾要幹，就讓他幹下去罷。他不久會後悔的。」他一面穩步向着他們走去，說到羅伯斯比爾這名字時，他露了一個輕蔑的笑容。他走到牌桌旁邊站住了，不在意地順手摸起一張牌，冷笑一聲：「國王！」便把牌擲在桌上。一對濃黑眉毛掛在他的健壯的臉上，在那裏永遠是高傲的表情，他彷彿眼裏沒有第二個人似的，他安靜地走到他的年青的妻子魯意絲的面前，魯意絲正在和德木南的妻子露西談話。他俯下頭吻她：溫和地說：「魯意

「絲，你不是勸我不要到巴黎來嗎？我知道你不願意我管這些事情。」
「我怕——」魯意絲抬起她的十六歲少女的美麗的臉畏怯地望着他。

「但是今天又落了十幾個人頭。丹東，你就一點也不覺得可怕嗎？」德木南紅着臉口吃地說。「血會迷了人的眼睛。丹東，法國不能離開你！你在這時候應該再出來救法國。」他說到這里便把手在牌桌上一拍。

丹東坐在魯意絲的身邊。他的濃眉忽然往上一揚，眼睛發亮起來，他開始興奮着。提起法國，他的心便不能不厲害地跳動了。他愛法國，而且生性有些好大喜功的他更常常相信法國離了他便不能夠進

行。過去幾年間他的勇敢的行為使他得了人民的信仰，更使他過分誇張地相信自己的能力。他說他自己製造了革命。他說八月十日是他推倒了君主政治，九月二日是他發起屠殺，正月二十一日是他殺死路易十六。他便這樣地把人民的功績堆在他一個人的肩上。充滿了活力的巨大的身軀居然負載起這樣的重荷，而且使他的影子更顯得過分地高大了，甚至瞞過了他自己的眼睛。

「救法國？」丹東激動地笑起來，「難道別的人便不能夠救法國嗎？羅伯斯比爾相信着他的權力，他的斷頭機。你相信你的仁慈。我呢，我出來，我把法國抓在手裏，搖撼牠，大聲喚牠起來。但是現在還不是時候。魯意絲又不願意我留在巴黎。我現在只要休息。」他說

着不時搖他的頭就有些像獅子抖動鬃毛，在巴黎，丹東是被人稱做獅子的。

「但是血流得太多了，」德木南把一對憂鬱的眼光射在丹東的臉上，他竭力在壓制他自己臉上的一陣苦痛的痙攣。「我今天親眼看見十幾個人頭落在籃子裏」他掉開眼光去看他的妻子，露西還在和魯意絲低聲說話。兩個女人的臉上都帶着焦慮的表情。

丹東大步走到德木南的面前，把肥大的手，輕拍他的肩膀，說：「那是無神論者埃伯爾派的頭。你不是在報紙上攻擊過這一夥極端派瘋狂派嗎？讓他們去罷。羅伯斯比爾不會比你仁慈！」

「那麼，你要提防他打你，丹東，」非里波關心地插口說，「埃

伯爾派以後便是——」

丹東似乎聽見了不中聽的話，便連忙打斷了非里波的話頭。他堅決地充滿了過分的自信地說：「他不敢！我這個頭太重了，沒有人敢砍掉牠。羅伯斯比爾更沒有這力量，我知道他！」他揮着手，動着身子，他站在牌桌前面，那巨大的身軀投了一個巨大的影子在桌上，影子在搖曳的洋燭光裏幌動，好像一隻獅子在張牙舞爪。

「你不知道羅伯斯比爾。我知道他，我和他是老朋友。他說得出便做得到，他爲了他的主張可以犧牲一切。」德木南帶了確信莊重地說，他的相貌和聲音裏都帶了深的憂鬱。他看見丹東不注意他的話，依舊不改變輕視羅伯斯比爾的態度，便失望地在牌桌旁邊椅子上坐下來。

「然而你又忘記了你剛纔說過的話？法國是不能夠離開丹東的！羅伯斯比爾，他有幾個頭敢拿來和我拚！」丹東把兩隻大手壓在牌桌上，憤激地搖動身子。

「玩牌罷！你們總是這麼熱心地談政治！」女主人康斯坦不能忍耐地在旁邊嚷道。她說到「政治」這名詞，便露出可笑的輕蔑的樣子。她是一個中年的伯爵夫人，革命後却做了秘密賭場的主人，來接待一些新的賓客。

丹東停了半晌俯下頭玩笑地伸手去摸康斯坦的粉臉，說：「康斯坦，你有理。你的世界是這麼狹小。在那裏面沒有政治這鬼東西。」他坐下來，「好，我們來玩牌罷。」他把牌聚在一起拿在手裏，諧謔

地問：「我們拿什麼來賭輸贏？我贏了你，你今晚陪我睡覺好嗎？」

「好！」康斯坦媚笑地應道，「可是你得當心，你不見得會贏我。」她又自語似地加了一句：「今晚爲什麼埃羅還不來？」

「丹東，非里波着急地插口喚道，「你不覺得——」

「你說什麼？」丹東忽然抬起頭來看非里波。

「你不覺得你的地位危險嗎？你應該起來先發制人！」非里波眼光炯炯地看丹東，腦筋裏在想一個兇狠的計畫。

和非里波的希望正相反，丹東却哈哈大笑起來，他一面和康斯坦玩着紙牌，一面不在意地說：「你太把羅伯斯比爾看重了。他決不敢動我一根頭髮。」

「但是，丹東，你能讓巴黎永沉在血海中嗎？」德木南煩躁地在房裏踱着，他的蒼白的臉上現了苦痛的表情，機色眼睛裏的光芒不安定地在房裏輓動。「這制度應該終止了。我們應該趁這機會起來把伯斯比爾去掉。」

「而且要做得快，」非里波接口說，「全個山嶽黨都會擁護你！」丹東一面聽着他們說話，一面和康斯坦玩牌，他忽然大笑說：「康斯坦，我贏了。」然後放下牌回答他們道：「你們總是性急！現在還不是時候。你們說山嶽黨擁護我，你們說軍隊擁護我，你們說人民擁護我。那麼羅伯斯比爾還敢做什麼？」

「埃伯爾不是也會得過人民的擁護嗎？人民的感情是不一定可

靠的。加米不就是第一個鼓動起革命的人？可是現在……」非里波憤慨地說。

「埃伯爾？我早就知道他要倒的，他走得太遠了。我很同意加米在他報紙上發表的意見。加米，你今天去過刑場，究竟看見什麼樣的景象？告訴我。」丹東依舊玩牌，時時把他的強烈的眼光抬起來往非里波和德木南的臉上射。或者看屋角裏坐着的兩個年青女人，魯意絲正在低聲和露西談着他們在色佛爾日的生活情形。

「今天看的人很不少。那廣場差不多變成了戲院，許多人都來看P. D.報的主筆怎樣去上斷頭機。但是奇怪，在那裏却很少看見貧苦的人。我走過幾條街，彷彿到處都籠罩着一層悲哀的空氣。過路的貧民

都垂着頭不作聲，好像真正死了一個好朋友。想不到埃伯爾派居然有這樣大的魔力。德木南說話慢，帶了點感傷和幻想的神情，口吃的次數便也減少了。

「既然人民對埃伯爾的處刑不滿意，我們很可利用這時機起來活動。」非里波抓住了這一點，急急說出來，彷彿他對這事情已經熟思許久了。

「去掉了埃伯爾，也是好事，我們少了一個阻礙。至於羅伯斯比爾的事情我再想想看，這一次我們應該謹慎一點，丹東放下牌遲疑地說。他皺起兩道濃眉，開始在思索一件事情。

「謹慎？丹東會說出謹慎這個名詞？」德木南把身子斜倚在牆

上，嘲笑似地說，「我只聽見你說過大胆，永遠大胆的話。」

「然而我聽說有不少的皇黨和吉隆特黨回到巴黎來——丹東的話還不曾說完就給康斯坦止住了。

「不要響！有人來了。」康斯坦聽見腳步聲便站起來，預備出去看，但是人已經進了房間。她不禁快活地叫道：「埃羅！」

埃羅·德·塞席爾用輕捷的腳步走進來，嘴裏哼着愛情歌。看見衆人他便高聲嚷道：「你們都在這裏！我來得正湊巧。康斯坦，我們來玩牌，我身上還有錢！」他便走到牌桌旁邊坐下去。衆人都看他。他和德木南的年紀都是三十四，比丹東小一歲，但看起來他却比丹東年青得多，他生得漂亮，臉上老是帶着一種玩皮般的笑容。

「你們在談什麼？」他驚訝地問道，「你們又在談羅伯斯比爾嗎？見鬼，永遠是那個冷冰冰的臉，那些冰冷冷的話。我真恨他恨極了！」他把眉頭一皺做一個輕視的歪臉，過後他又改變了臉色和語調招呼女主人道：「康斯坦，快來坐下，我昨晚輸給你了，今天要來報仇！」
康斯坦笑着過去坐了。

「埃羅，你從什麼地方來？有什麼好消息？」丹東問道。

「好消息！見鬼！總是羅伯斯比爾！」埃羅皺着眉頭用諷刺的口吻嘲罵道，「我剛在俱樂部裏聽了他一篇不腐敗的演說。他說那些喝酒賭錢吃得飽飽貪圖淫樂的蕩子是共和國的大敵，他又說斷頭機動得太慢了！你們懂得他的意思嗎？羅伯斯比爾要自己穿上圍裙拿起掃帚

來打掃巴黎了。」

「呵喲！」魯意絲在屋角裏發出這驚恐的喊聲。丹東連忙向着她走去，他還很鎮靜。德木南和非里波一瞬間就變了臉色。

「埃羅，你說的是真話？」露西圓睜着她的一對黑眼睛，關心地問道。

「怎麼不真？就和今天殺掉埃伯爾派的頭顱是一樣的真實。」埃羅沒有一點懼怕，彷彿這和他毫無關係。他只顧注意手中的紙牌，一面追問着康斯坦拿什麼來押注。

「丹東，你要當心！」非里波嚴肅地警告丹東。丹東不回答，臉沈靜着。

「我們回色佛爾去罷，我真怕。」魯意絲偎着丹東，聲音戰顫地說。丹東開始低聲安慰他：

「魯意絲，不要怕。我比羅伯斯比爾更強，人民會擁護我。」

「人民？你還相信人民？」埃羅接口嘲笑道，「埃伯爾也是人民的朋友。人民缺乏麵包和日用品的時候，巴黎公社也會盡力幫助過他們。然而埃伯爾派上斷頭機，他們却眼睜睜看着無法援救了。」

「埃羅，不要談這件事。我們談點更愉快的事情不好嗎？談談酒，女人，夢——」丹東依舊鎮靜地，甚至帶點談諧地對埃羅說話。

「我們回去罷，在巴黎我真怕！」魯意絲忍耐不住便站起，拉住丹東的手膀，差不多要哭出聲來。

「丹東，時間迫急了。我們應該先發動終止這恐怖制度，不管花任何代價，明天你就到國約議會——」德木南激昂地說，熱情鼓舞着他，他的臉色變紅了，眼睛裏發出強烈的光芒，幻想把他載起走了，載到了較遠的地方。

「丹東，」一個聲音從外面進來，打斷了德木南的話，衆人吃驚地齊往門口看，一個四十歲左右面貌嚴肅的人扶着一根手杖慌張地闖進來，帶着滿額的汗珠喘息地向丹東走去。

「拉克瓦，什麼事情？」德木南驚惶地問道。

拉克瓦一把抓住丹東的手喘息地說：「我到處找你，你原來在這地方！你還在這里取樂！」

丹東沒有一點驚恐，他依舊鎮靜地，談諧地說：「拉克瓦，難道羅伯斯比爾在後面追你的影子？你這麼着急！」

「丹東，你真大胆！公安委員會預備逮捕你了。」拉克瓦激動得很厲害，不能夠馬上接着說下去。他的消息來得太奇突了。牠像一個大鐵槌打在房裏每個人的頭上，他們半晌叫不出聲來。只有魯意絲接連低聲喚着：

「上帝呀！上帝呀！」

丹東沉吟片刻，堅決地吐出了幾個字：「他們不敢。」

「他們不敢？我從公安委員會一個書記那里得來消息，人家正在虛構你的罪狀，命令幾天內就會下來。你還是早預備罷。」拉克瓦懇

切地說，他帶了哀求的樣子希望丹東相信他的話。

「我不信！他們決不敢逮捕我！」丹東依舊充滿着自信心，堅定地說話，「革命裁判所是我創造的，公安委員會是我統治過的。共和國是我造成的。在法國沒有誰敢逮捕丹東！」他興奮地搖動他的身子，像在對一夥羣衆演說。

「勇敢！」埃羅在旁邊拍掌稱讚起來。

「丹東，你暫時離開巴黎也好。」德木南遲疑了半晌，關心地勸道。

「我們回去罷。」魯意絲偎着丹東畏怯地低聲說。

丹東的面容還是十分安靜，人不能夠看出他心中究竟是否起了波

瀾。他反而嘲笑地說：「走，我有什麼地方好走？是要法國把我趕了出去，那麼別的地方對於我只有更多的危險。人不能夠總把祖國帶在鞋跟後面走。」

「那麼你等着公安委員會派人來抓你嗎？」拉克瓦絕望地問道。

「我依然相信他們不敢這樣做！」丹東變得十分固執。「你問問埃羅，他也是公安委員會的委員。」

「那麼，你就該馬上動手，也許我們還來得及。」拉克瓦在絕望中想到一個主意，便這樣鼓勵丹東。

「對！這是我們的最後一着了；丹東，你再發出你的獅子吼來。」非里波接口催促道。

埃羅突然把牌往地上一擲，站起來，憤激地自語道：「我到公安委員會查問去！看誰在捏造丹東的罪狀！」他不等衆人答話，便一個人急急走了。

衆人望着埃羅的背影沈默了片刻，康斯坦彎着身子拾起牌，低聲抱怨道：「永遠是這些討厭的政治！」

丹東把魯意絲扶到露西旁邊坐下。他便埋着頭在房間裏踱起來，房裏沈默得使人難堪。

「加米，你去找羅伯斯比爾！你們是老同學，他又是我們孩子的教父，你去找他。」露西蒼白着臉焦急地對加米說。她的眼裏包了一腔眼淚。她看見一個可怕的大攻擊在前面威脅她。她太愛加米了，他

就是她的生命。但是現在加米的地位也危險了。

「沒有用，現在已經遲了。羅伯斯比爾是不會讓步的。」拉克瓦嘆息地搖頭說，彷彿看見一切的路都斷絕了。

窗外忽然起了一陣騷動，鬧聲逐漸增大起來。有人叫着：

「羅伯斯比爾萬歲！不腐敗的人萬歲！打倒賣國賊！」

德木南一聲不響，跑到窗前去，他不會聽見露西在後面低聲喚他。

「羅伯斯比爾萬歲！」那些野獸的狂叫！丹東苦痛地嘲笑說，「巴黎人好像瘋狂了。他們不明白自己在嚷些什麼。他們給血把眼睛迷住了。」

「埃羅！」德木向忽然掉過頭恐怖地叫起來。丹東馬上也跑到窗前去。

他來得及看見埃羅的側面影。四個憲兵押起埃羅走，一些人在後面嚷着。

「上帝呀，這成了怎樣的世界！」康斯坦半悲痛半恐怖地喚着。

「埃羅！我們的輪值馬上就會來了！」非里波憤激地說。

丹東把臉壓在玻璃上半响不作聲。

「丹東，你現在該相信我的話罷。」拉克瓦恐怖地低聲說。

丹東悲痛地含糊狂叫一聲。然後回轉身子，絕望地抓自己的頭髮。他的臉色在這短時間完全變了。沒有絲毫安靜的痕跡。臉上全是

黑雲，兩隻眼睛射出紅霞從雲中透出來。

衆人都停止說話，懷了恐怖的感覺望着他，不知道他會做出什麼樣的舉動。

「我去找羅伯斯比爾！」他忽然下了決心堅定地說。

魯意絲尖聲阻止他道：「不要去！」

「你瘋了嗎？丹東，你自己去見羅伯斯比爾？你去向他乞憐嗎？」

拉克瓦驚訝地問。他想勸阻他：「你簡直是去送死！這不可能！」

丹東冷冷地笑了笑，固執地說：「在丹東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

我要去看看羅伯斯比爾究竟有多大的胆量，他的腦筋裏究竟裝着什麼東西。他要是激怒了我，我便要扼死他！」

「你真的一個人去？」露西含着眼淚問道。

丹東掉頭看她，他的眼光馬上變成柔軟的了。他溫和地回答道：

「我一個人去。我很快就會回來。露西，你給我照應着魯意絲。你們在這里等我。我會給你們帶回來勝利的消息。……魯意絲，你等着我罷。」

「你不要走！」魯意絲站起來向着他伸出兩手抽泣地喚道。但是他已經走出房門了。

「我們都給他毀掉了！這個誇大的巨人，纔三十五歲，他就已經老了，已經麻木了，」拉克瓦絕望地嘆息道。

一點鐘以後丹東回到康斯坦家裏。衆人懷着希望在等候他。

「你看見羅伯斯比爾嗎？」露西焦急地問道。

「看見了！」丹東沉重地回答着，他的臉上堆滿了黑雲，暗示着風暴就快來了。他停了半晌，便切齒地罵道：「這禽獸真可怕！冷冰冰的，完全不像一個人，只像一付機械，一付殺人的機械。我問他要和平還是要戰爭，他說要戰爭，好罷。我來給他證明看究竟誰更有力！」

「我們馬上就發動，我們多半會得着勝利，人民是站在我們這一邊。」德木南接着興奮地說，他聽見丹東肯發動，心裏倒高興了，在他的幻想中他彷彿看見無數的人頭無數的手在動，人民歡迎他，就像

在一七八九年七月十二日那樣。那時候是他第一次對羣衆演說，而且產生了大的影響。

「我決定了！」丹東捏緊拳頭用力在牌桌上一擊。

「你們不要太樂觀了！我想我們完全沒有把握。」拉克瓦冷冷地說，他的臉上淡淡地現了一種苦痛的癡癡。

「我們回去罷。」魯意絲的聲音像樺樹葉一般在丹東的耳邊微弱地戰抖着。

二

六天白白地過去了。賽納河平靜地沒有起一點波濤。

晚上，落着微雨，巴黎在泥濘中現了悲哀的樣子。夜晚是很涼的。黑雲佈滿了全個天，看不見一綫星光。丹東沿了賽納河走着。他的脚步下得很慢，很重。他的背彎曲着。在他的心上也堆滿着黑雲。一種從來沒有感到過的疲倦壓在他的肩頭。一陣冷，一陣麻木控制了他的健壯的身子。

「我完結了。」他絕望地叫出這幾個字，像一個受傷垂死的獅子發出了絕望的叫號。在他的一邊橫臥着賽納河的流水。在另一邊躺着巴黎的大街。空中飄散着雨點，一些暗黃色的燈光無力地在雨中顫動，幾輛馬車慢慢地過去了，濺起一些水花。幾個行人持着傘，埋着頭急忙地走過。街中聽不見一聲快樂的叫喚。巴黎竟是這麼淒涼的。

沒有人注意丹東。好些人迎面走過他身邊，有的也用好奇的眼光看他一眼，但都是默默地過去了。沒有人認出這疲乏的漢子便是人民所擁戴過的巨人丹東，獅子丹東。他已經被人忘掉了。那些曾經熱狂地高叫丹東萬歲的人民已經不認識他了。

這覺悟是他的致命的打擊。他的冷，他的麻木，他的疲倦都是這打擊給他帶來的。這便是六天來他奔走的結果。他以前好像把自己關在一個夢境裏面，他做了那夢境中的皇帝，但是六天的功夫這夢境就給人打碎了。他的權力，他的羣衆，這一切都跟着他的幻影滅了。他除了過去的功績外就只有極少數的不活動的人跟着他。六天以前他曾誇張地對羅伯斯比爾說，對他的朋友說：『法國沒有人敢動他，但是

六天的事實證明出來他完全是一個無力的人。山嶽黨的勢力一大部分在羅伯斯比爾手裏，另一部分却跟着埃伯爾毀滅了。他說要在國約議會喚起風暴，但是國約議會已經早被他交給公安委員會統治了。他自己放棄一切，給自己完全解除了武裝。如今他要用他的歷史來激動法國，統治法國，這完全不可能了。他決不能夠抵抗羅伯斯比爾。他只有一條路，死——上斷頭機。這路是很明顯的。他的最後的掙扎已經完全失敗了。

思索起來，對於這命運他是不能夠甘心的。鼓動起革命，創造了共和國，被革命擁上了浪花頂，做了統治法國的一代領袖，在賽納河畔發出獅子的吼聲，使得歐君主戰慄震恐。然而現在這一切都成了

歷史了。甚至在一年以前他還是那麼有勢力的。時代的輪子轉動得真快，纔經過這麼短的時間就不留情地把他擲到深淵底去了。對於這一點變化他始終不能夠了解。而且他的沈重的，疲倦的頭腦也無法了解了。

一切光榮，一切功績，一切力量……都完結了。然而他沒有了這些便不能夠生活。逃走嗎？這簡直是一個可笑的思想！他，丹東，會像胆小的人那樣做嗎？

完結了。他的最後的掙扎已經失敗了。他沒有勢力，沒有羣衆；法國不再需要他了。他的頭是那麼重，他的身子是那麼僵硬，他的頭腦也有些麻木。他不能夠再像獅子那樣地叫吼了。一陣冷，一陣疲

倦，一陣麻木，他完全失掉了控制自己思想的力量。……一個聲音在他的身體內叫起來：你已經死了！

雨點打濕了他的頭，他的臉，他似乎完全不感覺到。他疲倦地沿着賽納河走，他彷彿精力竭盡了似地慢慢兒移動脚步。深的絕望咬着他的心。斷頭機的景象在他的眼前盪漾。在他的腦裏又斷續地浮現着過去的光榮。

但是漸漸地，漸漸地這一切都黯淡了。他只顧埋着頭吃力地拖動他的脚步。

「聽說丹東勾結了吉隆特黨背叛共和國。」他又過了一個橋頭，意外地一個中年工人的聲音在那裏響起來。

「不會，我相信丹東決不會背叛民衆。」這是另一個年青的工人的說話。

「不會？你這蠢人！好些皇黨和吉隆特黨都回到巴黎來了。他們要擁護丹東來一個政變。許多人都這樣說。」

「這一定是別人造謠，譬如人家說丹東和他的朋友們天天只顧取樂，我也不信。」

「你不信，你等着罷。過兩天丹東就會給送上斷頭機的。這個大騙子，這個叛賊！」

兩個工人站在橋頭談話。那個中年工人恨恨地罵了兩句就撇下他的同伴走了。年青的工人看見有人走過，也就連忙走開，去趕上他的

同伴。

這些話都進了丹東的耳朵，非常清楚，不會被遺漏掉一個字。好像有許多根針刺在他的心上。但痛楚很快就消滅了。他想叫喚，然而什麼東西阻塞了他的咽喉，他的聲音啞了，他的感覺麻木了。

這侮辱，這誣陷，這重要消息也不能夠激動他的心，燃起他的憤怒。他不想替他自己分辯了。他只有一個念頭：躺下去在一個安靜的地方，忘掉一切。一個聲音老是在他的身體內叫着：「你已經是過去的人了。」

雨已經止住了。天空依舊是漆黑的。幾隻船，幾點燈火在水面上動。街上冷靜，警察和憲兵往來着。偶爾有三五成羣的男女哼着革命

歌走過。

有時一陣風吹過，從嫩綠的樹葉上洒下一些雨點來。這一年春天來得早，樹木已經開花了。

然而對於丹東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他吃力地拋了他的巨大的身軀走着。一路上只有一個可怕的聲音追逼着他：『你已經死了！』

* * *

深夜，丹東回到家裏，面色灰白，全身衣服給雨潤濕了。

『你這時候纔回來，人家到處找你都找不着！露西來過，哭着說要去見羅伯斯比爾。』魯意絲已經哭腫了眼睛，看見他回來，便半寬心半焦慮地對他說話。他並沒有回答什麼，只發出幾聲疲倦的呻吟。

於是倒在椅子上，讓她服侍他換了衣服。

「我們快走罷。人家就要來捉你了。我怕。我們還是早些走罷。」
魯意絲跪在他的腳邊繼續哀求起來。

他悲哀地望着魯意絲，過了半晌，纔搖着頭回答說：「逃也沒有用。我已經早死了，是我自己殺死的。我厭倦這生活了……」他伸手撫摩着她的頭安慰她說：「現在要逃走也太遲了。魯意絲，不要怕。這並不是悲慘的事情，我們裏面，每個人都應該為共和國犧牲。羅伯斯比爾也不會是例外。」這時候他還不相信她告訴他的話。

「聖母，憐憫我們罷。」魯意絲抱着他的雙腿，傷心地哭起來。在難堪的沈默中這兩夫婦緊緊偎倚着，繼續過了好些時候。

門開了，進來四個憲兵，把公安委員會的命令遞給丹東。

魯意絲哀痛地抓住他的左膀，偎着他，她知道自已馬上就要和他分離了。

他畢竟是丹東，在敵人面前不肯表示懦弱。他很快便恢復了鎮靜態度。他讀完了命令，一把就把牠揉碎了，冷笑說：『他們居然敢這樣！我想不到他們會有這麼大的胆量。好，我跟你們走！』

他緊緊抱着魯意絲，用力地吻她的嘴唇，不要她再哭出聲。然後他低聲吩咐了她幾句話。

『不要怕，他們會釋放我，你去看看露西，不知他們把她的加米怎樣了？還有拉克瓦，非里波，他們一定在盧森堡等我。』他裝出微

笑的樣子說，於是把心一橫，勇敢地望着憲兵道：『我們走罷。』這時候他對自己的命運已經沒有一點疑惑了。

一輛馬車在門前等着。他下了石階，站在車前，昂起頭最後一次看那自由的天空，黑雲已經散去了，在東方天邊有一線光亮。微風吹拂着他的頭，亂髮飄散着，臉上一陣爽快。他深深呼吸了一口氣，便埋下頭彎着身子進了馬車。

家庭，愛情，友誼，野心，自由，祖國……這一下全都完結了。三十五歲年紀！兩匹馬拖着車在去盧森堡監獄的路上飛馳着，他坐在車裏聽着馬蹄聲，車輪聲，從眼角慢慢地流下幾滴淚珠來。

原书空白页

羅伯斯比爾的祕密

時候已經過了午夜。全個城市靜靜地睡去了。街燈的微光在窄狹的聖翁洛列街上洒了一些暗淡的影子。一切都是靜寂的，兩旁的房屋都關閉在黑暗裏。只有那木匠舖樓上還燃着燈光，一個半身的人影時時在窗帷上搖幌着。

一陣脚步聲在石板道上單調地響起來，打破了夜的沉寂。一個中年的國民慢慢兒走進這街道，用他那破聲報告着更點。他走在路旁，抬頭看見對面樓上的人影，他就站住脚暗暗地對着那瘦削的人頭行個

禮，於是往前面走了，口裏低聲唸着「不腐敗的」這個稱呼。

脚步聲在靜夜裏消失了，樓房裏却接着發出咳嗽聲來。人影又繼續在窗帷上搖幌，這瘦削的人頭是全巴黎都認識的。這人就是被稱爲「不腐敗的」羅伯斯比爾。

羅伯斯比爾比巴黎後睡比巴黎早起，這在他已經成爲習慣了。他似乎並不需要睡眠，他需要的是思索和工作。這一晚和平常一樣，他關閉了房門，在書桌前面坐下來，翻閱那些文件，在一些拘捕命令和處刑名單上面簽字，答覆一些信件，起草一些計畫和演講稿。

他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他想得到做得出，從阿拉斯的律師時代起一直到做了統治法國的領袖，這其間並沒有幾年的功夫，而且他

差不多是走着一條直路，他一步一步逼近着權力，戰敗了許多同時代的人，終於把權力握在一個人的手裏，企圖着用牠來建立他的理想的共和國，這幾年來，他不曾猶豫過，他不曾膽怯過。他甚至不曾有過一點悔恨。他的自信力是很強的，他相信自己真正是嚴刻的，公正的，不腐敗的，如一般人所稱呼他那樣。

但是最近一些日子裏，他覺得自己漸漸地有些改變了。這改變究竟是從什麼時候起的，他並不知道，他依舊把全個心放在工作上面，然而他的心上的一團黑影却是一天一天地增長起來，他自己也很明白，不但明白，而且他的工作也漸漸地因此而停滯了。好像是一個病症來襲擊他一般，那心的煩躁折磨着他，全不把他放鬆。

全個巴黎都知道羅伯斯比爾是一個嚴刻的正人君子，不會寬恕，不會妥協，這他自己也很明白。他的相貌就可以表示出他的性格。他的瘦臉被一種病態的黃色籠罩着，那上面永遠帶着嚴肅的表情，彷彿他一生就不會笑過。他有一個扁平的額，配着一對深陷的小眼睛，差不多被眼皮遮蓋住了。一根直的小鼻子向上而捲，下面却是一張大嘴，嘴唇薄，下頷却是又短又尖。這的確是一個使人懼怕的醜臉。當他和人會見的時候，那兩隻小眼睛就在人的面部盤旋，這臉上的全部表情都聚集在某一點上面，不會有絲毫的分心，表現出一種極大的力量，使人知道他是一個意志力堅強到極點的人。

他的生活是很簡單的，很刻苦的。他把自己當作一付機械，或者

一把鑷刀，用來刈除法國的惡草。爲了這個，他就只夢想一件東西——權力，他甚至把權力加以人格化了。這幾年來他從沒有停止過這鬥爭，他打倒了吉隆特黨，殺了埃伯爾派，毀了丹東派，一個人登上了法國的最高峯，他把權力像那女人緊緊抱在懷裏，使得全歐洲的君主提起他的名字就戰慄震恐。他是一個最有力量的人，一個最偉大的人。他可以任意做他所想做的。他自己也這樣相信着。

甚至幾天前一個下午他還在國約議會裏發表了一篇雄辯的演說使得全個會場都拜倒在他的脚下，一致地發出「羅伯斯庇爾萬歲」的喊聲。看着這景象誰也會相信，他的勝利是已經建立在永久的基礎上面了。

然而事實上這勝利並不能夠去掉他心上的黑影，而且恰恰相反，每一次在得了勝利以後他反覺得那黑影比以前增加了一些，他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他也不曾把這事情告訴給任何人聽，甚至他的兄弟，也不給知道。他愈是把那煩躁關閉在他的心裏，那煩躁愈是使他難堪。在朋友和敵人的面前他依舊是那麼嚴刻無情的正人君子，他利用他的面部的特點來表現他的意志力。他甚至想用這來消滅那黑影。但是在他的書齋裏，當他把自己關閉在這裏面的時候，他只要把眼睛往書桌上的拘捕命令和處刑名單望一下，那黑影就在他的心上升了起來，漸漸地他的眼前便起了黑點，心上的煩躁也便突然發作起來。

以前他是沒有一點遲疑的，他拿起那些名單和命令，稍微看一

下，就簽了名，他很知道簽一次名便會把許多人送到斷頭機上去，他以爲這是必需的，只有這方法纔可以拯救法國，他以爲血可以使法國土地肥腴。他以爲斷頭機是最美麗的東西，那把大刀，兩根杆棒就會產生一個幸福的共和國。甚至在現今他還是這樣相信着：血還是不夠多的，他應該每天繼續着摸那些名單和命令，不躊躇地在那上面簽名。

他已經在二千七百多人的處刑單上簽過名了，這二千七百多個人的生命並不會引起他的憐憫或恐怖。但是如今那煩躁却使他不能夠順利地工作下去了。一連這幾個夜晚，他都把一部分時間花費在沉思和閒踱上面。

他奇怪地想，爲什麼他起了這改變呢？難道是他的精力消退了嗎？不，他還年青，不過三十六歲，他正有着豐富的精力，在別的事情上面他都顯出來是一個年富力強的人。那麼難道他對於權力失掉了信仰嗎？不，他現在把權力緊緊抱在懷裏，就像是抱着一個美麗的女人，他覺得在現今他比在任何時候都愛她，她給他帶來滿足和安慰，她使他變成偉大，他決不能夠捨棄她。那麼，是什麼東西在作怪呢？

他這樣思索了一些時候，自己找不出一個確定的回答來。他煩躁地在房裏踱着。他聽見街中的逐漸消失的脚步聲，這些聲音在他的心上不會產生什麼影響，他依舊煩躁地移動他的脚步，那脚步和平常一樣是遲緩的，呆板的。他用手托住他的下頷，把一對小眼睛不時往書

桌上看。

「我應該努力工作才行。今晚又被我浪費了不少的時間！」他猛省地自語道，他的臉上現了一點光彩，他走到書桌前面坐下，拿起那管鵝毛筆蘸了墨水，預備在面前一張處刑名單上寫下去。

他忽然呆住了，把那管筆放不下去。他的眼光落在一個人名上面：

「馬利·萊洛——十八歲——賣花女子——住M街——不肯為共和國盡力。……」

「斷頭機！」他低低叫了一聲，他的眼前就現了那兩根槓杆，和一把大刀。這是別人安排好了的，只等他簽字，他像這樣地把人打發

到斷頭機上去，已經不知有若干次了。他自己並不會有過一點感動，好像這是很自然的事情。這一晚情形有些變了，這一行字却忽然在他的眼前跳起來。

「蘇菲·柏格生——寡婦——」

他放下筆，但馬上又拿起來，他用他的單調的，略帶尖銳的聲音自語道：「這是必需的！這是必需的！爲了拯救法國！」他再不看下去，便用力按住那紙件，在上面簽了字。臉上露了一個殘酷的冷笑。他把這名單揭起來放在一邊。另一張名單又在他的眼前現露了。

「開恩罷。」他彷彿聽見了一個聲音，他又呆了一下，他知道這是誰的聲音，這句話是馬利的父親今天對他說的。他從國約議會出

來，那個老頭兒攔住他，甚至下了跪向他哀求，但是他却把那人趕走了。他，羅比斯伯，是大公無私的，不肯受賄的。他爲什麼要開恩呢？幸福的共和國是需要犧牲的，他不能夠做一個吝嗇的人。

那個老頭兒的一張滿是淚痕的瘦臉帶着那突出的嘴彷彿就印在名單上面，一對血紅的眼睛哀求似地望着他。他憤憤地把筆一擲，責備自己說：『我不該軟弱！我不要開恩！那是必需的！整個巴黎整個法國都這樣要求着！叫喚着！我要來執行他們的願望。』他站起來，走到窗前，拉開窗帷往外面看。下面躺着那條寂靜的街道，遠遠的一些樓房裏還有着星子似的燈光，幾處高建築沈默地聳在黑暗的天空裏。

巴黎是靜寂的。沒有誰在要求，叫喚。

他站在窗前，他睜大了眼睛往遠處看。他的眼前起了霧，於是漸漸地一幕景象顯現了。彷彿下面就是一個大廣場，彷彿他站在洋台上對着一大羣國民說話。那無數的人頭動着，血紅的眼睛望着，口張開叫着，瘦弱的手揮動着，他們在向他表示哀求什麼，他答應要滿足他們！

他漸漸地鎮靜了下來。他拉攏窗帷，用他那呆板的脚步走回到書桌前面。他坐下來，嘴上露一個微笑得意地說：『我是不錯的！我決不會犯錯誤！』

他又拿起筆來預備在另一張名單上面簽字。

『露西·德木南——二十二歲——寡婦——……』

這一行字突然迎面打入他的眼睛，他的手微微戰抖起來。他叫了

一聲「露西」，他的臉上起了一陣痛楚的痙攣。鵝毛筆從他的手裏落了下來。他呆呆地望著面前那張名單。

那個美麗的，天真的金髮女郎的面孔從他的心底湧現出來。他很快就把她埋在心底了。露西，這是他個人生活裏的一個美夢。他愛過她，他甚至想和她結婚，然而德木南把她拿走了。這事情傷了他的心。但他在表面上並沒有表示。德木南是他的好友，而且他還給他們證過婚。他和這一對夫婦也繼續地親密往來著。他們的孩子出世的時候，他還做了孩子的教父。這事情全個法國都知道。現在却輪着他來簽署露西的處刑單了。

他懷抱著權力，運用着權力，爲了法國，他把德木南送上了斷頭

機。德木南，他自己也承認這人是革命的美麗的產兒。然而這人現在也反對他的權力，他的手段了。露西爲了援救丈夫會幾次跑來看他，都給他拒絕了。她向別的朋友求救，都沒有用處。她於是一個人跑到盧森堡監獄附近鼓動羣衆去救她的丈夫。就爲了這罪名人把她也逮捕了。這些事情他都知道，別人全都告訴了他。對於露西的命運，他其實是很關心的。

法庭上的一幕景象他也知道。她並不是一個政治家。她不過是一個年青女人，從相貌看來簡直是一個小姑娘，又漂亮，又溫柔，任何人看見都會憐惜她。她究竟做過什麼事情呢？她不過想救她的愛人，她的丈夫。此外她並沒有做別的事情，在法庭上她很勇敢地很天真地

承認了這一切，她說這是她的神聖的義務。她的舉動引起了許多人的同情。

「夠了，這太過分了！」從觀審的民衆中發出了這樣的呼聲。

這景象就彷彿發生在他的眼前，這聲音就彷彿剛剛在他的耳邊吹過。他的手又一次微微地戰抖了。他的臉上表現着一種交織着苦痛和恐怖的痙攣。他倒在椅子上，用手蒙了臉，他第一次現出了疲倦的樣子，他的口裏發出了低微的痛楚的呻吟。

「夠了！這太過分了！」他彷彿第一次聽見民衆發出這種不滿意的呼聲！自然這呼聲是很微弱的。但這時候在他的耳裏重響起來，就好像一個人，或者就像丹東，站在他的面前和他爭辯。

他放下手來。他的眼睛裏冒出火。他憤憤地說：「夠了？這不行。這不過是開場呢！」他不能夠忍受！他相信他所做過的一切還是太微弱，還是不夠。他把權力抱在懷裏，正應該用她來施展他的抱負，實現他的理想。他走的路不會錯，他如今不過走在路中間，他把他的心血浸潤了法國的土地，他相信他會給民衆帶來幸福，然而民衆却出來說：「夠了！這太過分了！」

他相信這是不夠的。他應該鼓起勇氣來。他應該加倍地努力工作，戰勝一切的困難。這思想像一線光亮射進了他的腦裏。他俯下頭來去捏起筆，預備在面前的那張名單上寫下去。

「露西——」這個名字放大了幾倍地映入他的眼簾。他的手又微

微地戰抖了。

「又是你！」停了半晌他纔苦惱地說，但說到你字，他的聲音便軟和了。他的嘴邊現了一個微笑，他彷彿看見那個美麗的姑娘帶着愛嬌地站在他的面前。但過一下她又突然消滅了。

他的思想漸漸地模糊起來。那張名單已經從他的眼前消失了。慢慢地，慢慢地，那個女郎的影子由淡而濃，於是變成了一個具體的女人，就是他的露西，他從前所愛過的露西，那時候她還沒有嫁給德木南。

「露西，」他溫柔地叫着，她伸出兩隻手。

「羅伯斯比爾，」她這樣叫他，她對着他微笑。她撲到他的懷裏

來。

「露西，」他溫和地喚她，用手撫她的頭髮。她只是溫柔地微笑着，不說一句話。

「露西，我等你許久了！」他寬慰地說，「你爲什麼不早來？」
「羅伯斯比爾，你救救我們罷！」她忽然發出了哀求的聲音。

她爲什麼說這樣的話？他驚奇地看她。她帶着滿臉的眼淚跪在他的面前。她穿的已經不是姑娘時代的裝束。他於是恍然明白了：這其間已經有了好些年代和變化。他的個人生活裏的美夢破滅了。

他失望地放開了手。他不答話。他甚至不敢看她一眼。他的心裏的激鬥是很可怕的。

「羅伯斯比爾，你是他的最好最老的朋友，你知道他的理想就是你的理想，也就是全法國人的理想。」她開始哀求說，「你應該救他，救我的丈夫。」

他用極大的努力鎮壓住心裏的激鬥，他做出冷淡的樣子回答說：「不能，不能！」他把頭微微搖動着。他想德木南的理想決不是他的理想，他是前進的，德木南已經後退了。那人要求仁慈，要求寬容，要求美麗，而他却以為這一切對於法國都是有害的。他相信的是權力，是斷頭機，是嚴刻殘酷的手段。爲了法國他甚至應該把他的最老最好的朋友犧牲掉！

「羅伯斯比爾，你回想到從前的那些時候罷。你從前待我是那樣

地好。你給我們證婚，你給我們的孩子做教父，你是我們最信託的朋友。你不會拒絕我的要求，輕視我的眼淚。……你殺了他，就等於殺了我，你忍心把我們兩個都殺死嗎？」她的聲音是那麼柔和，那麼悲慘，把他的心也變軟了。他不敢看她。他怕看見她的眼淚，怕聽見她的哭聲，這使他回憶起從前的事情，那些都早被他埋葬好了。她沒有說一句假話：殺了德木南，就等於殺了她，這手段太殘酷了。他想緩和下來。

但是另一個念頭又來激動他。他想他是不應該緩和的。法國需要着犧牲，他的權力需要着犧牲。德木南攻擊他的權力，這人是一個阻礙，他必須把這人去掉。他是一個不腐敗的正人君子。他不應該顧念

到友情和憐憫。他應該強健起來抵抗一切的誘惑。

「我不能！我不能夠答應你！我的決心是不能夠阻撓的。我決不會犯錯誤！我是法國人民信託的人。只有我的權力纔能夠解放法國。凡阻撓這權力的都應該上斷頭機！」他掙扎地說，他好像在和一個兇猛的仇敵鬥爭。這仇敵不是埃伯爾，不是丹東，却是他心上的黑影。

「你不能夠殺她！羅伯斯比爾，法國不需要她的血。法國只要她活着。你不能夠殺我的露西。羅伯斯比爾，寬恕她罷。你也曾愛過她，了解過她。」這一次說話的不是露西，却是她的母親，那位美麗的善良的呂普拉西斯夫人。她站在他的面前帶着一種交織着悲憤和哀求的表情對他說話。

他呆了一下，但他過後就明白一些變化和時間又在這中間發生了。如今不是露西來哀求他援救她的丈夫，却是呂普拉西斯夫人來爲露西的生命緩頰了。這變化倒使得他的頭腦變得有些糊塗起來。他馬上找不出話來回答她。

「你不能够殺露西，我知道你不能够殺她！」那女人進逼似地接着說，她把眼睛掉去看書桌，突然臉上的表情就變了。她憤恨地說道：「這處刑單，你真要簽字嗎？你，你真正忍心殺露西嗎？」她投了一瞥憎恨的眼光在他的臉上。於是她伸手把那名單抓在手裏，就要撕破牠。他看見這情形便起來連忙去搶奪。他很快地，就把她推倒在地上，奪回了那名單。

這一來他似乎佔着了勝利。彷彿那心上的黑影也被他驅散了。他的勇氣突然增加了許多。他堅決地想那死刑是無可改變的了，殺掉一個露西他不應該胆戰。他甚至應該準備着來犧牲掉其餘的無數的露西。他於是拿起筆來，就站在桌子前面在那名單上寫了一個M。

他應該繼續寫下去的，但他却把筆放下了。因為在那簽名的地方他又看見了露西的面孔。

他苦痛地低聲嘆了一口氣，他的心又緩和下來了。他略帶點悔恨地想，他爲什麼就不可以救她？難道她的存在真正會危害着法國嗎？難道法國果真是一個吃人的怪獸，在吞食了她的丈夫以後，還必須要她也吞食下去嗎？她不過是一個年青的姑娘，她決不是一個危險的

人物。他知道她，他了解她。他應該救她。

「我應該下最後的決心了。」他自語着，略為遲疑一下，便抓起名單，一把揉皺了，他捏在手裏，然後寬鬆地坐在椅子上。面容漸漸地開展了，好像他做過了一件痛快的事情。

過了半晌，他的面容又突然變為陰暗了。他的思想又集中在一個人身上。那是他的忠實的朋友聖芮斯特，有着一張又美麗又冷酷的臉，那人永遠不知道消極與緩和，仁慈與憐憫。聖芮斯特是他的幫手，他的靈魂。

「你不能夠緩和，你應該努力幹下去。你一旦鬆懈，我們的工作都會失敗了。」聖芮斯特常常這樣勸他。

「你不記得你怎樣打倒了吉隆特黨，怎樣掃除了埃伯爾派，怎樣殺戮了丹東派？」聖芮斯特常常拿這些事實來提醒他。

「你忘記了巴黎民衆的要求？」聖芮斯特又拿這事情來恐嚇他：「你不看見別人是怎樣滅亡的？」

他又徘徊在歧路中間了。但聖芮斯特好些時候來就抓住了他的心。

「不錯，這不是我的責任。這是巴黎民衆要求的。我不過是一個執行的人。」最後他下了這一個決心。他把手裏的一個紙團拉開，攤在桌上，用手把牠壓平一點。他把那上面的字仔細讀一遍。他的臉上慢慢地露出一個冷笑。

他不再遲疑了。他捏起鵝毛筆，用力在紙上簽了字，然後瘋狂似地擲開筆，帶笑地說：「我勝利了。」

他的聲音剛剛靜下去，這屋裏就接着起了一個喊聲：「打倒暴君。」聲音很低，但是一聲兩聲地繼續着。

誰在叫？他很奇怪。他知道丹東派就稱過他做「暴君」。但是如今誰敢公然地叫出來打倒他呢？他吃驚地往四面看。呂普拉西斯夫人剛從地上爬起來口裏還這樣叫喊着。

他憤怒地站起來，命令地說：「你閉嘴！」

那女人也站起來，把臉向着她。她並不是呂普拉西斯夫人，却是露西。她的口裏也叫喊着：「打倒暴君。」

「你也這樣嗎？」他驚訝地問。但過後他就想，露西在監獄裏，她不會到這裏來。

他再仔細一看，那女人並不是露西，却是埃伯爾的妻子，被判定和露西同上斷頭機的。她也在叫：「打倒暴君！」

許多女人的影子在他的眼前搖幌起來，許多聲音都在叫：「打倒暴君！」

他有些兒着慌了。他不知道應該怎樣做。這些聲音包圍着他。他想：我一定瘋了！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他極力掙扎着。眼前是一片霧。他覺得一陣眼痛，幾乎睜不開眼。

他跑到窗前，那叫聲已經消滅了。他的頭腦纔清楚了一點。

他疲倦地在窗前立了好一會兒。他慢慢地拉開窗帷就把臉靠在玻璃上，靜靜地望着那街道。

街道上是一般的寂靜。但在他的眼裏却漸漸地湧現了一幅景象：無數黃瘦的臉，無數血紅的眼睛，無數瘦弱的手動着，不停地動着，都向着他。口裏嚷着，好像在向他表示哀求什麼。

他望着這幅景象，心裏非常感動，他覺得在那些人的身上他找到永久的支持了。他始終是執行他們的願望的人。他的勇氣漸漸地恢復起來。

「斷頭機是不會停止的。我要執行你們的願望，用血來灌溉法國的土地！我知道你們要的是頭顱！」

他以為這回答一定使他們滿意了。然而羣衆都在下面高聲嚷着，沒有一點滿意的表示。他們愈嚷愈厲害，好像他們沒有聽懂他的話。

這些聲音他似乎是不很熟習的。他對他們說話都沒有用。他只得費力去聽。過了好一會兒他纔聽見了兩個字：「麵包！」

「麵包？」他疑惑地唸着，好像不懂得這是什麼意思。

「麵包！麵包！」各處都響起了這樣的叫聲，在這些叫聲中夾雜着「打倒暴君」的呼喊！

「麵包」兩個字在他的耳裏是十分新奇的。他不能夠了解了。他們爲什麼要麵包？法國所需要的明明是權力，是頭顱，決不是麵包。他從不會想到法國會需要麵包。而且他哪里有麵包來給他們呢？

『我們需要麵包，你却拿頭顱來餵我們。』在那人叢中起了這樣的呼喊。

他又惶惑了。一種恐怖的感覺侵襲着他。但過後他忽然漲紅了臉用了最後的努力憤怒地爭辯道：『我是不會錯的！我決不會犯錯誤！』

於是那些人影一剎那間全都不見了。他依舊一個人孤寂地站在窗前。在他的耳邊還似夢似真地響着『打倒暴君』的聲音。

他突然拉攏了窗帷，瘋狂地把雙手蒙住自己的耳朵，俯倒在窗台上，口裏呻吟着：

『我瘋了！我瘋了！』

過了一些日子，一個奇異的消息傳遍了巴黎：羅伯斯比爾叫國約會議決神的存在和靈魂不死。但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緣故。

原书空白页

知識階級

一

從校長家裏出來，正聽見鐘聲響着九下，經濟學教授王意偉急急移動着腳步。他正記着他和學生的約會。他爲了打聽學生方面的消息起見，這天下午曾經約了兩三個比較活動，而且常和他往來的學生到他家裏來談話，說定時間是九點鐘以前。現在他們應該到了他的家，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在客廳裏等候一下，雖然他出門時已經向老媽子吩

咐過，但老嫗子做事情不一定靠得住。這樣一想他如今倒也有些着急。

他的家離校長住宅並不遠，十分鐘的功夫便可以走到。路是今年新修好的馬路，兩旁有稀疏的樹木，月光把樹影映在地上，彷彿是一些美麗的圖畫。他經過一道橋，沿着一排籬笆似的冬青樹繞了兩個彎。在幾株柳樹後面便是他的那所小洋房。

這學校的風景的確很美麗，而且這時候非常平靜，一切都靜靜地躺在柔軟的月光下面，誰也不想到在這種地方正醞釀着一個大風潮。

王教授一邊走着，一邊想。他在吟味校長方纔的一番談話。校長對他表示要硬幹到底，不肯對張伯高院長一派屈服。校長已經得了學

生中間醞釀着罷課的消息，然而並不肯收回開除學生的成命。

「雲甫這個人辦事情很有胆量和毅力！」他不覺這樣地讚美着校長。他很佩服這個人，這人是他的先生，而且靠了這人的力量，他纔能夠到這個學校來。和他同時進來的除了校長的幾個親戚外，還有現在做着文學院院長的唐南生，唐院長也是校長的學生，可是校長今晚却對他說了不少唐院長的壞話。他不知道是爲了什麼緣故。

他正爲這事情納悶着，不知不覺地便到了家。

他走上石階，伸手去按了門鈴。

老媽子開了門出來，看見是他，便招呼一聲：「老爺回來了。有兩位學生正在客廳裏等候您。」

「好。」他順口應着，知道學生還沒有走，心裏很高興，便安詳地往客廳走去。他一面走，一面在預備一個親切的笑臉去接見他的客人。

他一進門，看見兩個學生坐在客廳裏面。他不等他們開口便連忙帶笑說了一個「對不起」，臉上做出抱歉的樣子，伸出手去和客人握手。

那兩個學生在翻閱他的一部日本版的世界美術全集，這是他款待客人的專書。他們聽見他的脚步聲，馬上把書關上，站起來含笑地招呼他。

「我們來了還沒多大功夫。看看畫兒倒很好玩。」王侃那個矮小

的大學生搖擺着身子，堆了滿臉笑，很有趣味地回答道。他的頭髮梳得光光，穿了一套漂亮的西裝。是個四年級生，綽號叫「矮腳虎」，因為他對於每個女同學都抱着極其熱烈的渴望。「密斯脫陳，來得早一點。」他指着旁邊一個穿長袍的三角臉的學生，加了這一句話。

「我來了也不多久。反正我沒有事情。只是恐怕把王先生的事情耽誤了。」陳敏公接口說，他很謙遜地微笑着。

大家都坐下來。

「今天天氣真好。月亮美極了。」王教授坐下來便讚美天氣。他的思想却在別的事情上面打轉。

兩個學生帶笑地附和着。

又談了幾句不相干的話，大家纔轉入了正題。

「聽說你們下星期就要罷課了，有這事情嗎？」王教授彷彿不經意地說出了這句話，一面暗地留心着那兩個學生的臉色。

王侃把陳敏公望了一眼，眼珠子動兩下，兩個人交換了一瞥會心的眼光。

「恐怕不一定吧。」王侃把身子搖擺一下，笑嘻嘻地望着王教授。

「同學裏面有過這個提議，不過也有人不贊成。我們不願意把風潮擴大，妨害着我們的學業。」陳敏公說話時樣子做得十分誠懇。其實他自己也曾經附和衆人贊成過罷課的提議。

王教授遲疑了一下，他自然不相信這些話，而且他把他們的臉色都看在眼裏。他也不說明，只是順着他們的口氣說話，他也裝起誠懇的樣子。

「我也希望罷課的事不會實現，免得風潮擴大。這次的風潮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再鬧下去，對於你們決不會有好處。」王教授穩重地說道。他說了一句便停下來輕輕咳一聲嗽，摸一下他的小鬍子，把眼珠子在那兩個年青人的臉上轉了兩轉，然後慢慢接下去說：「不過校長說有人在暗中鼓動學潮，好些學生都受了人利用……」

「那麼校長的意思怎樣呢？」王侃急急問道，他早看透了王教授的心思，他用這句話來點明，使王教授以後說話更顯明一點。

「校長的意思，你們當然知道。他只希望早些把風潮解決，以便再進一步來發展校務。據說部裏對校長也很倚重。」王教授懂得王侃的意思，便乘機說了這番話，他的態度裝得更誠懇。「我也是爲了這緣故才來給校長幫忙。張伯高院長說我是校長的走狗，那未免太冤枉我了。」他馬上做出受了委屈的樣子。

「王先生這番意思我們很明白，我們很欽佩的。我們決不會像張院長那樣誤解王先生。」王侃一搖一擺地回答說。

「王先生在校長面前也替我們解釋一下，我們是擁護校長的，希望……」陳敏公接口說，他的態度比王侃謙恭，他說到「希望」兩個字，忽然困窘般地紅了臉，便閉了嘴，不再作聲了。兩隻眼睛，緊緊

望着王教授的嘴。

王教授看見這情形，肚裏已經明白了。他帶笑地說：「這個自然。其實我——」他剛剛說到這裏，老媽子便進來說：「老爺，唐院長來電話。」

王教授聽見說唐院長有電話來，馬上把眉頭一皺，站了起來，向學生告個便，走出了客廳。

他走到電話間把聽筒拿在手裏。

「我是意偉，你是南生嗎？」

「我知道了。」

「好，好！洪小姐也在嗎？好極了！」

「我等一回就來。」

「好，我馬上就來。」

「再見，我一定來。」

他說了這些話以後便掛上了聽筒，匆忙地走回到客廳裏。

那兩個學生正在低聲談話，看見他進來都閉了口，王侃低低咳了幾聲嗽，一面偷眼看他。

「唐先生打電話來，有什麼事情嗎？」王侃裝出沒有一點表情的神氣淡淡地問道。

「沒有什麼事，」王教授急急地回答着好像在分辨；但過後他又猛省似地說：「他要我馬上到他那裏去，他大概又買到什麼好古玩

了。」

「那麼我們走罷，免得耽誤王先生的時間。」陳敏公說着便把身子一動，預備站起來。

「不要緊，不要緊！你們多坐一回，我去不去還沒有一定。」王教授急忙挽留他們，但他却比他們先站起來，那些學生也只得跟着他離了座位。

「不坐了，我們下次再來看王先生。」王佩搖擺着身子，恭敬地說道。陳敏公附和着。他們一道走出了客廳。

「你們沒有事情儘管請到我這裏來玩。」王教授半客氣半含着另外意思地說。他心裏還有別的話，彷彿一時不好意思說出口。

「是，是。」兩個學生客氣地唯唯應着。他們也彷彿知道王教授的心思，故意做出老實的樣子不作聲，等他說話。

「密斯脫王，我剛纔說過的那事情要請你們兩位……幫忙，」王教授把他們送到門口便站住了，半吞半吐地對他們說道，聲音很低，好像有些不在乎的神氣。

那兩個學生沈默着，彼此望着，彷彿不明白他的意思一般，但他們也不移動脚步，還站在階上等他說話。

他看見這情形，便知道他們的心思，他想：「你們何必裝假！」他也沒有別的辦法，便只得加了一句：「自然彼此都有條件的。」

「那自然，我們一定給王先生幫忙。王先生還有什麼話說嗎？」

王侃很爽快地回答道。

王教授忽然走過去，在王侃的耳邊說了幾句話，王侃接連地唯唯應着，最後大聲說：『我們以後有事就給王先生打電話罷。』

『好，』王教授滿意地應道。他客氣地和他們點了頭，看見他們的背影走遠了，便回轉身子低聲罵道：『這些小子！事情還沒有做，就要先講報關！』

二

王教授走進唐南生的屋子就聽見客廳裏有女人的聲音。聽差推開客廳的門讓他進去。房裏的人全都站起來。

「意偉，你來得正好。我們來搓四圈。」那個披着長頭髮穿藍衣大褂的哲學教授張君祺看見王教授便嚷起來。

王教授微微把眉頭一皺，但馬上又換了一個笑容，他和衆人打了一個招呼。他的眼光從張教授的臉上出發，經過唐院長，唐院長的太太，和唐院長的妹子，最後，到了一個青年女人的身上便停住了。

那女人穿着一身亮藍色的絨旗袍，臉上塗得紅紅的，頭髮全堆在左邊臉頰上，兩隻大大的眼睛十分活動。她不是別個，正是在他班上最受他注意的學生洪明慧。

洪明慧帶了富於引誘性的嬌笑望着他，把嗓子逼得尖尖的，叫了一聲「王先生」。他的心像花開一般地開放了。他回答了一聲「洪小

姐。

唐院長讓他坐下，他恰巧坐在洪明慧的旁邊。他和別人應酬幾句，又和洪明慧談幾句，他左顧右盼，他樂極了，再沒有心思去想別的事情。

「意偉你跟我來，我們談幾句話，」他和洪明慧談得正上勁兒，唐院長突然站起來，打斷了他們的話，把他邀到書齋裏面去。

進了書齋，唐院長的面容就改變了。他這時候，神情很嚴肅，彷彿有什麼重大的事情要和王教授商量。王教授知道唐院長要談那個問題，他方纔的一團高興馬上就逃跑了。

「意偉，你看，學生的宣言！」唐院長從懷裏摸出一張印刷品，

莊重地低聲說。

「宣言？我沒有看見！」王教授吃了一驚，一把就搶了那張印刷物在手裏，攤在書桌上，興奮地讀着。

唐院長再拉過一把椅子，兩個人靠着頭讀那宣言，唐院長還把牠低聲唸出來。

「糟了！他們果然把你我都拉在裏面了！」王教授聲音顫抖地說，他很着急。

「他們攻擊我，那些小 *rescal*！我不怕，看他們能不能夠打倒我！」唐院長漲紅着臉生氣地罵起來。

「王侃那小子！我被他騙了！我以為他一定可以給我幫忙！」王

教授咬着牙齒恨恨地罵道。

正在這時候，鈴聲突然響了。電話機就在書桌上，唐院長便拿起聽筒說話。

「唐宅。你那兒？」

王教授驚訝地抬頭看那電話機。

「校長來的電話。」唐院長把手蒙住聽筒口，對王教授做了一個鬼臉低聲說。

「校長！」王教授吃驚地叫了一聲。

唐院長却不去理他，只顧向着聽筒說話。

「是的，我剛剛看見了。」

「是的，這樣太胡鬧了！」

「呵，我沒有別的意見，我是和校長一致的。」

「是，這個辦法很好。」

「好，我——好，我一定到。」

他又說了幾句應酬話，便把聽筒一放，不高興地對王教授說道：

「校長要我一定出席明天的紀念週。其實明天的紀念週能不能開還是個問題。聽說學生方面會有舉動。」

「明天一定會有什麼花樣吧。」王教授胆怯似地沈吟說。

唐院長不答話，把頭仰起看屋頂，思索了半晌，忽然埋下頭在王教授的耳邊說：「先前張伯高來過，那宣言就是他給我的。他表示可

以和我合作，只要我顯明地站在他們一邊。張伯高的態度很誠懇。他對你也沒有惡感，他希望你能夠和他們合作。」唐院長說到這裏突然閉了口，目光炯炯地望着王教授，彷彿要研究他這時候的心理。

王教授不動一點聲色，他暗暗地在打主意，他想：校長的話果然有道理，唐南生真預備倒戈了。這是對不住朋友的事，他不應該做。但是他自己應該怎樣辦呢？這事情他已經想了許久了。他不能担保校長不會失敗。張院長送來的機會他不願意白白放過，同時他又不肯反對校長。他半吞半吐地說：

「不過我們究竟是校長一手提拔起來的，我們到這裏來還是靠了他的力量。」

唐院長的臉色突然變了，做出爲難的神情，他想：你倒狡猾，難道我就不會看透你的心？他接着說，他的語調帶了點威嚇的意思：

「各人有各人的主意，自然不能勉強。然而張伯高勢力大，學生又擁護他。我恐怕校長會站不住。」

王教授明知唐院長故意在恐嚇他，但他想這些話並非不合理，他真的有些着急了。他繞個彎子說道：「校長決不肯放手的。我看他辦事很有胆量，很有毅力！」

唐院長冷笑一聲，堅決地說：「張伯高比他更能幹。張伯高近來活動得很厲害，外面傳說他有做校長的希望。」

王教授一想這話果然一點兒不錯。他早些時候便聽見人說張伯高

在運動校長的位置，張伯高的姊丈是現今的部長，他後面有奧援，做個大學校長，並不是件難事。校長的活動力的確不及他。

王教授不再有異議了，他極力壓抑着一切的表情，做出沒有主見的樣子問道：「那麼你的意思怎樣？」

唐院長略爲頓了一下，他想：你真狡猾！然而我也不是一个三歲孩童。他便裝出誠懇的態度回答說：「我們是老同學，我自然是唯你的馬首是瞻。你究竟是拒絕還是承認？」

王教授被逼得沒有躲處了，他遲疑了一下，纔說一句：「過幾天再說罷。」

「過幾天？事情太急迫了！過了明天就無法可挽回來！你如果還

不決定，我就要單獨行動！你將來不要後悔！」唐院長嚴肅地說，他很有把握，他知道這一下便會把王教授打倒在地上爬不起來。

王教授再沒有話說了，他便嘆一聲氣，惋惜地說：「要是果真如你所說，我也顧不得雲甫了。」但心裏還想一句話並不足為憑。

唐院長獎勵般說：「這纔不失為一個聰明人。」他的眼珠動了幾下。臉上擺出一個神秘的微笑。

「南生，意偉，快來！」張君祺在外面嚷起來。客廳裏接連起了幾陣笑聲。

唐院長並不理會他，却低聲對王教授說：「張伯高約我明天一早去參加他們的會議。我想去試試看，結果怎樣我明天會告訴你。」他

過後又莊重地在王教授的耳邊說：「老實說，張伯高很看重你，希望你加入，因為外面的人還把你看作雲甫的親信；你如果也反對雲甫，很可以助長伯高的聲勢。我看這事情於你也有好處。」

王教授聽見這番話覺得有些慚愧。但他後來看見唐院長如此地關心，又覺得自己也不必再隱瞞什麼，便把校長對唐院長的批評全都告訴了他。

唐院長一聽見這些話，便把兩隻眼睛輪起來，臉上變得通紅，不由分說就氣沖沖地罵道：「我還沒有出手打他，他倒要先發制人了。我以後也用不着再受他利用。要他試試看我的手段……」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張教授就突然拉了唐小姐的手跑進來，與高

采烈地嚷着：『南生，我們到金城飯店去！都去！』

『現在時間不早了，明晚去罷！』唐院長想到校長對他的批評，心裏很不高興便淡淡地推辭說。

『我要去！』一個嬌嫩的聲音從房門口傳過來，唐院長一聽見這聲音，他的氣惱便飛走了。他擡頭一看，他的太太站在房門口對他微笑。她已經換了漂亮的晚裝，那個苗條的柔軟的身子在電燈光下面閃閃地發亮。她嬌媚地繼續說：『南生 *darling*，你陪我去。我已經叫車夫把車預備好了。』她的裝束和聲音使她減輕了十歲的年紀。唐院長不能夠再拒絕了，他高興地說：『*my dear*，我陪你去。』他快活地笑了。

「意偉，你和我們一道去！洪小姐也去。」張君祺快樂地對王教授說。

「好，」王教授也是一個喜歡跳舞的人，他巴不得他們約他一道去。又聽見說洪小姐也要去，他真樂極了。他爽快地一口氣就答應下來。

汽車預備好了，三對男女進了車裏面，坐在車裏雖然擠一點，但大家都不覺得有什麼不方便。

道路清靜，月光如洗，車夫開着快車往金城飯店的路上駛去。

三

深夜兩三點鐘光景，王教授回到自己的家。他站在門前按鈴時，還回憶到金城飯店裏的那些醉人的景象，爵士音樂帶了原始的性的瘋狂，在他的腦裏響着，洪明慧的一對亮眼睛帶了引誘性在他的眼前閃爍。許多女人的高跟鞋，在他的頭上踏來踏去。

門開了，他幾乎是撲進裏面去的。那個老媽子吃驚地睜大了睡眠望着他。

「老爺，那個姓王的學生接連打過好幾個電話來，說有要緊事情。還有那個姓陳的學生也來過電話。」

他脫了外衣，一面問：「什麼時候來的電話？」

「比熄燈時候早一點。」老媽子疲倦地回答說，她還站在旁邊等

候吩咐。

熄燈時候是十二點，現在已經很遲了。王侃接連打了幾個電話來，說有要緊事情，一定是和他很有關係的，他應該馬上知道。如今却給他自己耽誤了。這時候他忽然着急起來。他什麼話也不說，立刻跑到電話間裏面去急忙地，取下聽筒，瘋狂地接連叫着：「接第二宿舍！」

他等了許久，並沒有人前來答話。他掛上聽筒等一回再叫，依舊沒有用處。

「混蛋！」他只得掛上聽筒，氣惱地罵了一聲。

他失望地回到書齋裏，坐下就煩躁地亂叫「周媽」。老媽子給他

絞了一把熱面巾來，又給他拿過來拖鞋，然後再給他泡茶，他脫下皮鞋讓老媽子收拾過了，便躺在沙發上閉着眼睛一聲不響，彷彿在養神一般。

* * *

他一晚上老是做怪夢，直睡到第二天下午纔起來。早晨校長來過一次電話，唐院長來過兩次電話都給老媽子回絕了。王侃和陳敏公到他家裏來過兩趟，都沒有見着他。最後還是校長親身來訪，纔把他從床上拉起來。

他慌忙穿好衣服走進客廳，看見校長氣沖沖地坐在沙發上，手裏捏着一張印刷物。

「意偉，你做得好事！你不該賣朋友！你也要反對我！」校長站起來揮動着手問罪一般地罵道。他把臉氣得青了變紅，紅了變青。他張開嘴把一嘴白沫噴到王教授的臉上。

「你不記得你昨天對我說的那些話？你簡直把我當作小孩兒在哄！」校長不由分說繼續罵起來。

王教授癡呆似地望着校長的發亮的禿頭，不知道校長爲着什麼事情在生氣。等校長罵夠了時，他纔惶恐地問道：

「校長，這是什麼事情，我連一點頭腦也摸不着，……」

校長不等他說完話，就把手伸過去，氣勢汹汹地把印刷物塞在他的手裏說：「你看！這便是鐵證！」

王教授接過了印刷物，那是一張驅逐校長的宣言，後面署名的是本校的各教授，由張伯高院長領銜，他和唐南生的名字都在裏面。

他起初有一點兒驚奇，但過一下他便明白了。他想不用說一定是唐南生幹的事情，他還記得昨天晚上唐南生的話。然而他事前的確不知道有這一張宣言。

「校長，這是別人冒名的，我事前連一丁點兒也不知道。」他發誓般地分辯說，但他不覺微微紅了臉，他想起昨晚他和唐南生的一番談話，他未免有些兒慚愧。

「冒名，你推得乾淨！我却不相信！」校長依舊板着面孔說氣話。

這樣一來他更加惶恐了，他只得厚着臉皮讓校長儘性地責罵着。他一面暗暗地在盤算想個解圍的辦法。

「這宣言上，也有南生的名字，我想南生一定知道，我把他找來問問。校長，你覺得怎樣？」他最後站起來這樣說。

「也能，隨你去。你找他來也好。」校長罵過一陣，氣也平了，如今軟和了下來。

王教授便去打電話給唐南生，唐太太來接電話說唐院長不在家，又說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只得沒精打采地回到客廳裏。

「南生不在家。」他胆怯地說了這一句，心裏詛罵着唐南生害他受了這場冤氣。

校長看見他這種狼狽樣子也便不再追究了。就讓他說了一番誠懇的解釋的話。

「一定是南生，我一手提拔了他，他如今要倒我的戈。他們一羣人都是混蛋。他們要倒我，我親自上南京去解決他們——」校長的怒氣轉到了唐院長的頭上。

這時候老媽子進來打插說：「校長家裏有電話來。」

校長便出去接電話，讓他一個人在客廳裏發癡。過一會校長慌慌張張地跑回來，說：「我要走了。」看那神情，好像校長得了什麼不好的消息。但他又不便詢問，只得默默地送校長出去。

「你馬上發個宣言，否認那事情罷。」校長走下了石階，還回過

頭來這樣吩咐他。

他唯唯應着，回到書齋裏，一個人心裏好生煩悶。他咬緊牙齒不住地躁腳，接連咒罵道：『白白給雲甫這老混蛋教訓了一頓！真倒霉！等一會一定找南生來算賬！』

過一會他又猛省地自語道：『還是把王侃那小子找來談談罷。』便急急走到電話間去。

第二宿舍的工役來接電話說，王侃不在宿舍裏面。

『他到那兒去了？他到那兒去了？』他對着聽筒生氣地罵起來，『你去把他給我找來！』

那個工役掛上了聽筒，並不理他，他沒法只得也掛了聽筒，另外

叫第三宿舍找陳敏公，那人也不在宿舍裏。他又打電話給唐南生，聽差來接電話，說唐院長還沒有回家。

老媽子給他擺好中飯，他正吃着，忽然聽見門鈴在響，接着老媽子進來說姓陳的學生來看他。他想想一定是陳敏公來報告重要消息，心裏一樂，便放下飯碗大步跨進了客廳。

三角臉的陳敏公，煩躁地在客廳裏踱着，臉上沒有一點兒笑容，看見王教授走進來，便惋惜地叫道：「王先生，糟了！」

「什麼事？」他驚惶地問道，他的心突然厲害地抖動起來。

「今天罷課了。……」陳敏公說了這一句，便閉住口，彷彿在賣弄什麼關子似的。

「罷課了？」王教授吃了一驚，低聲唸道。這消息對於他還不算是一個響雷，他昨天已經知道了風聲。不過這事情一實現，風潮一定擴大，結束起來更困難，對於他的位置不會沒有影響。他不覺有些恐慌起來。但他還勉強抑制住驚惶的表情，不肯讓他的學生看見。

「他們今天還要借故到校長那邊去搗亂。」陳敏公嚴肅地說。

「真的？你在什麼地方得來這消息？」王教授驚惶地問道。

「昨晚夜深有一部分學生在開會商量這事情，王侃也參加的。」
「你爲什麼昨晚不告訴我？」王教授失掉了鎮靜功夫，馬上慌張起來抱怨般地說。他想一個很好的機會被他斷送了。

「昨晚我和王侃打過幾個電話給王先生，王先生不在家。今天早

晨我們兩個都來過，你又還在睡覺。」陳敏公理直氣壯地說話。他一半兒抱怨着王意偉誤事，一半兒抱了幸災樂禍的態度旁觀着王意偉的惶恐。

『我去告訴校長。』王教授說着便急忙跑出客廳去打電話。他希望還來得及立下這一件功勞。

陳敏公不再說話，只冷笑一聲，等他的背影不見了時，纔罵道：

『這個飯桶！』

『接校長宅！』王教授瘋狂地搖着電話機，大聲叫。

沒有用！校長家的電話叫不通了！他知道在那裏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

「接唐院長宅！」他絕望地叫道。他的捏着聽筒的手厲害地抖動着。

那裏也沒有人來接電話，他空等了許久。

今天好像完全變了一個另外的世界。他的心亂得很。

他又跑回客廳，陳敏公已經走了，那個人留了一個字條在桌上，他一把捏起字條來。

「意偉先生：事情已經無可挽回了。還是你自己弄糟的。我們不願意再給你利用了。你是校長的人，你還是跟校長回老家去罷！」

再者，我告訴你，以後不要再碰密斯洪一下，他是有了主見的人。

你若敢再和她跳舞，我就要對你不客氣了。

「王佩」

他讀了這字條，氣得差不多要跳起來，他一把揉亂了牠。高聲亂

叫着「周媽！」

那個老媽子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慌張地跑了進來。

「這裏客人進進出出，你幹嗎不告訴我一聲？」他扳起面孔怒聲喝道。

「那個姓王的學生剛剛來過，老爺在打電話，他就把先前來的客人喚走了。」

「你去！你去！」他揮手叫她走開，一個人站在圓桌面前低着頭打主意。思想亂得很。他急得臉紅耳熱，不知道應該怎樣辦纔好。他便嘆一口氣，怨恨地罵道：

沉
默

「連王侃這小子也要倒戈了！難道我堂堂教授還怕你這學生？」這時候他覺得一陣心灰意懶，就疲乏地在沙發上躺下來。

「老爺，有電話，唐院長打來的。」老媽子胆怯地伸了一個頭進來，戰抖地說。

聽見唐院長有電話來，他彷彿就有了一線生機，身上又有了勁兒，連忙站起來，帶走帶跑地去聽電話。他聽見：

「你是意偉嗎？我南生。」

「風潮鬧大了。學生包圍住校長住宅。這是伯高他們預定的計劃。」

「雲甫嗎？雲甫避開了。」

「我剛剛聽說部裏有把雲甫免職的意思。內定伯高做校長。命令日內就會下來。」

王教授的心跳得很厲害，手也在發抖，他幾乎要叫出聲來。他不覺失聲問道：「我的事情怎麼樣？」

「伯高說學生對你很不滿，以為你是雲甫的親信。不過他願意保全你。為保持你的位置起見，你得向學生辯明一下。最好發個宣言攻擊雲甫。」

唐院長殘酷無情地在電話裏說了這樣的話。王教授頭上彷彿來了一個晴天霹靂，他一時回答不出一句話。

「意偉，你的意思怎樣？你得早些打定主意。」唐院長不肯放

鬆，還在電話裏追逼他。

他想，一切都完結了，名譽、位置、女人，這一切都馬上飛走了。張伯高和學生的意思都很明顯。就是要他走。甚至他的好朋友唐南生，這時候也不能夠給他幫忙。他想到這一切損失，他不覺悲憤填膺，他怨恨地問道：

「難道那宣言還不夠嗎？你們冒過我的名發宣言趕校長，你們還不肯放過我嗎？我知道你們在作弄我，我不聲明！張伯高要趕我就請他趕！我看學生決不會給他利用！他自己的位置也會動搖！」

他氣惱地掛上了聽筒。

他走回書齋，覺得心裏很不痛快。他剛在書桌前面坐下，馬上又

站起來，過後便煩躁地踱着。嘴裏哼着一些詛罵的話。

「老爺，有電話……」老媽子匆忙地走進房來報告。

「又是電話！討厭……什麼地方來的？」他不等她說完，便圓睜着眼睛粗聲罵起來。

「女生宿舍洪小姐打來的。」老媽子故意拖長了聲音說。

他聽見洪小姐三個字，他的臉上就發了光。他立刻大步走到電話間去。

「洪小姐嗎？我是意偉……好，我去，我一定去……好極了，我記得八點鐘，金城飯店……好極了！……」

他掛上聽筒，就站在電話機前面，略爲思索一下，又把聽筒取下

來，放在耳邊叫，「接唐院長宅。」

聽電話的正是唐院長。

「南生，我接收那條件了。……剛纔很對不起你。……謝謝你的
關照……我馬上就起稿……」

他掛上聽筒，覺得心上很鬆快，臉上自然地浮出了一陣滿意的微笑。

「即使你們用美人計，我也不怕。反正我的飯碗又給保住了。」
他快活地自言自語着。

原书空白页

春 雨

一

雨落着。這街道成了一片泥濘。中間的一段簡直成了沼澤。在沼澤的旁邊就是我哥哥的家。

家，油漆剝落了的門，小的院子，低濕陰暗的房間，在那里住着
我哥哥，和他的妻子，他們的兩個孩子。

我敲着門環，照例敲兩下，於是門開了。我看見哥哥的蒼白的

臉。

「你又淋雨了！也不帶一把傘，」他淡淡地責備說，便讓我進去。他看看我的潤濕的頭髮，從那上面正斷續地落下雨點；他又看看我的一雙拖泥帶水的腳。

我拿乾帕子把頭上的水揩了。我在一個角落裏坐下來，疲倦地看着我的一雙腳。

嫂嫂不在房裏，飯桌擺好在屋中間。兩個孩子爭着搬凳子玩。我不用問便知道快是喫飯的時候了。

哥哥憂鬱地望着我。我們平常不多談話。我們常常是對面坐着望着。都沒有笑容，交換着憂鬱的疲倦的眼光。我覺得他的疲倦漸漸有

些使人討厭，不，使人害怕了。

孩子跑出去了。房裏只有我們兩人，他老是望着我，不肯把頭掉開向着別處，也不再說一句話。我的眼睛也不放鬆他。然而我的憂鬱和疲倦因此也漸漸地增加了。我想對他說：『你不可以把頭掉開嗎？』我話未出口，嫂嫂卻招呼喫飯了。

大家坐下來，默默地喫飯，孩子自然要嚷要鬧。於是他們的父親嚴厲地哼一聲，滿桌都靜了。過了一會，哥哥開始苦痛地嘆一口氣。嫂嫂埋下頭，無力地咽着飯粒。孩子畏怯地偷偷看他們的父親。那父親的臉色是愈加蒼白了。

我憤憤地放下飯碗。這種空氣我實在受不下去了。我想：你們爲

什麼要這樣地對待我？我難道不喫這頓飯就活不下去？

「你——不喫了？」哥哥憂鬱地看我一眼，低聲說。過後他又嘆一口氣。

我怕看他的臉色，怕聽他的聲音。我點一下頭，便站了起來。

「你爲什麼不找個事情做？」他忽然努力向我說了這問話，臉上的表情沒有改變，我看不出他心裏在想什麼。

「你難道要我也弄到你這樣子？」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樣被一股怒氣控制着，竟然吵架般地回答他。

我正在爲我的話抱歉，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卻微笑了。在他的蒼白的臉上這笑容也是很憂鬱的。

「何必這樣愛生氣。」他淡淡地說，把他那疲倦的眼睛瞥了我一下，又埋下頭繼續着喫飯。我仔細看他，他咽飯就彷彿在吞藥。

他的妻子一聲不響放下碗出去了，兩個小孩也早在院子裏打起架來。我在房裏大步踱着。只有他一個人還在吞藥般地喫飯。

「我受不下去了！」我忍不住終於嚷起來，「我要走！」

「走？」他放下碗擡起眼睛驚訝地看我一眼，但這驚訝馬上便消滅了。他依舊淡淡地勸我道：「走？走哪里去好呢？到處都是一樣。喫一口飯並不是容易的事。」

他永遠說這一類的話，他的嘴裏再也吐不出別的東西。但是我總覺得他說的話連他自己也不會相信。我對於他的話起了很大的反感，

我便嘲罵道：

「彷彿你就是爲了喫飯活着的，只爲了喫飯。」

我的話完全不過火，他的確就爲了一口飯而活着。他每天像舉行儀式那樣嚴重地喫着飯，可是人卻漸漸地瘦弱下去了。似乎飯粒並不會保養他的身體，反而吸吮了他的血液。

他的妻子正忙着收拾碗筷。我用煩躁的眼光看那飯桌，心裏想在他的一生裏又少卻一頓飯了。這似乎是一個可笑的思想。可是我心裏並沒有有一點暢快。

他又微笑了，在我看來這微笑是越發悲慘的。他依舊裝出淡漠的樣子對我說：「你不要誇口，你將來會和我走一路。幾年前我還不是

像你這樣子！」

他從前的確有着熱情和勇氣，不像現在這樣子。從前的他和現在的他，中間隔了很遠的距離，不知道他是怎樣就一步跨過了。我不相信我將來會和他走一路。

我看四周圍。全是陰暗，憂鬱。空氣悶得我說不出話。似乎每樣東西都要使我相信我會走他的路。苦惱，失望，全向我逼來。

哥哥臉上的憂鬱的微笑在一瞬間忽然變成譏笑了。

「我不，我決不跟着你走！」我氣惱地說。

「你這里全是毒氣！我要走！」我罵過後就拔步走了。哥哥的嘆聲在後面跟了來。我急急走着，好像正逃開一個魔窟。

我穿過沼澤回到我的家，一個更陰暗更窄小的公寓的房間。雨依舊落着。我脫掉那件濕透了的袍，兩隻腳更變得不像樣了。

一張桌，一個凳，一張木板牀，這是房裏的唯一的陳設。我疲倦地倒在木板牀上，哥哥的疲倦果真傳染給我了。

這房裏也全是陰暗，憂鬱。寂寞壓下來，我無力地躺在牀上。慢慢地牆壁上現了哥哥的臉。我捺不住發出了絕望的叫聲。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一個瘦長的朋友的影子突然飄了進來。

「一個年青漢子，不找事情做，卻躲在房裏哭，真不羞！」他進屋就嘲罵道。

我一翻身站起來。朋友的瘦臉上永遠帶着自信和快樂的表情，他

好像全身充滿着勁，他和我哥哥完全是兩種人。

「找事情做？有什麼事情可以做？不都是一樣的嗎？這個世界！」
我苦惱地反駁他道。

「沒有事情做？誰叫你整天關在房裏在破書堆中討生活？」朋友
冷笑說。

我不說話，卻望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素來是很明亮的。

「你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你的行為是一樣，思想又另是一樣！」
他又嚴肅地說。他的這種話已經說過很多次了。我知道他的行為和思想是一樣的。

我不再回答他。我只帶了好奇心看他。他的話我完全明白。我知

道的不見得比他少。我看他，我是想找出我和他兩人的差別來。

「走罷，你跟我走！在唐吉訶德和韓姆列德中間你必需選擇一個！你應該做一個唐吉訶德！」他命令地說，就堅決地抓起我的右膀拉着我往外面走。

我默默地跟着他走了。我們兩個本來是互相了解的朋友。

二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了。生活完全改變了面目。我沒有一點驚異，彷彿一切都是我以前料到的。

有時也落雨，有時也有很好的晴天。我的心像一個火爐，火燃

着，燃着，熱通過了全身。沒有疲倦沒有憂鬱。而且像唐吉訶德那樣，我沒有疑惑，沒有計較，我昂着頭挺起胸坦然地往前面走。

過去已經被我完全拋在腦後了。我在現在的路上堅定地下着脚步，向着那未來。

那朋友常常在我的身邊，還有許多像他那樣帶着一身勁的年青人在我的身邊。他們關心我，他們鼓舞我，他們給我幫忙。

「你不覺得疲倦嗎？」

「你太累了，應該休息一下。」

「你累嗎？我們來給你幫忙。」

「……………」

從許多年青的嘴裏向我吐出了這些年青的話語。我自己也一天天地變得年青了。

三

一天，又逢着落雨的時候，我從朋友的家裏走出來，到了沼澤旁邊哥哥的家。

我下了決心敲門環。門開了。現出哥哥的臉，比平常更瘦，更蒼白了。

「你來了，」他驚喜地一笑，但依舊沒有改掉憂鬱疲倦的表情。我看他：在額上增加了幾條皺紋，眼睛陷了進去，顴骨顯得高起來

了，嘴上長了一圈鬍子。他對着我咳嗽。

「好些時候不看見你了，」他親切地說，聲音很低，彷彿說話也很費力，「你到什麼地方去了？爲什麼不到我這里來？」

從他的話裏我明白了這些日子裏他的絕望和寂寞。我同情他，我極力保持着從前的樣子跟他走進房裏去。

飯桌孤寂地躲在屋角。嫂嫂躺在牀上蒙着臉不作聲。沒有一點熱氣，好像已經喫過了晚飯。

我們依舊對坐着，望着。但這次有些不同了，他常常在躲避我的眼光。

「你一定有事做了。」還是他先開口。

我點點頭。

「情形還好罷，一定比我的好。」他的聲音有些變了，我注意地看他，我發見他的眼睛裏包了一腔眼淚。

我又含糊地應了一聲。

他在對面咳起嗽，這聲音殘酷地暗示出來，他的肺病已經到了什麼程度。

我不說話，我只在打算究竟應不應該馬上就走開。

他忽然把頭掉去看牀上，像對我辯解般地說：「你嫂嫂這幾天太苦了，她簡直沒有好好歇過。」

我跟着他掉眼看嫂嫂，她翻一個身，把臉向着牆壁，我只看見她

的肩頭的聳動。這女人，她把一切都吞在心裏，從不會吐出過一點什麼。我望着。我這時候忽然覺得她的身材竟是十分地瘦小。我幾乎不相信我的眼睛，又幾乎以為這是另一個女人了。

「噢，都是我的罪，」哥哥嘆一口氣自責地說。「我太不爭氣，我不能夠好好地養她。」他現出十分抱歉的樣子。淚珠開始落了下來。

「我使她受苦。我自己受苦是應該的。我不該連累了她。」

他的臉蒼白得更可怕了。在憂鬱和疲倦以外我看出了悔恨。他說一句話就要喘一口氣。身子無力地微微抖着。看起來就好像他的骨頭快要散倒一般。

「這是一個垂死的人。對於他一切希望都斷絕了。」我望着他便

起了這念頭，同時心也隱隱地疼痛起來。

「你病過了？怎麼一些時候不見，你就成了這樣子？」我同情地問道。

「是的，這些時候我都在病中。加以德兒的死，所以……」他差不多抽泣地說。

「怎麼德兒死了？」我驚訝地問。我這時候纔注意到這許久沒有看見他的兩個孩子。德兒是大的一個，今年五歲了。

「上星期的事，腦膜炎，本來可以_不死的，但是太遲了。」他感傷地說。聲音裏包藏了無限的哀痛。

「你們這種人永遠是太遲的！」我禁不住要這樣想，我再看他的

臉，那上面已經沒有一點活人的表情了。

「良兒給他舅舅領去了，他在那里可以過些好日子。」他斷續地說着。

「你呢？」我似乎是殘酷地問道。

「我嗎？活一天算一天。喫一口飯並不是一件容易事。」

他到現在還說這種話。我想：你最好還是躺在墳墓裏去罷。可是看見他那可憐的樣子，我又不忍把這話對他說出來。

嫂嫂在牀上低聲哭着。那女人的細微的哭聲，在房裏飄動着，慢慢地堆積着，壓下來。空氣很沈重，悶得我快透不過氣。我只想走離開這個地方。

「你學校幾個月不發薪了？」我爲了打破這難堪的沈寂，便發出這問話。我的態度很粗野，就像在和他生氣。

「兩個多月了，今天去索薪又碰了一個釘子。你想我怎樣能夠支持下去？」他絕望地說。「以後不知道……」他不曾把話說完，忽然變了臉色，站起來，絞着手在房裏踱着，帶着哭聲對我責備自己道：「我對不起你嫂嫂。她跟着我沒有享過一點福。她在家裏本可以過得很好的，卻拋棄了一切來跟我，我這個沒用的人……」

他斷續地說下去，他還說了許多這類的話。可是我卻不能夠聽下去了。他的事情自然我很知道。七八年前他是一個活潑的青年，在大學裏讀書。那時候他正熱烈地追一個漂亮的姑娘。朋友羨慕他，同學

妬忌他，女家又千方百計地阻止他們兩個的相愛。結果他得勝了。那姑娘拋棄了家庭來跟他。兩個人在一起組織了一個小家庭，完全生活在愛情裏，在理想裏。我是這些事情的見證。然而現在？——時間不過七八年！在我面前卻換了另外兩個人。他對我說這種話。我能夠聽下去嗎？

我想我應該走了。我簡直沒有去注意他的話。我站起來往外走。

「你多坐一會罷，」他在後面哀求地說，聲音裏充滿了對於寂寞的恐怖。

我站住回過頭看他。

「你變了。」他絕望地發出一聲嘆息，癡呆地搖搖頭。

我點點頭。我看見他頹然坐倒在椅子上。

我想跑過去安慰他，表示我們弟兄間的友愛。然而另一個思想拉

着我往外面跑。

我終於默默地走了。

四

都是晴天，好久沒下雨了。

我沒有看見我哥哥。有幾次我經過那條街，沼澤已經乾枯了。兩個銅環無力地掛在那油漆脫落了的門上。我沒有進去。

我的心像一個火爐，火燃着，燃着。偶爾一點憂鬱從心底升上來，但給火燒着，便散了，化了。有幾次哥哥的蒼白臉在我的眼前現出來，我便拿了唐吉訶德的長矛衝過去，這一衝就把牠衝散了。我便忘掉了哥哥。

生活變換着，這真正是一個豐富的生活。好幾股電光在那裏面閃耀。犧牲，同情，熱愛，忠誠，力量……我看見了許多事物，許多人。前面永遠掛着一個希望，我天天看見牠，我們許多人看見牠。

在緊張與快樂中打擊來了。生活裏現了一片陰影。空氣寒冷起來。火爐忽然滅了。不，並不會滅，灰堆裏還埋着火星。漸漸地我和一些朋友又聚集起來，圍着火爐，撥那灰堆，重新起了火。

這其間我會走過那街道，湊巧那天下雨，我走過沼澤，我想起了哥哥。我站在油漆脫落了的木門前，像從前那樣地敲了兩下銅環。

一個陌生人來開了門。我哥哥已經搬走了。這裡的人不知道他的下落。

「我到什麼地方去找他呢？」我也曾有過這思想。但很快地牠就消滅了。

五

我已經把哥哥完全忘記了。

一個晚上我剛從外面回來，在房裏坐不到一刻鐘，公寓裏的夥計

忽然進來說有一個面生的女客來找我。我把房裏的東西略略安排一下，懷着驚訝的心走出房門。

我看見一個女人的背影，身材是那樣的瘦小，她站在院子裏。她聽見我的脚步，一回頭，我馬上認出她是嫂嫂。

嫂嫂比從前憔悴多了。她也有着蒼白色的臉，在那上面也現着憂鬱，疲倦。同時還有一種深的絕望。

「謝謝天，我容易找着你了！」她一把抓住我，寬慰地說。可是她的臉上卻現出更痛苦的表情。

我讓她進房裏去，我和她說了幾句話。

「你把我们瞞得好緊呀！這許久都不來看我們一回。你哥哥常常

念你。」她責備似地說。

我告訴她，我會經去看過他們，卻不知道他們已經搬家了。我又問她怎麼找着我的地址。

嫂嫂不肯說，只顧催促我走，要我到她家去，說哥哥想見我。我知道哥哥病了。

我跟着嫂嫂到了他們住的地方。想不到就是我从前往過的那公寓。他們住在一個很狹小的房間裏。

哥哥躺在病牀上臉瘦得差不多沒有人形了。我們進去的時候，他正用手帕蒙着嘴咳嗽。

「你來了，」他咳過了纔微笑地招呼我。這聲音，這笑容都是十

分悲慘，十分無力的。「你比從前更結實了。我真正想見你，我們費了千方百計纔打聽到你的地址。你爲什麼要瞞着我們呢？」他一面喘氣，一面注意地看我。他的一雙眼睛成了血紅的，眼皮往外翻，上面黏滿了白色的排洩物，眸子已經失了光彩。

站在病牀前面我簡直找不到話來辯解了。我知道和他說一番道理是沒有用的。而且我不能夠明白地對他說：你已經是屬於另一個世界的人了。我應該和活人在一起。

「我知道你這些日子在幹些什麼。我平日總愛打聽你的消息。我很關心你。」他喘息地說，他很喫力地伸出一隻手把我左手握着。他把他那無力的眼光在我臉上盤旋。我的心開始軟下來，我想我了解他

這時的心情了。

「你應該當心。你的地位很危險。我知道。」他忽然做了很嚴重的樣子，小心地對我說。

憂鬱，或者更可以說是一種不愉快的感覺，在我的心上升起來。「你究竟還是你。你的性情到底沒有變。永遠是這麼偏強！」他用了愛撫的聲音，但這聲音比哭泣還令人難堪。

他說得不錯，他的性情也沒有改變，到死他還是這樣子，只差了說一句：「喫一口飯是不容易的事。」

他咳嗽了。嫂嫂忙着照料他。我癡呆似地站着看這兩人的動作。

其實我並不癡呆，我在想對於我哥哥還有什麼辦法。

他暫時閉了眼睛。我便低聲和嫂嫂談起話來。我纔知道他這樣失業，他們怎樣搬家。他病倒快有一個月了。這城裏有很好的醫院，又有很好的醫生，他卻只能夠找一個很平常的中醫來診病，喫幾劑不關痛癢的藥。

哥哥閉着眼睛躺在牀上，嫂嫂一面流淚，一面對我敘述上面的事情。我把她的話都吞進了肚裏。我的心也爲了友愛，爲了同情而苦痛着。對於這事情我顯得十分無力了。我將怎樣解決目前的這問題呢？我思索着。

這里並不是寂靜的。隔壁有人拉起胡琴唱京調，另一個房間裏又有人打牌。這些聲音把我從思索中喚醒來。我明白我是在這個世界裏

面，於是，在這世界裏要個別地解決這些小問題是不可能的，——這思想便自然地起來了。

走罷！一個思想在鼓動我。同情和友愛又拉住我，要我留着。我的唐吉訶德快要離開我了。我的心裏起了一場激鬪。

『我近來很想死，』嫂嫂忽然冷冷地說。我驚訝地看她，不明白她的真正意思。她的眼角還留着淚珠，面容卻變成很冷淡的了。也許是深的悲痛和絕望反成了淡漠。

『以前我很怕死。看見人死不知道覺得多麼可怕。現在我卻覺得這也是很平常的了，』她繼續解釋說。

她的眼光似乎在看遠處，臉上的表情有些異樣，我是第一次看

見，我只是默默地聽着，她又說：『我沒有一點留戀，我想什麼事情我如今都能夠做。』她好像怕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再加了一句：『不管什麼危險。』

她看我一眼，依舊冷冷地站起來，出去拿了藥罐進來，把藥斟在碗裏。

『藥，藥！』哥哥忽然在牀上這樣叫。

嫂嫂應着：『等牠涼一點再喝罷。』

哥哥不作聲了。他張開嘴，困難地呼吸着。臉色十分難看。兩隻眼睛瞪着屋頂。

『藥！快！藥！』他又叫喚着，一面側臉看他的妻子。他的失了

光彩的眸子裏卻射出深的渴望。是那種生的渴望，我知道，他正和他妻子相反，他對於他那苦痛的生活到現在還是十分留戀的。

嫂嫂捧了藥碗到牀前，遞給他，他撐起身子接過碗，毫不遲疑，就咕嘟咕嘟地喝下去了。喝完了，把碗遞給他妻子，他再抹一下嘴便重新倒下去。

這情形很使我心裏難受，我覺得再在這里坐下去，我就會和唐吉訶德分離了。我下一個決心：我預備走。

「你不要走！」他好像知道我的心，便這樣叫喚着。我只得站在牀邊讓他看。

「你走了，就不會再來了，我不知甚麼時候會再見你？」他悲傷

地說。

「我會來的，我要常常來像從前那樣。」我只得這樣安慰他。

「你騙我！你走了就不會再來，我知道。」他搖着頭說，他抓住我的手，不肯放我走。

我記起我還有重要的事情，這時候我無論如何應該走了。我誠懇地回答他說：「我明天來，我明天一定來。」我甚至應允他慢慢設法把他送進醫院去，這時候我的確這樣計劃着，並不是存心哄騙他。

這一次他相信我的話了。他放了我的手，感激般地說：「那麼你明天早些來，我等着你……這裏很寂寞……」

我終於決然地走了。

出了公寓，我仰起頭望着天空深深呼吸了一口氣。藍空中密佈着星羣。在天的一角掛着大熊星，像一把杓子明亮地橫在那里，牠指着我的路，我默默地跟着牠走。

六

第二天一早我就離開這古城。事情來得太突然，我沒有方法去通知哥哥一聲。我並不會忘記我前一晚上的約言，想起這我就彷彿看見哥哥的失了形的病臉，我心裏很難受，我很擔心以後我是否還有機會再看見他。

憂鬱升上來，又給火燒化了。火熊熊地燃着。我又穿起唐古訶德

的盔甲，拿起唐吉訶德的長矛，向着一切韓姆列德的試探衝過去。

.....

七

我回到那古城，已經是半個月以後的事了。

又過了兩天我纔有機會到哥哥住的那公寓裏去。那天又是個落雨的日子。

嫂嫂一個人在那里。她見着我第一句話就是：「你來得太遲了。」

她氣憤地責備我說：「你騙了他，你說過你第二天就會來的。他天天望你來。他相信你一定會來。」

我沒法辯解，我也不能夠隱瞞，我把真實情形告訴了她。

嫂嫂的氣漸漸平下去了。她開始告訴我這半個多月來發生的事情。她眼角掛着淚珠，臉上現出冷淡的表情，和半個多月前看見她時一樣。

她靠了她哥哥的幫助葬了她丈夫，她的一個孩子還養在她哥哥家裏，可是她自己卻留在公寓裏伴着她丈夫的紀念。她就是這樣一個奇怪的女人。

我想她只有一條路：回到她哥哥那里去。

八

嫂嫂引我去看我哥哥的墳。

穿過了許多頹敗的荒塚，我們到了一個新築的墳墓前。

一堆隆起的土，上面開始在生長草了。一個短的石碑上面刻着我哥哥的名字。沒有一件東西能夠使我相信在我腳邊就躺着我哥哥。但我又知道這個卻是不可磨滅的事實。

在微雨飄舞中我摘下帽子。我埋了頭，看雨打着墳腳的野草，我不覺想起了我哥哥的一生。我的心爲着思念而痛楚了。

我默默地在墳前站了好一會兒。雨濕了我的頭髮，水珠開始沿着額角流下來。在我腳邊土地又變成泥濘了。我摸出手帕擦了額角，戴起帽子。

『走罷！』我低聲說。我看嫂嫂，她埋着頭，在那里落淚，雨和淚合在一起把她的臉她的頭都弄濕了。

我們出了義地，看不見一輛車，只得冒着雨在泥濘中掙扎。

雨漸漸地小了。

『嫂嫂，你以後怎樣辦？還是回你娘家去罷，』我終於忍耐不住在路上說了這話。我知道這話是有些殘酷，因為我相信她一生裏再不能有什麼希望了。

她不回答，默默地埋頭走着。艱難地在泥濘裏移動脚步。

我不再說什麼了。心裏還是想：她只有一條路——回她娘家去。

『你還記得我從前和你說過的話嗎？』她忽然停住腳掉過頭冷冷

地問道，「我說過我什麼事情都可以做，我不害怕，我沒有什麼留戀。」我驚訝地看她，不明白她的意思。她臉上依舊保留着冷淡的表情，這冷淡彷彿是由深的悲痛來的，就和她說「我近來很想死」時的神情一樣。

於是我彷彿看見了她的帶着憂鬱、疲倦、絕望的蒼白色的臉，我又看見她俯在牀上蒙着臉啜泣，我又看見她忙碌着在廚房裏做飯，在收拾桌子，照料小孩，我又看見……

這個女人還能夠做什麼呢？我真正有些明白了。

「那麼讓我跟你們去罷！我知道你們做些什麼事情。」她依舊冷冷地說，聲音裏似乎缺少熱情，但是卻很堅決。

我覺得我完全明白了，我又覺得我完全不明白了。我惶惑地看她。

「你不相信我也能夠和你們在一起做事情嗎？」她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便說出來，臉上露了一個冷冷的微笑。

我明白了，但有一點我似乎還不明白。我也不再思索了。我便像

唐吉訶德那樣對她說：

「我相信你！快走罷，路還是這麼遠！雨快住了。不要再說話，

我們只願往前走！」

我一面帶了讚歎的眼光看她。

母親

人家都叫我做孤兒。

我的父母很早就死去了，我甚至不會認清楚他們的面貌。我是跟了叔父長大的，叔父沒有小孩，就把我當作他的兒子。

嫡母已經去世了。我的生活是寂寞的，叔父常常不在家，只有一個小廝和一個老媽子照料我，還有一個中年的僕人，時常跟着叔父在外面跑的。家裏地方很寬大，有一個小小的花園，我可以到處遊玩，可是却沒有一個小伴侶。那小廝和老媽子的世界和我的世界究竟有些

兩樣。我雖然還是一個小孩子，有時候我也會感覺到寂寞了。

那時候我已經開始在讀書了。叔父聘請了一個面孔嚴肅的老先生來管教我，我每天要在書房裏度過四五點鐘的時間。先生自己沈默地看書，我却用疲倦的聲音反覆讀着千字文一類書中的奇怪的字句，心裏胡亂想着一些不能夠實現的事情，等到先生忽然用嚴肅的聲音說：「好，現在放學了。」我纔忍不住笑跑出那囚籠般的書房。

晚上我常常做夢，夢見的總是先生的面孔，這個面孔會變幻出種種的把戲。偶爾我也做着比較愉快的夢，但免不掉會被讀書的事情給我破壞了。原來在夢裏我也會讀書，總之我害怕的唯一的人就是那個永遠有着嚴肅的面孔的教書先生；我害怕的唯一的的事情就是讀書。

叔父是個溫和的人，和他在一起我倒覺得舒服，但是他常常不在家，而且他以為讀書是最好的事情，雖然他自己很難得拿出一本書來翻看。

他一天究竟做些什麼事情呢？他究竟到什麼地方去呢？別人不告訴我。後來我知道他愛去戲園看戲，而且他也帶我去過一家戲園。

「玉官，你有了新嬸嬸了，」有一天那個僕人忽然戲弄似地對我說，他做了一個鬼臉。

「我嬸嬸已經死了，哪里還有新嬸嬸呢？你騙我！」我不高興地回答他，因為我嬸母是一個毫不親切的婦人，我雖然被她撫養過，但是我從她那里並不會得着什麼快樂，她的舉動使我常常覺得她可怕；

雖然我的生活是這樣寂寞，但是我也不願意再有一個這樣的嬸母來到我家。而且小孩子是善於忘記的，他甚至容易忘掉寂寞。

僕人的那一句話也就被我忘掉了，我依舊過着少變化的生活。日子變得很長，環境永遠是單調，僕人的三角形的瘦面孔，老媽子的滿是皺紋的老面孔，小廝的猴子般的面孔，教書先生的神像般的面孔，還有叔父的團團的笑面孔，此外又有幾個親戚的生面孔，我一點也不疑惑，我以為世界上就只有這些面孔，我完全想不到還會有美人眼睛歡喜的美麗的面孔。

小廝的年紀比我大，他知道的事情也比我多；但是他似乎並不聰明，因為他和我說過許多話，對我說過許多故事，題目却只有一個，

就是「母親」，他叫她做「親媽」。他的故事常常是斷片的，但總是以母親作中心，他這個人把母親看得比一切都貴重。

他是很貧窮的，他的母親也是很貧窮的。所以他不得不到我家來做小廝，而他的母親也不得到別人家去做女工，她是一個中年寡婦，面孔比他的還瘦，衣服比他的更壞。她一個月照例要來看這兒子兩次，把他叫到僻靜的地方去和他說一些話，起初撫着他笑，後來抱着他哭，他們常常是這樣的：我會躲在一邊偷看過。

不管怎樣，和母親見面就是這兒子的最大的快樂，這快樂使他忘掉了許多痛苦，所以他常常得意地對我說：

「我親媽明天就要來了。」

起初的幾次我對於他的這句話並不覺得有什麼奇怪，但是漸漸地我的心理變化了，到後來我甚至開始羨慕起他來。因為他有着一個叫做「親媽」的女人，而我卻沒有。特別是在我聽見他誇耀似地說起母親的種種好處，又親眼看見那個母親怎樣愛撫他的情形以後，我就覺得沒有母親是怎樣可悲的事情了。

有時候他的母親給他帶了一件新衣服或者吃的東西來，他總要得意地向我誇示，或者穿起衣服給我看，說是他母親親手縫的，或者把吃的東西分些給我吃。我在表面上常常驕傲回答他說：我有着更漂亮的新衣服和更好吃的東西，但在心裏我却要妬忌他，我的衣服和吃的東西完全是用錢買來的。我家裏有的錢是太多了，用錢去買東西，是

極平常極容易的事。

我開始羨慕他，我覺得我也需要一個像他的那樣的母親，但是羨慕沒有用，覺得也沒有用，我不能夠從空虛裏製造出一個母親來。我雖然年紀還小，我也就知道人只能夠被生產一次，因此就只能夠有一個母親；而我的母親已經死了。

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終於有一天從空虛裏果然給我產生了一個母親來。這母親是和別人的母親不同的。但她却也給我的幼年的單調生活添了一些趣味的點綴，而且使我過了這些心的溫暖的日子。

有一天叔父把我帶出去到一家戲園裏看戲，我很快活地跟着他去了。我們進了包廂，那裏面沒有別的人。我們坐下來。台上正演着武

戲，許多人光着身子在翻筋斗。我便伏在欄杆上注意地看着。

我看得正高興，忽然聽見耳邊一個人低聲說：『這就是你的孩子嗎？』這聲音是那麽柔軟，就像一個女人的聲音。

我驚訝地掉過頭看。這里怎麼會有一個女人呢？我倒有些奇怪了，我後面正坐着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她正在微笑地看我，一面在和叔父談話。無疑地這句話是從她嘴裏出來的。

我呆呆地望着她：瓜子般的臉，兩根細眉毛，紅紅的小嘴，粉紅色的兩頰。

她看見我現出了呆相，就笑了，她兩邊臉頰上就現了兩個酒窩；她和叔父低聲說了一句話。

我被她笑得有些不好意思，同時又覺得有些奇怪，就拉着叔父的衣角在他耳邊小聲問道：『她是誰？是你的什麼人？』

叔父笑起來，不回答我，却告訴了那女人，她也笑了，對我說，『你小小年紀，倒很聰明！你來，我自己慢慢告訴你。』

叔父把我送到她身邊。她就將頭埋下來，用她的柔軟的手撫摩我的臉，然後就把我抱起坐在她的膝上。這樣我，戲台就看得更清楚。

她的懷裏是很柔軟的，從她的身上時時發出一種細微的香氣。她不時撫摩我的頭髮。我那時只顧注意地去看戲，她却時常拿種種的問話來打插我。後來她就不再絮絮地問話了，却只是給我詳細解說台上演的什麼戲和戲裏的種種情節。她竟然知道得那麼清楚，使我看戲看

得特別有興味。

我覺得我開始喜歡她了。她常常就在我耳邊說話，聲音非常溫柔，我有時掉頭去看她。她的臉紅紅的，眼睛裏射出柔和的，喜悅的光。

有幾次叔父在旁邊喚我，要我走下來，但是她留住我，不把我放開。我也就不聽從叔父的話了。我看着台上的戲，聽着她解說，吃着她給我的糖果。

戲演完了。我們都站起來：預備走了，忽然那女人俯下頭捏住我的兩隻膀子微笑地說：『你要回家去了。今天我和你玩了這麼長久，你還沒有叫我一聲。你說你叫我做什麼呢？』

我擡起頭睜大了眼睛看她的臉。我有些捨不得馬上就和這個可愛的臉分別。我有些感動，不知道怎樣，而且連我自己也有些不明白，我竟然接連聽了兩聲『媽媽』，我後來想這也許是因為我時時渴望着有一個體貼我，對我親切的母親的緣故罷。

『蠢孩子，你怎麼亂叫人家做媽呢？』叔父在旁邊笑起來。

『不要笑他，我喜歡他這樣叫我。這孩子倒很聰明，你看他很喜歡我。』她輕輕拍我的頭。『你願意我做你的媽媽嗎？』她帶笑地問道。我忽然注意到她的眼睛發亮，那裏面出現了淚珠。

我因為喚錯了稱呼，又當着叔父的面，便覺得有些羞慚，微微低下頭去，小聲答應着。

她走到叔父面前，低聲和他說了幾句話，他點頭。我偷眼看她，她帶了喜悅的面容回到我身邊，就牽着我的手，在那擁擠的人叢中找了一條路，慢慢地走出去了。

『我已經和你叔叔說過了，你跟着我到我家裏去玩。』她走出戲園門口，看見轎子在那里等她，便帶笑地對我說。

我去看叔父，叔父溫和地微笑着，我忽然瞥見在叔父後面那個僕人對我做了一個鬼臉，我却不管他。我讓那個方纔被我叫做『媽媽』的女人把我帶進轎裏去了。

在轎子裏面，我依舊坐在她的膝上。她絮絮地向我問話。她的臉差不多就靠着我的頭，她一隻手時時摩撫我的頭髮，我的臉。她的手

是那麼溫柔，懷裏是那麼柔軟，聲音是那麼甜蜜，我含糊地覺得就是坐在母親的懷裏了。她問起我在家的生活，她問起我家裏有什麼人，她問起叔父待我怎麼樣，她問起我讀些什麼書，她問起我是不是願意到她家裏去，我都一一回答了，都依照我自己的見解。我的回答顯然使她高興，她對我說了一些稱讚的話。

不一會轎子停下來了，我們走出來，是在一個不很大的廳堂裏。她付錢把轎夫打發走了，我站在廳堂裏，等着叔父，她對我說：「你叔父等一會就來的，我們先進去罷。」她就把我引進左邊的一個小院子裏面去了，經過一個小小的花壇，我們走上了石階。牆上貼着綠油的爬壁虎，天井裏生長着花和草，中間有一條石子鋪砌的小路，那

爬壁虎直爬到了屋頂上，又從屋簷邊垂下幾枝來。屋簷下就是窗戶，窗裏掛着白紗的窗帷，遮掩了屋裏的陳設。

我們剛要走進屋去，一個小廝從裏面出來，帶笑地招呼了她一聲；她吩咐了幾句話，小廝就走進另一間屋去了。我被她引進了她的寢室。

這時候還早，不過六點鐘光景，天色很明亮，我看清楚了房裏的陳設：家具並不很多，不過布置得很好，和我叔父的房間不同，這里很清潔，整齊，而且有一種說不出的好處。

「你就在這里坐坐罷，」她把我引到床前的一把藤椅旁邊，這樣對我說了，又去從條桌上的一個磁罐子裏，抓出一把糖果盛在一個碟

子裏，就端過來放在我旁邊，『你好好地吃，不要客氣，我等一會再來陪你玩。』她又說了幾句別的話。她好像十分喜歡我似的。

她走進後房裏面去了，但是她馬上又出來喚那小廝，接着小廝就提了水壺從外面進來，到房裏去了。

『你好好地吃着糖罷，不要心焦呀！我等一會再來陪你。你叔父馬上也會來的。』她看見我在沙發上面東張西望的樣子就微笑地安慰我道，便又走進去了。

我坐在藤椅上面吃着糖。我看見那小廝走出去了。我聽見她在後房裏走動，又聽見水的聲音和一些東西的響動。她好些時候不出來。我把糖吃完了，一個人坐在藤椅上面覺得有些不耐煩，我便站起來，

隨便走了幾步，看看桌上的東西和牆壁上的東西。

牆壁上掛的是字畫，我好像在我家裏看見過牠們，還有一隻笛和一隻琵琶也斜掛在那上面。靠窗的書桌上有一尊白磁的觀音。看見這尊觀音，我很驚奇。這分明是我家裏的東西，從前她常常立在叔父的書桌上，如今好些時候我沒有看見她了。誰知道她却跑到了這裏來。我的眼睛不會錯。那白的衣服，紅的淨水瓶，綠的柳枝！我都記得很清楚，不會有兩樣的。

爲什麼叔父的東西會跑到這裏來？我覺得很奇怪，但是漸漸地我看出來，那張條桌上的古磁大花瓶，牆壁上那裝金邊鏡框的外國風景畫，還有許多許多東西，有的是孀母從前用的東西，如今都搬到這

里來了。

她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呢？她和叔父有什麼樣的關係呢？我忽然記起了僕人的話。難道她就是我的新孀孀嗎？這樣一想我就焦急得不能夠忍耐了。我看見後房門大開着，那裏面燃着電燈，我便直往後房走去。

她穿着一件緊身，正在電燈下面，對着鏡奩擦粉。看見我進來便掉頭對我微微一笑，向我招手說：「你在外面坐得不耐煩了？糖吃完了嗎？好，你到這裏玩玩也好。」

我有些畏怯地走到她面前，她一把拉住我的手，笑着說：「你就站在這裏，不要走開，你先前在戲園裏問過我是你叔叔的什麼人，你

現在就猜猜看。」

我驚奇地望著她，說不出一句話，她經過這次打扮，比先前更好看了。我看着這美麗的面孔禁不住在心裏想我果真有一個這樣好的孀母嗎？

「你怕羞嗎？在這里是不要緊的，你看我不就像你的媽媽嗎？」她看見我不開口，便安慰地問道。

「你來，我給你把頭髮梳一下。」她接着又說，就把我抱起來坐在她膝上，她很仔細的把我的頭髮分開，擦了一點油，把牠也梳得光光的。

在鏡子裏面現着兩個臉，她的頭和我的頭緊緊靠着，她望着我微

笑，笑得非常溫柔。

「你叫我，你再叫我一聲媽媽呀！」她低聲在我耳邊說，聲音就像音樂般地好聽。

「媽媽！……我果真有一個像你這樣的好媽媽嗎？」我感動地說。

「小弟弟，我果真有一個像你這樣的兒子，我不曉得要多麼快活呵！……然而我今天也快活夠了，這許多年來，我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快活的。小弟弟，你也許不懂得，然而我今天的確是很快活的。」說到這里她的眼睛發亮了，我看見那眼角嵌着淚珠。

「你哭了？」我驚訝地對她說，我伸手要去給她揩拭眼淚，她突

然捧起我的臉，就在臉上和嘴上接連親了幾下，過後，她把臉移開了，她的臉是紅紅的。我的心很快活了。

「你看，你把我的臉都染紅了。」我指着胭脂的痕迹對她說，她微微笑了一下，就取過一張濕毛巾給我揩拭了。

「好，我們出去罷，你叔叔恐怕就要來了。」她就把我放下來，叫我先走出去。她一個人在鏡奩面前耽擱一下，便去立櫃裏取衣服。我就先走出去了。

外面房間裏的顏色是灰暗的，我坐在藤椅裏等她。她出來了，先就扭燃電燈，屋裏突然明亮起來。她已經穿好了衣服，短襖和褲子的顏色配合得很好看。

「他這時候還沒有來！你餓了嗎？」她走出來就這樣問。

「不餓，」我簡單地回答。我就站起來。

「好，那麼就再等一會兒。你在這裏覺得有些不慣罷，不要怕，多玩一些時候也不要緊，你叔叔今天晚上一定會來接你回去的。」她說罷又在另一個磁罈子裏面取出了一些點心給我吃。

她握着我的一隻手膀慢慢兒在房間裏走了幾步，口裏念着：「我陪你玩什麼好呢？」

「好，我吹笛子給你聽罷！」她就搭了凳子，在牆上把笛子取了下來。她拿着笛子坐在藤椅上面叫我靠在她身邊，她開始吹起笛子來。

我不曉得她吹的是什麼調子，但那調子是有些悲哀的。我聽着笛聲，看着她的面容，不知道怎樣我竟然想哭了，我緊緊偎着她。

她吹完了一個調子，叔父還沒有來，她微微嘆了一口氣就把笛子橫放在膝上，她不住用柔軟的眼光看我的臉。

『要是你叔叔今天晚上不來接你，你就睡在這里，好不好？你不怕嗎？』她沈默了半晌就帶笑地問我道。

『有你在這里陪我，我是不怕的，』我直率地說。

『你真聰明，你真個就像我的小小弟弟。』她一把抱緊我，又撫摩我的頭髮，過了這一會兒，她忽然問我道：『你還想聽我彈琵琶嗎？』

我去看牆壁，琵琶高高地掛在那里，我不願意她站起來，我就說：『今晚上不要彈了，你就給我講故事罷。』我一面就把笛子拿在手裏玩弄。

『講故事？我好多年沒有講故事了，還是我和我的小弟弟在一起的時候——現在我完全忘掉了。』她的聲音漸漸地改變了，她就連忙收住話，却低低嘆了一口氣。

『怎麼你也有小弟弟？』我驚訝地問。

『是的，我也有一個，那時候就像你現在這樣年紀，面孔也有些和你相像。』她低聲說。

『那麼他現在在哪里？』

「我不曉得，我和你一樣地不曉得。」她的眼睛又在發亮了。

「怎麼，你會不曉得你自己的弟弟在哪裡？」我不相信她的答話，但她的樣子是很誠實的，而且她淌了眼淚。

「是的。」

「那麼他死了罷。」

「我也不曉得，」她用悲苦的聲音說，「現在不要提他了，我另外給你講個故事罷。」她歇了半晌像在思索什麼，過後她就握着我的手開始說起來：

「有一個十六歲的年青人，他還有一個八歲的小弟弟。父親很早就死了，只有一個老母親。母親在一家公館裏做女工，十六歲的兒子

就在那公館裏做小廝，弟弟也跟着哥哥一道住着，雖然窮苦一點，他們却也平靜地過活下去了。

有一天公館裏失掉了一件貴重的東西，別的人一口咬住那個年青人，硬冤枉他，說他把東西偷去了。他一張嘴不能夠分辯，他就被主子開除了，連他母親也被歇了事情。

「這母子三個只得找了一間破房子住起來，母親找不到事情，兒子也找不到事情。偶爾母親還可以在外面找點破衣服來補，可以掙一點錢，但這也是有限得很。他們把一些可以當賣的東西都當賣了，兒子每天出去找事情，常常從早晨跑到晚上，沒有得着一個好消息或者一點錢。」

「有一天晚上他疲倦地回到家裏，看見弟弟躺在破床上呻吟，兩條腿血淋淋的；母親守在旁邊哭。他一問就曉得弟弟這天下午在一家店裏偷了兩個饅頭被人捉住把腿打得快斷了。他不過一個九歲，這許多天來都沒有吃過飽飯，纔去偷了饅頭，現在被打得遭樣子給人家抬了回家來。」

「弟弟的腿是馬上就該醫治的，然而他們一家人連吃飯的錢也沒有呢！所以哥哥就更加努力地出去找錢，後來得了一個機會，就把自己賣給省城的一個戲班子，換了錢去給弟弟醫病，給母親吃飯。他自己自然不情願的，可是除了這個辦法，他就馬上找不到一筆較多的錢，所以他只得跟着戲班子走了。他第一天拿了錢，第二天就不得

不辭別了他母親和弟弟。他以後就再沒有和他們見過一面。

「到了省城，人家就叫他學演戲，演女角，因為他面貌生得很整齊。學戲的生活是很苦的，他不曉得挨了多少鞭子纔學得像一個女人。他穿女人的衣服，做女人的聲音，走女人的脚步，……他一舉一動都是挨了許多鞭子，淌了許多眼淚，流了許多血過後纔學出來的。

「在十八歲的那年他登台了。他漸漸地就成了名角，立刻就有許多大人老爺來包圍他。爲了要成名角，爲了要替人家掙錢，他不得不時時去敷衍別人，陪人睡覺，出賣自己的皮肉，和娼妓簡直沒有兩樣。他自己是不能愛惜身子的，因為他的身子已經賣給戲班子了。

「他這樣子過了十多年。他已經給戲班子掙了不少的錢，但是自

已却欠了一些債，而且年紀一天天大起來，不得不讓別的更年青更漂亮的新旦角出頭，大人老爺們也不大高興來給他捧場了，那般人都去和別的新出名的旦角糾纏，他眼睜睜看着再過幾年就要去走許多老戲子走過的路，這時候却遇着了——一個做官的，那個做官的看上了他，就設法給他贖了身子。他滿心以為他從此可以脫離苦海了……——她當時的語句也許和這有些不同，因為如今我只能夠記那大意了。但我相信大意決不會和這有兩樣。

她說到這里就停了一下，從衣袋裏摸出一方手帕把眼淚揩拭了，因為在敘說的時候她淌了眼淚。

她的臉被悲哀籠罩着，沒有一點快活樣子。忽然她嘆一口氣，悲

聲說：「那只是一場夢呵！」

「那個旦角以後又怎樣呢？你快告訴我。」我着急地問她，我很想知道這個故事的結局。

她苦笑了一下，她又把我的臉捧起親了親，然後放下。她用嘆息般的聲音說，「你看我現在過活得快活嗎？」

我茫然地望着她，我不懂得她的舉動，我不懂得她的話語：「那個旦角，我問的是你故事裏面的旦角呀！」

「那個人就是我，你還看不出我是你叔叔的什麼人嗎？」她說看這一次却笑了，但這笑就和哭差不多。

我還是有些不了解，我疑心我聽錯了她的話。她明明是個女人，

一點也不像男子。

「怎麼，你是一個男人？」我懷惑地問。「我不信！你騙我！」

「是的，我是一個男人，」她起初點頭，說過後又自己否認道：

「我怎麼配稱作男人呢？只有你才配。你有福氣呀！從前在十六歲以前，我也是像你這樣，不過我是窮小廝罷了，可是志向却是很大，……然而如今一切都落了空，我完全成了一個女人，我不過是一個女人，……你叔叔的姨太太，不過他待我還算好，所以我也死心塌地跟了他；其實我不跟他又怎樣呢？我那身子是他贖出來的，跟着他究竟要比在戲班子裏面好得多。從前是許多人玩我，現在只給他一個人玩，而且他待我究竟很好，我現在完全靠他過活。你看這許多東西

全都是他給我買的。

她這個故事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真是做夢也想不到她是個男人，而且和我叔父有着這樣的關係。這事情如今看起來的確是太不尋常了，不過那時做小孩的我究竟還沒有多少生活經驗，還不能夠分辨事情什麼是尋常或不尋常，而且我也沒有功夫來驚奇她的故事，因為看見她的美麗的面孔上悲哀的表情，和沿着粉頰流下來的亮的淚珠，我覺得我的全個心都被她拿去了。看見她的悲痛比在我自己悲痛時還更難受。小孩子是更容易被同情壓倒的，我完全忘記了自己，我就從她手中奪過了手帕，去給她揩拭眼淚，她默默地讓我做了。

「我那次和我弟弟分別時他就像你這樣的年紀，我記得他相貌也

有些像你。」她又嘆息地說下去，「可是如今又過了十二三年了，我不曉得他是不是還活在這世上，我不曉得我母親是不是還活着，……我進了戲班以後就沒有回過家鄉一次，我屢次託人去打聽，也都得不到他們一點消息，弟弟的兩腿怎樣了？母親身體怎樣了？這許多年來我時時刻刻自己問着這兩句話，可是永久得不到一個回答。近年來，我也漸漸地忘記了許多事情，……自從跟了你叔叔以後，我就常常聽見他說起你。我要他把你的像片給我看，我看見你的像片就想起我的弟弟。我越看，越覺得你像他，就央求你叔叔把你給我帶來，直到今天我才有福氣見你。你看我還把你的像片掛在身邊呢！」說着她就從衣服裏面摸出一個橢圓形的金墜兒，這是繫在金練子上，套在頸項

上，垂在胸前的。她把蓋子開了，那裏面果然嵌着一個孩子的像片，這是我的像，去年我和叔父在一處拍的，我站在叔父膝前。像片照得很好，而且把我照得比真實還更可愛，我的房間裏就掛着這張像片。

我呆呆地望着這像片，我把墜兒拿在手裏玩弄，許多我從來不會有過的憂鬱的思想浮現在腦裏，這些思想是一個小孩子所不應該有的思想。

『你不覺得我有些冒犯你嗎？我拿你來比我弟弟，我把你的像片掛在胸前，』她溫柔地低聲在我耳邊說。過了一會兒她又用捺住的悲苦的聲音說：『可憐我弟弟，他連一張像片也沒有，他沒給我留下一件東西做個紀念。』

她不能夠再忍耐下去了，她的悲痛就爆發出來，她一把抱住我，臉貼着我的臉，哀哀地低聲哭起來，她底身子像發寒顫地微微抖着。

我也陪着她哭了。我緊緊抱着她，我想安慰她，但我說不出別的話，我只是憐惜地喚着『媽媽』。

忽然她覺醒似地推開我，站起來說：『現在好像是你叔叔來了。』她用手帕給我揩了眼淚，一面說：『你不要把方纔的事情告訴你叔叔呀！』

『我不會的，我決不會告訴別人，』我點頭答應她說。

『好，你就坐在這里玩，讓我到後房裏面去洗臉，』她親切地囑咐我。我這時看她的臉，脂粉已經凌亂了。

她走進後房以後在外面果然起了一些聲音，後來我聽見叔父的咳嗽聲，於是一個人揭了門簾進來，正是我的叔父。接着又進來那個僕人，他又對我暗地做了一個鬼臉。

「你在這里玩得好嗎？」叔父帶笑地問。

「是，」我站起來這樣簡短地答覆他，我就轉身慢步向後房走去，我怕被叔父看見我臉上還有淚痕。

我走進後房，看見她又在那里擦粉，但她馬上就完畢了。她對我微微一笑，低聲說：「你來，」就絞了一張濕毛巾，給我揩了一帕臉，然後牽了我的手走出去了。

她招呼了叔父，問他爲什麼來得這麼遲。叔父抱歉似地說了許多

解釋的話，他說別人請他吃飯，他等着上了兩道菜就要走，但終於被主人留住了走不脫，所以弄得這時候纔來；不過他並沒有吃許多菜，他留着空肚皮回來吃。

看見年老的叔父這樣小心地向她辯解，我不禁要失笑了，在這里的叔父和在家裏的叔父不像就是一個人，在這里的叔父似乎要年青多了。

於是那個小廝和叔父的僕人都進來，他們安放了吃飯的桌子和酒菜，我們就開始吃飯了。

一個小小的方桌放在屋中間，她和叔父對面坐着，我坐在另一方，靠她更近。她和叔父兩個慢慢兒喝酒，我一個人吃着飯。她喚我

做『小弟弟』，她和我說話更多，照料我更周到。她常常用愛憐的眼光看我，我也常常看她。我看見她這時候樣子很快活，她是有說有笑的，所以叔父不會猜到 she 先前流眼淚講故事的事情。我看見她快活，我心裏更高興。我當時並不奇怪爲什麼她先前那樣悲痛地抱怨她的生活，如今又這樣快活地享受她的生活，因爲哭過後笑，笑過後哭，這在小孩是極平常的事情。只有在許多年以後的今日我想起這，我才明白她之所以成爲永久的玩偶，就是因爲這個脆弱的性格罷。

我們吃完飯，時候已經不早了，叔父叫僕人把我送回去。他說等一會，他就回家來。她現出了捨不得我的樣子，她把我送上轎。那時候她還在我耳邊溫柔地說着要我不要忘記她，要我時常到她這里去玩

的話，我都一一答應了。我又喚她做「媽媽」，而且我也表現出留戀的樣子。

回到家裏我就被那僕人拿來開玩笑，他告訴我叔父今晚上不會回來，而且叔父常常在那里睡覺的；但如今我不再覺得奇怪了，而且我也沒有洩露出一句我和她今天做的事情。

從此我就有一個母親了，是的；我常常驕傲地想着我也有一個母親了。我常常到她那里去，在她那里我得了許多糖果，許多愛撫，許多鼓勵，許多溫暖，回來我就不覺得生活的寂寞和單調了。我也不再嫉妬那個有着親媽的小斯了。

她使我知道許多事情，她又使我過了許多幸福的日子。我愛着她

的愛撫和照料，大約繼續有兩年多的時間。這兩年的生活對於我以後的發展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但是一個突然襲來的禍變就把她給我奪走了，這禍變就是叔父的死。

叔父一死，馬上就有許多親族出來料理他的喪事，處置他的遺產。我被他們監護着，管教着，沒有一點自由。那個僕人也被他們開除了。沒有人帶我到她那里去，即使有人帶我去，我也沒出去的自由。那時候我不過是一個十多歲的小孩子，我還沒有反抗的能力，我也不知道反抗。

直到如今，許多年代又過去了。我已經從家庭的羈絆中解放出

來，我有了相當的自由了。而且我已經長成一個強健的青年。我的第一個思想就是去尋找那個母親，找回她來和我一起過着從前那樣的幸福日子，讓我來回答她所給過我的那些溫暖。然而我從什麼地方去尋找她呢？不知道有許多次我走過她從前居住過的那一條街，我常常在那街上徘徊，但是那條街已經變成了寬廣的馬路，她從前住過的那一帶的公館也成了一排高大的洋房，那里正開設着熱鬧的洋貨店。

舊的生活被新的勢力掃蕩了。像她那樣的人在這時代顯然不會有生活的機會。但是她如今究竟怎樣了呢？她究竟跟着什麼人在生活呢？她究竟還活着，或是已經死亡？

這些問題並不是難回答的。我很知道像她那樣一生給人做玩偶的

有着脆弱的人格的人是不應該活到現在，而且沒有機會活到現在。但是對於一個曾經做過我的母親的人的消滅，我不能夠沒有一點憐惜和悲痛，而且一旦想到她的被不合理的制度折磨了一生的悲慘的命運，我又不能夠沒有一點憤怒和詛咒。

我知道她並不是唯一接受這命運的人，在她前面已經有過不少像她那樣的人，在她後面一定也會有不少像她那樣的人，因為不合理的制度是太殘酷了，而有着脆弱的人格的人又是太多了。

我憐憫那些有着脆弱的人格的人，我詛咒那個不合理的制度。

爲了這個我還要生活下去。

原书空白页

雷

—

一條靜寂的街道上有幾家荒涼的舊院子，有幾棵樹，街是窄小的石板道，從石板縫隙裏長出了青草。

沒有路燈，每家院子的門緊緊關閉着。時候快逼近中夜了，天色是黑暗的。街上沒有行人，除了風吹着樹葉抖動外，就沒有別的聲響。彷彿一切都睡去了。

突然黑暗裏起了一個低微的響聲，一家院子的門開了，從裏面射出一點燈光，一個人影閃了出來，接着又是一個，兩個，三個……

「敏，那草案你帶去了？」院子裏面的人低聲問。

叫做敏的那青年剛要跨出門限，便回頭匆忙地答應了一句：「帶走了。」於是他大步走出了舊院子。他的右手裏拿着一根火把，光不大，却也照亮了他的圓臉。兩隻眼睛是很明亮的，他是一個二十歲光景的人。

院子的門關閉了。十多個人被趕到荒涼的街上來。街上就起了皮鞋的聲音。都是沈重的，而且單調地在這靜夜裏響着，沒有回應。

火把被風一吹就爆炸似地燃起來，火花時時落在地上。黑暗的街

道在牠的微暗的光亮裏戰抖了。那些青年的脚步踏在那街心，永遠是沈重的。從一條街道轉到另一條街道，大家都不大說話，只聽着風吹動樹葉的聲音。兩三個人分成一組，每一組隔了十多步路的光景，後來進了一條較寬敞的街道，於是大家分散開了。

最後的一組有三個人，除了敏外還有一個瘦長的男子和一個中等身材的女郎。

「敏，你們爲什麼都不開口？」那女郎看見敏把快燃完的火把擲在地上，用腳踏滅了牠，却不說話，忍耐不住地問了這一句。她這時候噓了一口氣，似乎燈光給了她一點安慰。

「我們沒有話說，當然用不着開口！誰像你那樣多嘴？」瘦長的

男子接口說。他的態度是有些粗暴的。年紀也只有二十多歲，和那女郎差不多。

「德，我沒有和你說話，不許你插嘴！」女郎做了嗔怒的樣子對這叫做德的男子說。她掉過頭去看敏，敏在旁邊笑了，並且說：

「德的態度永遠是這樣地粗暴；我說這不行，以後應當改掉！」
「我有一個好比喻，德就像一個響雷，那來勢倒很兇猛，可是過一會兒什麼也沒有了。」女郎說着就撲嗤地笑起來。

「慧，你要當心！謹防有一天這個雷會打到你的頭上來，」德說這話態度是很正經的，他有些氣憤了。他這個人很容易被人激怒，他的朋友們知道這個就常常故意用話來激怒他。

「我不怕，看你的雷怎樣打到我的頭上來。你至多不過罵女人不革命罷了。」慧得意地回答說。聲音裏還帶着笑。

德不作聲了，氣憤地沈默着，用力把皮鞋在石板路上踏。他抬了頭望天空。天空是黑暗的，沒有星子；像一條海，但沒有波浪；平靜的，深沈的，沒有一點響雷的朕兆。他的心跳動得很厲害了。

「慧，你不要和德爭論，你們兩個遇在一起就免不了要吵架。大家讓德安靜一點，等一會到家他還有工作，我還要和他商量修改那草案，」敏和平地說。

「草案，你老是談着草案，敏，你和德一樣，你也以為世界上除了草案以外就沒有別的東西，你們都不像年青人，」慧激動地說，她

這時候臉色突然發紅了，但那兩個男人都不會注意到她。他們都在想自己的事情。

「你們女人的心理真奇怪，剛纔你不是也熱心地討論着草案嗎？……」敏說到這裏，就突然換了話題：「慧，我們送你回去？」因為這時候他們已經走到敏的家門口了。

「我不想回去了，現在這樣避那裏恐怕也沒有人給我開門，」慧突然轉過身望着敏說，聲音裏充滿了煩躁。她有些害怕回到那寂寞的家裏去。

「不回去……」敏現了爲難的樣子沈吟地說。「好，我們三個人擠一下罷。」

慧沒有異議。敏就去敲門，敲了好幾下，裏面纔起了應聲。三個人站在石階上等候着，大家都不說話。各人有自己的思想。

門開了，露出一個人臉，一盞煤油燈。「你們回來了。」從裏面傳出來一個青年的聲音，這聲音又有點兒像夢囈。

敏先走進去，慧跟着，輪到德時他却用堅決的聲音說：「我到學校去睡！」就掉轉身子要走。

「到學校去，這時候也不容易叫開門了。我們今晚還有事情，你不能走！」敏驚訝地看着德，說了這樣的挽留的話。

「我明天早晨再來。」德臉色變得更陰沈了。他不多說話就大步走了。他走得很快，就像害怕別人要追他回去。敏站在門口看他，他

馬上被黑暗吞食了進去，只有那沈重的皮鞋聲還送到敏的耳邊來。

敏帶了一個不愉快的感覺掩閉了門，轉身正看見慧的現着奇異的表情的臉龐，給那青年手裏的燈光照亮了。

他們進了房間，那青年問了幾句話，就把燈留給他們，自己去睡了。

敏和慧坐下來，沒有疲倦，只有激動。兩個人都不想睡覺。有什麼東西盤據着他們的頭腦。

「德的心裏真正有點奇怪，原說我們今晚就弄好那草案，他現在却到學校去睡了。」敏訴苦似地說，又像在對自己說話。

「大概是因為我在這裡住的緣故，」慧解釋了一句，她極力要表

現着鎮靜，但仍露出激動的樣子。

「大概是——」敏沈吟地應道，他開始在思索。

「他今晚故意走開，以後他就有話來嘲笑我們了，」說到「我們」兩個字她特別把聲音提高起來。

敏不答話，他茫然地望着那黯淡的煤油燈光，過了半晌，忽然站起來，走到桌子前面，用一隻手搔了搔頭髮努力說：「慧，我們現在來弄好草案，不必等候德，明天給他看一下就行了。」他從身邊摸出了一束紙件，放在桌上。

慧把兩條細眉微微一皺，默默地看着敏坐下來攤開紙件在那里低聲唸；敏就坐在她的對面，他完全俯下頭，似乎就害怕看她一眼。她

知道這情形，不說話却開始冷笑了一聲。

沒有動靜，敏抬了頭看她一眼，不說一個字又把頭埋下去了，他只顧去唸那紙件上面的文句，但聲音却有些兒顫動。

這寂靜把慧變得更激動了，她終於忍耐不住，開口叫出了一聲「敏」。敏似乎沒有聽見，她便又叫了一聲。

敏停止了工作抬了頭看她，他的眼光抖着，他知道她一定有什麼不尋常的話語要說給他聽。

「你把草案收拾起來罷，在這樣的夜裏，在這春天的夜裏，你爲什麼還拿草案來折磨你自己？」她激動地說，臉紅着，眼睛裏射出光亮。

「草案，那不是很重要的東西？明晚上開會時就要用牠！」敏彷彿知道她在向他挑戰了。而且他也明白自己的戰鬥力是薄弱的。他匆忙地用了上面的話來防衛他自己。

「草案，那是明晚的事情！你不覺得今晚和明晚的中間就隔着一個很大的界限嗎？也許我們明天上午就會離開這個世界。爲什麼我們今晚就不該想到別的事情，個人的事情？……敏……」她熱烈地，辯駁似地說着，那聲音裏含了不可抗拒的力量，當一個女人被激情鼓舞起來的時候，那是很可怕的。她的聲音後來變得柔軟了。她伸一隻手去搶了敏的紙件，揣在她的懷裏。

「慧，不要開玩笑，我們談正經話。把草案還給我！」敏受窘似

地站起來說。「我明白你的意思。那是不行的。我們不應該想到個人的事情。」

「然而你要知道我們女人不單是靠著草案生活的。你們可以整天價埋頭去弄什麼草案。我們不行，我們還需要別的東西，」慧強硬地辯駁說。

「但是蘇菲亞——」敏帶了困難地接下去，但他剛說了五個字，就被慧搶着說了：

「蘇菲亞，你們的理想就只有蘇菲亞！蘇菲亞不是也有她的熱利亞博夫嗎？誰個女人不需要人愛？」她很聰明，她看見她的話已經在他的臉上發生出什麼樣的影響了，她像一個勝利者似地繼續去追逼她

的敵人。

「無怪乎德要常常罵女人了。」敏帶了微笑說，他就用微笑來掩飾自己心裏的激動。「我們四周圍充滿了哭泣和呻吟，這時候你們還想到愛情上面去？這事情只有你們女人能夠做。」他口裏這樣說，心裏却並不完全這樣想。

「你又拾了德的話來說！其實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人生下來並不是完全爲了給與，也該有一些享受。我們既然有這本能，當然也有這權利。爲什麼我們就應該犧牲掉這個權利？人說革命家應該像一株枯樹，那是腐儒的話！」慧繼續說着，笑容籠罩了她的因激動而發紅的臉。

敏把慧呆呆地望了半晌，他的臉上的表情很快地變化着。他被種種的思想纏繞着，後來他纔下了一個決心，對她說：「你也許有理！我不和你辯論了。我現在也不向你交草案，我到上面明那里去睡。你好好地睡罷。有話明天再說。」他激動地說了上面的話，不敢再看慧一眼就匆忙地往外面走。

慧並不挽留他，她甚至也不站起來，她只冷笑地說了一句：「我知道你沒有這勇氣！」那神情有些鄙視他。

敏已經走出房門，聽見這話又回轉來。他的臉被一層薄霧籠罩着。他的眼睛就只看見她的給濃髮掩蓋了一半的白皙的圓臉。他站了半晌，好像有一種力量引着他，他一直走到她的面前，伸出了兩隻

手。

在他們兩個人的中間再沒有爭論了。激情像一根帶子把他們縛在一起；激情燃燒起來就像一股猛火，牠燒掉了周圍的一切，把黑暗也變成了光明。

夜色慢慢地淡了。

二

第二天下午敏帶了修正的草案給德看，在學校裏遇見了德。他看見敏，第一句話就是：「昨天晚上有什麼花樣？」

敏紅着臉，即刻找不出話來回答，過一會纔用別的話支開了。德

不注意到這事情，他却只顧說：

「爲什麼上午不來？我等了你好久。」

敏很容易地找出了解釋的話，他的眼睛裏還有慧的影子在跑。

兩個人就同着走進了德住的那個小房間。一張木板床，一張破桌子，一堆舊書，這就是房裏的重要陳設。

「今早晨慧什麼時候走的？」在討論草案的時候德忽然這樣問起來。

「八點鐘。」

「我不相信。」德表示懷疑地說。

「我用不着騙你！」敏正經地回答着。

過了一會德又把草案放下了，沈着臉對敏說：

「敏，你要當心！慧很厲害，不要上她的當。」

敏莊重地回答道：「我和她又沒有什麼關係，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那麼昨天晚上你爲什麼要走？」他的眼睛裏依舊有慧的影子在跑。

「昨天晚上你根本就不應該留她在你那里睡！」德說着臉上也露了笑容。

兩個人又繼續着討論那草案，這並不需要很長久的時間。但是慧來了，同來的有一個叫魚影的女學生。

「慧，我問你，今早晨什麼時候回家？」德一看見慧，就收起了草案發出這問話。

「十點鐘，」慧不加思索自然地說了出來，敏吃驚地看她，想阻止她，已經來不及了，他的臉上立刻發紅起來。

德默默地把臉一沈，就站起來往外面走，彷彿並沒有注意慧的答話。

「我們一來，你就走，什麼緣故？」慧帶笑地問他，她的臉上忽然帶了一點不自然的表情。

「我有事情，沒有閒功夫陪你們玩！」德粗魯地回答着就走了。

「但是影有話要和你說，她特別跑來看你，」慧趕出去喚着德說。這時候影也誇了門限出來。

德站住了，看見影就問：「什麼事？」

「你給我的書已經看完了。我還想再討幾本另外的。」影的態度就合於一個女孩子的謙遜。她的唇邊露着微笑。

「好，我明天託人給你送來……你都懂嗎？」他帶笑說。

「大意是懂得的，有不懂的地方她已經給我解釋了，」她說話時回頭去看了看慧。

「好，」他說了這一個簡單的字，點一下頭就轉身走了，很快地就進了另一個房間。

敏從房裏走出來，輕輕拍了一下慧的肩頭低聲說，「慧，我有話和你說。」於是兩個人就拋開影往外面走了。

過了一點鐘光景，德弄好了那草案走出來，經過他自己的房間，推

了門進去，看見影在裏面，就驚訝地說：「你還沒有走？一個人！他們到哪裡去了？」

「我在等你，」影膽怯似地回答說，「我有一點事情。」她的橢圓的臉龐上彷彿堆了幾片黑雲，一對眉毛緊緊地縈在一起，樣子顯得很可憐，和先前的不同了。

「什麼事情？」總的聲音變得溫和了。

「父親不許我讀書了，他要我回家去結婚，」她站起來用一種憂鬱的聲音說。「這樣看來，什麼都完結了。」她說着彷彿就要哭出來。

德一時找不出話來說。但是一種異樣的感覺在他的心裏生長了，

他自己也分辨不出來，是同情，是憐憫，還是別的。他有些受窘了。

「我實在不願意回家去，我不願意……」她還想接連地再說幾個不願意，但她被一個悲痛的感情壓倒了，她低下頭不讓他看見她的臉，却用力在咬自己的嘴唇皮。

「不回去，一定不回去！」德氣惱地說，他心裏很不快活。「苦惱是沒有終結的。我們太慢了！」他就在房裏大步走起來，這房間很小，就像囚籠一樣把他拘束住了。

「慧勸我反抗，但是我沒有能力，我又愛我母親……」影訴苦似地繼續說。她的聲音就像遊絲一般地軟弱。這時候她顯然是沒有了主見。

窗外在那天井裏學生們快樂地笑鬧着，那些清脆的聲音在春天的空氣裏飛跑，進了這小房間，就增加了德和影的苦惱。

德氣青了臉，氣紅了眼睛，他覺得好像這房間倒塌了，就全壓在他一個人的身上，壓得他不能夠動彈。他猛烈地抖動身子，捏緊一個拳頭放在桌上大聲說：「你一定不要回去！我們有辦法！」

影驚訝地抬起頭來看他，不知道他的主意究竟怎樣。過了半晌她纔畏怯地說：「慧叫我搬到她那里去，她勸我就不要住學校了。」

「這也是一個辦法，」德接口說，「總之我們一定幫助你！」

「但是母親……」影用親切的語調談起了母親。

「母親不要管她，她不久就會死了。你沒有理由爲了母親犧牲你

自己！」德堅決地說，那神情就像一個裁判官在宣告被告的死刑，被告却是那較前的一代人。

「我不能夠這樣想，也許我是太軟弱一點，」她謙遜地辯解說。「也許我的舊習慣很深。……不知道像我這樣的人，你們肯不肯要？我一點能力也沒有，我很想跟你們在一起做事。」她懇切地望着他。在她的臉上那愁雲漸漸地淡了。

「那你以後就應該強健起來。我們自然歡迎你。什麼人我們都歡迎的，」德有些高興了，他的臉上也有了笑容。

「好，你就決定搬到慧那里去。家裏的事情就不要管他。我們會找事情給你做。」他站起來預備走出去，影也只得走了。

「影，告訴你，我看見多一個青年反抗家庭，反抗社會，我總是高興的，」德粗聲說着，動了動他的長身子，就滿意地微笑了。

德把影送出去，一路上談了些鼓勵的話語。在學校門口廣場上大榕樹腳下，敏和慧站在那里談話，慧把身子靠在樹幹上，飄散的黑髮遮了她的半個臉，藍花格子的布衫掩着黑的短裙，兩隻健康色的手腕不時地動着。看見德，她遠遠地就送給他一個微笑，那兩隻亮眼睛就像鋼刀般鋒利。

「慧的確有些魔力！」德不覺這樣一想，就覺得慧的面影向着他壓下來。但馬上他把身子一抖，就像要抖落掉這個可怕影子。

敏在慧的旁邊徘徊，看見德，就大聲喚他。影本來走了，却又給

慧喚了回來。

「明晚上有一個學生的會，影，你一定參加罷，」慧在影的耳邊說。

一道紅霞上了影的面頰，在激動的感情裏她的眼睛看見了另一些奇異的景象。她答應了。

學校裏鐘聲響着，最後的一堂課完畢了。接着一羣青年的學生從裏面跑出來。

三

263
一個傍晚影跟了慧去參加那學生的會。慧不告訴她會場在什麼地

方，她只是默默地跟着瑟走。她的心情很奇怪，她平常很少是這樣。這是緊張，是高揚，她自己找不出話來形容。

她們穿過一條巷子，又走過一條長街，走的總些些不平坦的石板路，路旁偶而有幾家舊的小院。有幾處，路旁就長了深的青草。剛下過雨，石板有些滑，空氣却很新鮮，而且有草香，有樹香。從院子裏伸出來的荔枝樹在開花了。

沒有月亮，有幾顆星，天色却是很亮的。街道很寂靜，她們所走的都是些僻街，這時候差不多就沒有人經過。只偶而有一隻狗跑在她們的後面叫起來。影的心因了胆怯而厲害地跳動了。瑟却沒有一點怕懼。她那鎮靜安詳的態度使得影禁不住要佩服她的胆量。

最後在一個舊院子門前她們停住了。那兩扇矮小的門關住了裏面的一切，在影的眼裏看來這院子和別的並沒有兩樣。但慧輕輕在那門上敲了兩下，門馬上就開了。從裏面露出一個孩子的臉。

「慧，是你！」那孩子對着慧笑了笑，又用天真的眼睛把影打量了一下。影看見他的天真的面孔就很覺得奇怪，他年紀很青，至多也不過十五六歲。

「這是影，就是我說過的那個，」慧對那孩子這樣解釋過，就帶了影往裏面走了。

「他這樣年青，就到你們這裏面來？」影一面走一面低聲問慧。

「他還不算是最小的，他已經有十九歲了，」慧不在意地說。她

一面又要回答別的青年的招呼。

她們走完了天井，就進了一個小廊，那裏面有一個樓梯引了她們到樓上去。

樓上兩個房間裏面都有不少的人。前面一個房間接連着露台，房間不大，只有些少的舊傢具，好些人就坐在地上。德已經來了。影看見他站在露台上和兩個學生談話。

人家叫影坐在那張木板床上，坐在她的旁邊的還有兩個女學生，慙到露台上去了。房間裏好幾組人在低聲談話。接着又來了幾個人，夜也跟着來了。

「明，再沒有人來罷，」德在露台上而轉過身子問那個站在門上

的方臉學生道。並不等明回答他，就繼續說：「不等人來，我們就開會罷。」

「好，人來齊了，」明回答說。接着房間裏起了小的騷動後，後面房裏和露台上的人都擁擠到前面房間裏來。除了五六個人外，大家都盤腳坐在地上。門關閉起來。桌上一盞舊煤油燈的微光黯淡地在一些人的臉上塗了一層黃色。衆人沈靜着，三四個人用窒息的聲音咳嗽。在片刻的寧靜之後明的聲音響起來了。

明說明白了開會的本意，就讓德來說話。德坐在桌子前面，背着燈光，人看不清楚他的臉，但他的話語是不會被人遺漏的。他從開始說到結尾，中間就沒有停頓過。熱情鼓舞着他，又使他鼓舞着別的

人。他陳說着，在目前的环境裏青年團體應該如何加緊地工作。他的論據在那些學生的耳朵聽來是異常雄辯的。每個青年的心都爲他的話而戰抖了。

影在這環境裏是生疏的。但德的話把她吸引住了。這些時候她就沒有把眼睛離開過德。德的臉就像一個鷹臉似地壓迫着她的眼睛。她被兩種思想磨折着：時而，不要再說了；時而，繼續說下去罷。他的話被她完全聽進了耳裏，而且經過了仔細的咀嚼。好些話使她很難堪，但她又禁不住在心裏說：「你是有理由的！你是有理由的！」在她的謙遜的女孩的心裏，她把德過分地看重了。

街上簡直沒有一點聲音。夜從窗外窺進來。房間裏空氣很沈悶，

又有好些人在低聲咳嗽，但德的話語依舊沒有阻礙地流下去，像一股水流。水流進了影的心裏把她的畏怯全洗了。「他有好些話都是指着我說的，他在指摘我的錯誤，」當她聽見德說到對於舊勢力應該堅持着不妥協的態度時她忍不住激動地這樣想了。

水終於流盡了。德閉了嘴讓另一個青年起來說話。接着第三個人又說，就這樣繼續着。這全是些工作報告和以後的工作計劃。影覺得自己不能夠全懂。但她也努力聽了。她很希怪，好幾個年紀很青的學生居然是那麼勇敢，她平時也偶爾遇見過他們，她決不會猜想到。還有她旁邊坐的那個相貌醜陋的女學生也說了許多使人激動的話。所以當她被介紹到那些同伴中間時，她不自覺地紅了臉。別人接連問了

她幾句話，她一時幾乎回答不出來。

後來會開完了。門打開，人陸續散去。學生們赤腳走下樓梯，每個青年的臉上都帶了嚴肅的表情，不說話，好像奉了一個重大使命離開這裡。

影跟着慧走了。她們走得不很快。一會兒德就從後面趕了來。他走在她們前面，和一個學生談話。

沒有人預備火把。灰白色的天空給這一行人指着路。影一面和慧說話，一面却在注意德的背影。德的瘦長的影子像一隻鷹盤旋在她的頭上，那大的翅膀給她遮住了眼前的一切。

四

回到家裏。慧和影進了房間。慧燃了桌上的煤油燈，看錶已經是十二點鐘了。

「今晚的印象怎樣？」慧這樣問影。

「我只有感動。我不配說別的話。」影說這話時還感到心的跳動。

「你覺得德怎樣？」慧在床沿上坐下來，露了一個笑臉。忽然發出這問話。兩隻亮眼睛銳敏地望着影。

「德——」影剛說出了一個字，就閉了嘴，她的臉給慧看得發紅

了。她低下頭過了半晌纔抬起頭，不自然地問道：「你問這話是什麼意思？」

「看你就這樣害羞了！」慧狡猾地笑起來。她把身子倒下去，斜臥在床上，過後又站起來，走到影的身邊，把一隻手搭在影的肩上微笑說：「大家都說德很討厭女人。但是他却有些地方使女人禁不住愛他！」

影驚訝地回過臉看慧，這兩個女人的眼光成了兩根平行線。於是影的眼光往下面移動。她的臉漸漸陰沈起來。她不回答慧的話。

「影，我的話不會傷害你，你爲什麼忽然又不快活了？」慧就把半個身子靠在影的身上，在她的耳邊體貼似地說。

「我在想我自己的事情，和你的話沒有關係。」影開始辯解着。

「我的身世是很苦的。……父親嚴厲，待我沒有一點感情，母親多病又瞎了眼睛。我過去就很少有過歡樂的事情……」影的聲音抖動着，好像一滴一滴的眼淚就從那裏面流下來。那臉上的表情是悽慘的。

「爲什麼要談過去的事情，現在的情形不同了，你已經走進新的路了，」慧緊緊偎着影溫柔地安慰說，就像把影當作她的妹妹。

「慧，你是幸運的，你的環境好，你有勇氣，你已經站立起來了。我却怕我沒有這勇氣。我現在還不知道能不能夠脫離苦海？」影的苦惱的聲音深深地打動了慧的心。影把雙手蒙住眼睛，似乎怕見那燈光一般。

慧把臉緊緊靠着影的臉，用溫柔的聲音，差不多要咬着了影的耳朵地說：「影，不要傷心。現在社會裏我們女人的生活的確太苦了。但是我們要爭回我們的幸福來。你就忘記了今晚看見的碧和平？她們的過去環境都是很壞的，並不比你好。碧從小就死了父母。但是現在她們都是學生團體裏面的活動分子了。」

影聽清楚了慧的話。她記得碧和平，碧就是那個時常發言的醜陋的女學生，有小的眼睛和高的顴骨，她的熱烈而富於條理的說話，使許多人表示贊同。平相貌還端正，不大說話，在場的人似乎都很敬重她。她就是那房屋的主人，是她和另一個男同伴用了夫妻的名義把那房屋租下來的。慧告訴過她，平曾經爲團體做了好幾件事情。她們今

晚和她也談過幾句話。她們的年紀並不比她的大，爲什麼她就和她們差了這麼遠？

「我希望我能夠做到她們那樣，」影掙扎了許久纔努力說出了這一句話。這時候她彷彿看見那隻大鷹的黑影向着她的頭壓下來，但慢慢地鷹又飛走了。

「影，快樂起來。我的生活裏是需要快樂的。爲了那個大事業我們會犧牲掉一切，甚至明天的太陽和空氣。所以我們有空時間，就應該把牠快樂地度過。我是需要快樂的。」

影覺得她的身子在瑟的緊抱中發熱了，瑟的小嘴唇就吐熱氣在她的臉上。她覺得那悲哀在她的肚裏堆積起來，要到了她的喉管，但忽

然間全都消去了。她就伸出手來回答瑟的擁抱。

五

團體裏工作一天天地緊張起來了。德好幾夜就沒有睡夠覺。

星期日下午學校裏很靜寂，學生們都回家或出外去了。沒有人來攪擾德，讓他安靜地躺在木板床上。溫暖的春天的空氣很容易叫人感到疲倦。很快地德就拋擲了手裏拿的一本書，閉着眼睛沈沈地睡去了。

他從來不做夢，一閉上眼睛就失了知覺，直到第二次睜開眼睛。但這一天他却有些糊塗起來了。他覺得一塊熱的東西壓在他的臉上，

一股熱氣直往他的口裏噴，使他的身子變得更軟了。但他還在努力掙扎。他想，這一定是夢。於是他微微睜開了眼睛。一個女性的面龐貼在他的臉上。那熱的嘴唇就緊緊壓着他的嘴。一股香氣刺進了他的鼻端。他吃了一驚，就睜大了眼睛，想站起來，努力說：『是你？』然而那個柔軟的身子又壓倒在他的臉上。那熱氣使他的頭腦昏亂了。他屈服似地伸了兩隻手來抱着她。

這陶醉使德忘了自己。但過一會兒他又慢慢地清醒起來了。慧的戰勝者似的笑臉刺着他的眼睛。他忽然生起氣來，就推開慧在一邊，自己從床上起來，一個人煩躁地在房裏大步踱着。但房間太小了，拘束了他的脚步。

「慧。你這小鬼！你爲什麼跑到這里來？」他恨恨地對着慧說，慧坐在床沿上，帶了狡猾的笑臉看他。

「我要來看看你這個雷究竟怎樣厲害！」慧看見德的懊惱的樣子更加感到了勝利的得意。

「我說你們女人都不行，你們都是自私自利的。你們都該挨雷打，」德掙扎紅了臉罵起來。

「可惜你這個雷只是空心雷，沒有一個女人會怕你！」慧冷笑說。「現在你的最後防線被我攻破了。哈哈！」

「攻破了，對你又有什麼好處？」

「我就討厭你們這般公式主義者！開口閉口總是說女人不行，說

戀愛是革命的仇敵。現在你該明白了你的弱點罷，哈哈！」慧帶着笑站起來，兩隻眼睛半輕蔑半引誘地望着他。

德沒有話說，就垂下了頭。

「可憐影還把你當作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聖人！」慧進逼似地譏笑說。

「好，我給你一個滿足罷，」德忽然粗聲說了這一句，就撲過去，一把抱住了慧的細腰，瘋似地把吻像陣雨般地落在慧的臉上，唇上。他的擁抱是那麼緊，使得慧就軟弱下來了。慧從來沒有這樣軟弱過。

這樣過了好一會德就放鬆了手，捧着慧的身子粗暴地把她往床上

一推，讓她倒在床裏，就像拋擲了一件用舊了的東西。然後他半瘋狂地笑起來，接連說：

「你害了敏，還要來害我。我不怕，你記住我是一個雷，一個雷。」

「敏，我爲什麼害他？那是兩人同意的事情。而且現在也完結了。」慧坐在床沿上撫着她的疼痛的身子。那勝利者的驕傲已經完全喪失了。淚珠從她的眼眶裏流下來，但這並不是爲了悲哀。

兩對眼睛對望着，眼光成了兩根平行線。看那臉部的表情，他們就像兩隻鬥獸，等着機會互相來吞食。

時間在沈默中過去了。還是慧讓步先開口說話：

「德，讓我們現在來講和罷。我們爲什麼定要裝得像這般地互相憎恨，這對於事情有什麼好處？」

「但是——」德掙扎似地說，他把眼光掉開不看她。「我們的事業已經好幾次給你們女人的愛情破壞了。你現在又來……你把敏和別的人都抓在手裏玩弄着。但我不是敏那樣的人。」他努力在記憶裏找尋女人的壞處，尤其是懸的罪狀，想拿這些來做自衛的武器。

「那不是我們女人的錯，大家都應該負點責任，」慧溫和地辯解說。「自然給我們一種本能，一種欲求，我們就有權利來使牠滿足。高德曼在她的自傳裏就沒有一點隱諱地敘述了她的許多次的戀愛。我的見解和行爲和她的並沒有不同處。」

高德曼是德崇拜的一個女革命家，她的兩大冊的自傳德已經讀過了。那裏面甚至有這樣的事實：在年青時候，她曾有一次爲了事業到街頭去拉客人。慧真聰明。她知道德的弱點。她一提高德曼，德就無話可說了。的確他再找不出話來駁倒慧。

她的一切行爲都是有理由的。她究竟是一個勇敢的女同志。那可愛的圓臉，堆在右邊臉頰上的飄散的黑髮，光亮的眼睛，大的嘴唇，健康色的手腕，這一切都是值得使每個青年男子心醉的，現在她自願地全都給他。他也是一個年青人。他不能夠再固執地拒絕了。

六

晚上在一個集會裏德遇見了敏，德幾次在談話的時候紅了臉。後來關於某一個問題敏又和德吵架似地爭論起來。德很疑心是敏故意向他挑戰。

開過會，德最先走出來，敏却在後面喚着：

「德，等我一下，我有話對你說。」那態度是很懇切的。

德想敏一定是和他談論關於慧的事情。他有些不願意聽敏說這件事。但他也答應了。

兩個人走在寂靜的街上，敏用手電筒照着路。德和敏離得很近，他看不見敏的面孔，但聽見敏的急促的呼吸。

「德，你爲什麼這幾天不到我這里來睡？」敏用了窒息的聲音

問。

「我沒有空，」德短短地，冷冷地回答着。

「這是假話，我知道這是假話！」敏戰抖地辯駁說。「你不來，是你不高興我，爲了慧。」德聽見他的話就彷彿看見他的心的跳動。

「你知道，就不用說了。」德只怕敏再說到慧的事情，他想用這一句話來堵塞他的嘴。

「德，我告訴你，我現在向你說真話。我不能夠再瞞你。我和慧已經發生了關係。」敏說這些話，聲音抖得更厲害，感情激動着他，他似乎要把心都吐出來給德看。

德有些受窘了。他想不到敏會拿這樣的態度對待他。自然敏不知

道他和慧的事情。但他能夠永遠瞞住敏嗎？他找不出適當的話來說，他第一次感到躊躇了。

「這也許是不對的，你們大家在努力工作，我却把時間浪費在個人的享樂上面，我覺得很抱歉，彷彿你們大家都因此看輕了我，」敏懇切地甚至帶了懊惱的調子說。

德被敏的態度感動了。他覺得應該安慰敏。但馬上另一種思想又制服了他。他想敏也許是在故意試探他，敏也許已經知道了他和慧的事情。那麼他的話就沒有一點用處了。他不能說別的話，只接連說了幾個「不」字，這只是在分辨說他們並不看輕他。

「這幾天慧又和我冷淡起來，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我的心早被

她拿去了。離開她是彷彿就不能夠生活下去。……她一定是愛上了別人，他也許是拿我來開玩笑……但是我離了她，就不能夠生活下去。

「德，幫忙我罷。」敏的聲音一直抖下去，和風吹動樹葉的聲音伴奏着，不遠處有兩隻狗叫起來。黑暗包圍着這沈睡了的道路。只有手電筒放出來一圈微光照亮了兩人的脚步。在這沙漠般的寂寞的背景裏這個被愛情所苦惱着的男子顯得更可憐了。

「敏，這是什麼樣的一個觀念！你會說出這種話！你這蠢人！你自己難道就不會害羞？」德被許多瑣碎的思想糾纏着，正在解不開，聽見敏的最後一段話，就帶着氣惱努力從那網中掙扎出來。他開始責備着敏，但話裏面沒有恨，只有關心。「這全是幼稚的行動，我不能

給你幫忙。」

「你不能夠了解我的心。你完全不懂得。」敏聽見那些他所不會料想到的德的答語就搖着頭感嘆地這樣說。然後他又用他的戰抖的手一把抓住了德的手腕，不住地搖撼着。「德，你去把慧給我找來，你去，你一定去！」

「敏，不要裝傻。你再是這樣，我就不和你一道走了，」德變得煩躁起來，他不能夠再忍耐地靜聽敏的話語。慧的臉在黑暗裏現出來，口裏說：「我和敏的事情現在完結了。」他應不應該把這個消息告訴敏？把他和慧的事情告訴敏？這思想像苦刑一般磨折着他。

「德，你一定去，你去告訴她……我的心跳得這麼厲害……要她

來……我需要她，」敏半瘋狂地哀求說。那隻手依舊緊緊地抓住德的手腕。

「你這傻子！明天見！」德起初不答話，後來忽然被一個狂暴的思想佔有了。他猛然把身子一抖，摔開敏的那隻手，短短地唸出了這幾個字，就向着黑暗裏大步走了，拋了敏在後面。

敏跟着趕上去，德便加快了脚步。在一條三叉路口，敏看看要追上德了，却被一隻手攔腰擋住。

「往那里走？」一個兵士站在他的身邊嚴厲地問道。

「回家去，××街。」敏用了電筒去照那兵士的臉，一個黃瘦的三角臉。

「電筒拿過來！」那兵士更嚴厲地命令道。

「不拿給你！這是我的東西！」

「拿過來！」兵士堅執地命令道。

「我不拿，你沒有權利命令我！」敏昂然地反抗說。

「你不害怕？」那兵士就把盒子砲抵住他的胸膛。

「好，拿給你！」敏知道再反抗也沒有用處，就把電筒交給了兵

士，轉身要走開。

「不行！不准走！」兵士接過電筒就大聲叫起來，拿了電筒去照

敏的臉。

「電筒交給你，還不能走嗎？」敏裝出一個平靜的聲音問，但顯

動是掩飾不住的。

「不行，還要檢查！」

一個恐怖的感覺壓倒了敏，他知道身邊有些文件是不能夠給那兵士發見的。他在想逃避的方法。

兵士看見敏不說話，就動手來檢查，敏預備着抵抗。恰恰在這時候一個雷響了，打在兵士的頭上。兵士把身子一側，在他的身後就出現了一個瘦身的黑影。

「德，你！……」敏快活地叫起來。

「敏，你回去。讓我來對付這東西！我的身體比你的好！」德的粗暴的聲音把靜寂的黑夜攪亂了。同時他在奪兵士的盒子砲。敏在後

面拖住那兵士的手。

「敬，你走！你的身邊的文件要緊！」德又一次命令地叫起來。
於是一個劇烈的鬥爭就接着發生了。

七

第二天城裏就轟傳着一件重大的事情：一個外省青年人打死了一個兵士，奪走了盒子砲，却又給別的幾個兵士抓住當夜槍斃了。

青年的屍首陳列在一個舊院子的門前，那院子沒人居住，是一所著名的兇宅。據說那青年就是在那裏被槍殺的。

許多人圍着屍首看。看清楚了的就滿足地走開了，讓沒有看見的

人擠進來。兵士們守着屍體，想借這個做線索來捕捉死者的同黨，但等了一個整天都沒有得到點線索。於是他們就把屍首掩埋了。死者是什麼樣的人，有什麼樣的名字，他們却始終不知道。

事實上德的好些朋友都到場來看過。慧和影就去過好幾次，每次都是流着眼淚離開的，但那些愚蠢的兵士却完全不會注意到。

最後一次她們回到家裏，影忍耐不住就倒在床上把臉伏在枕上哭起來。

慧沒有哭，她在房間裏踱着。影的哭聲把房裏的空氣也弄得變成悲哀的了。沈默很使人難受。那哭聲漸漸地刺痛了慧的心。慧就坐到床沿上去，撫着影的起伏的肩頭勸慰說：

「影，不要哭了。你不聽見德說過，德是爲什麼死的嗎？那是很光榮的事情。你用不着爲他傷心！」

「但是德不會活轉來了，」影抽咽地說。

「我們還有別的人呢！死了一個德，會有許多新的德來繼續他的工作。這不算是什麼大損失！」慧說這話自己也知道是很勉強，她極力抑制住她的聲音，不要使那裏面帶一點感情。

「這不是損失？」影像小女孩似地哭着分辯道。「你不知道，你不愛他，你一點也不關心他，你不知道他的好處！」

慧又被這幾句話擾亂了心，就猛然地站起來。她的眼前彷彿現了德的鷹一般的面龐。那兩隻光一般的眼睛，那一對鐵一般的手腕，那

一顆炭一般的心，現在都消滅了。她還說這不是一個損失！她不能夠這樣地欺騙她自己。

「現在他死了，我可以告訴你一句話：我愛他。……我愛他，可是他至死還不知道。我把他當作我的一盞明燈，現在這燈却給暴風雨吹滅了！……他的樣子那樣慘，我們却只敢躲在人叢裏偷偷淌點眼淚，」影抽泣地說完了這些話，又傷心地哭起來。

慧站在房子中央，呆呆地望着壁上掛的高德曼的放大照像，想從那女革命家的剛毅果決的面容上得到一點鼓舞來抵抗影的哭訴。她努力去想別的更遠的事情，但沒有用，她終於自語似地說了下面的話：

「德，我不是常說我們的生命是不會久長的嗎？……現在我們永

遠和解了。你的雷不會打到我的頭上來。你的雷，那的確是一個響

雷呵！」

說到最後，她覺得聲音有些澀了。突然那感情在她的身體內滿溢起來，就像要往外面奔放似的，她忍耐不住，就急急走到床前，俯倒在影的身上，把嘴放在影耳邊低低地說：

「影，我的悲哀也是很大的。我也愛他，我很久就愛上了他。」

法國大革命的故事

在法國大革命的當時有一個拉司德里 (Lasterie) 說過這樣的話：『這是多麼美麗呵！我要走遍法國飽賞這美景……真的，這的確是非常壯美的。』

我自己生得太遲了。

有一天我也曾走到了巴斯底廣場上，就是在巴黎民衆搗毀巴斯底的紀念日：七月十四。然而那個代表多年的壓迫與不義的建築是沒有了。一個聳入雲端的自由女神像代替了牠。那一天是個節日。男女

的市民狂歡地在廣場上圍着跳舞。

一陣熱氣溫暖了我的心，我感動得幾乎要流下淚來。我在思索百餘年以前的事。我想如果壓抑下激情讓歷史來說話，那麼牠的第一句話一定是『人民終於會勝利的！』罷。

這一百多年並不是白白過去的。

現在是應該由歷史來說話了。

法國大革命乃是英雄的行爲之表現，但這個英雄不是米拉波，不是丹東，不是馬拉，不是羅伯斯比爾；這個英雄乃是民衆。這一點許多最好的法國革命史家如米涅 (Mignet)，如米席勒 (Michlet)，如阿拉 (Aulard)，甚至如日納 (Taine) 以及『英雄崇拜』的加萊爾

(Carlyle)都認識的，更不消說起克魯泡特金的傑作法國大革命了。不錯，從革命史的第一頁翻到末一頁，我們都只看見一個英雄在活動，這就是法國民衆。搗毀巴斯底獄的是他；打倒封建制度的是他；送路易十六上斷頭臺的是他；抵抗外國軍隊侵略以保衛法國的也是他。

至於幾個革命領袖，在思想方面他們是極其膽小的。米拉波後來背叛民衆盡忠王室的事實已經是明顯的了。丹東雖然高叫『大膽，大膽，永遠大膽！』可是他對於經濟問題卻無半點魄力。會殺人的『正人君子』羅伯斯比爾當巴黎民衆饑餓的時候卻死命要雅各賓黨討論他個人關於英國憲法的意見。就是那個曾經要求過五十萬個貴族頭顯的馬拉（註一）也不敢代法國農民叫出佔有土地的口號來。而且在法蘭西

王國快要顛覆的時候，丹東這般人還不敢有去掉國王的念頭，一直到王族勾結外兵的事實顯明，外兵已經壓迫法境，民衆要起來自己防衛時，他們才敢想到法國沒有那個戴王冠的怪物也是可以存在的。他們這般人總是走在民衆的後頭。

（註一）其實馬拉是很仁慈的，他曾救過許多人命。他的姊姊說過：「如果我的兄弟還在，丹東，德木南等都不會上斷頭機的！」

我們知道法國大革命並不是從攻陷巴士底獄的時候起，但革命的爆發卻可以說是始於此時。一個大城市的民衆居然集合起來與有組織的權力對抗，搗毀了那個代表着多年來的不義的大本營，使里安古爾公爵不得不認爲「是一個革命」，給全世界開了一個新紀元。然而爲

什麼民衆要搗毀巴斯底獄呢？事前有什麼準備嗎？不，這全是民衆的自發的運動。羅曼羅蘭的名劇七月十四很簡潔把這一點表現出來：

「馬拉 你要的是什麼呢？」

尤麗（九歲多的女孩）……自由。

馬拉 拿來做什麼？

尤麗 拿槍來給人。

馬拉 給誰？

尤麗 給那些監禁着的不幸的人。

馬拉 在什麼地方？

尤麗 那邊，在那個大監獄裏。他們永遠是孤寂的，人家都把他們忘掉了。

馬拉 小姑娘，讓你從什麼地方知道的？

尤麗 我知道。……人家告訴過我。……我夜裏常常想到這個。……

尤麗 （停了片刻，便熱烈地握着馬拉的手）我們去解救他們，是不是？

馬拉 怎樣去呢？

尤麗 只有大家一道去才行。……」

七月十四的事件鼓舞了民衆的熱誠，點燃了革命的炬火，在經過了那事件，表現了自己的力量之後，民衆當然不肯再低着頭去做奴隸了。這時候政府方面縱然讓步也沒有用了。革命不會去管牠們，而依舊走牠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發展之路徑。米涅的話是不錯的。加以

當時國王之昏庸，皇后之背叛，宮庭之荒淫，貴族之專橫，民生之困苦，這一切好比在火上加油。

在鄉間，在外省，農民起來自己動手了。許多貴族的府第和寺院都被焚燒，凡保證封建權利的文書契約之類多被燒毀，凡為農民所最痛恨的人皆被殘殺了。農民的暴動始於東部，而蔓延及南部而北部而中部，大有普遍全國之勢。實際上農民已經把封建權利取消了，而國民議會爲了消弭這危機才在事後來討論這個。在一夜的會議裏就決定把封建權利廢除了。這是有名的八月四日。

然而宮庭的陰謀還是層出不窮，民衆的困苦（尤其是缺乏食糧）逐日增加。人權宣言由國民議會的憲法委員會草成通過後，國王又不

肯批准。民衆已經憤恨到極點了，這時候消息傳來，禁衛軍軍官於十月一日大宴佛蘭旅，兩日後又有同樣的宴會，國王皇后等都在場。全巴黎饑餓着，而皇族卻大開筵筵，並且做出種種背叛國民的表示，這消息當然足以使巴黎民衆（尤其是婦女）向凡爾塞進發了。這就是十月五、六日的事。國王是被民衆帶回巴黎了。

起初一般人以為國王回到巴黎，首都的饑荒便會消滅，但不久事實證明出來這是夢想。民衆的憤怒因此也無法平下去。市政府與國民議會對於饑寒交迫的失業工人的行動反加以仇視，這樣更引起工人的反感。巴黎當時好像一座雪裏的火山，宮庭方面正好利用這時機來從事陰謀詭計，路易十六受了左右的誘惑居然幹了一件傻事。於是六月

二十日半夜的逃亡發生了。宮庭方面的原意是把國王弄出巴黎再逃往外國，然後率領亡命外國的貴族軍隊與德朗軍隊來剿滅革命。王室是在半夜化裝潛逃的，但剛到了發特就被人發覺而押送回巴黎，「在這晚上王權就在法國破滅了。從這晚上起人民便自己上了舞臺而把政客們推到背後去了。」一個歷史家的這樣的話是不錯的。逃亡以後的路易十六在人民的眼裏看來不再是國王而是國民的仇敵了。說路易十六自掘其墳墓，也不為過。

在這種騷亂中國民議會完成了牠的制憲的工作而解散了，於是立法議會又於同年十月一日成立。路易十六會於九月十四日在中產階級的歡呼聲中在國民議會裏宣誓忠於憲法，但同日他就背叛了牠。這時

候反動已經大佔上風，像丹東那樣的人竟不得不暫時亡命英國，而馬拉等也只得隱藏起來。自七月十七日大校場的屠殺（這由拉法夷脫將軍負責）之後，要自稱為共和黨也是危險的事了。

然而民衆是不肯就此罷休的。他們要鼓勵立法議會來行動。立法議會通過了懲罰亡命不歸的貴族與拒絕宣誓的教士之法令以與君主挑戰。這兩條議案乃是根據當時時勢的需要而來的，而君主均毫無理由地否決了。他滿心希望着亡命的貴族軍隊會勾結外兵攻入法國進佔巴黎，使他恢復專制的權力。

固然君主使用否決權是合於憲法，但這種舉動只暴露憲法的缺點而增加人民的憤慨。路易十六後來雖委派吉隆特黨人（註二）組織內閣

以討好立法議會，但不久他又罷免了他們，仍處處行使他的否決權，結果遂引起一七九二年五月二十日巴黎民衆示威運動。民衆攻進了推勒里王宮，不過並沒有得着什麼實際的效果。路易十六的聰明竟使羣衆滿意地解散回家。

(註二) 吉隆特黨是法國革命黨人中的溫和派，是穩健的共和主義者。南部議員大都

隸屬此派，以南部的吉隆特省 (Gironde) 得名。此派反對九月屠殺，不願執行

路易十六的死刑。後失勢，主要的黨人皆身死斷頭臺上。著名的羅蘭夫人便是該

黨的一個領袖。有人稱吉隆特黨人爲聯合主義者，其實吉隆特黨的聯合主義不過

是拿反動的外省來反對革命的首都而已。他們並非真正的聯合主義者。

然而時勢又逼迫民衆起來行動。在外國強兵壓境，國內王室陰謀

背叛之下，革命是危在旦夕。人民怕回到舊的專制政治下面，農民怕封建權利重行恢復。這其間布龍士威克公爵的宣言發表了。他以毀滅巴黎取消憲法來威嚇法國人民。法國民衆是不得不起來行動了。「向宮庭進攻！」現在巴黎民衆只有這一條出路了。得了馬賽同胞的援助，巴黎民衆便在八月九日到十日的那個深夜開始暴動，向推勒里王宮進發。君主怕被民衆所傷，便帶了皇族逃避到立法議會去而讓瑞士禁衛軍來保衛王宮。一場衝突的結果，瑞士人幾乎全軍覆沒於民衆的攻擊之下。推勒里王宮便被民衆佔領了。而皇族從此就做了人民的俘虜。法國如今是沒有國王了。這結果便是丹東，羅伯斯比爾這般人也不會夢想到，而且他們在事前也沒有什麼預備，所以無怪乎路易布郎

要問「平日的那般領袖在什麼地方，幹些什麼事情？」

統治法國的大權便落在立法議會的手中。牠組織了一個新政府，開員中除了幾個吉隆特黨人外，尚有當時巴黎的寵兒丹東做司法總長。丹東因為有革命的民衆做他的後盾，便在新政府裏占了個優越的位置，而可以支配其他的開員。

然而這時候我們不要忘記實際上指導革命運動的並不是什麼黨派，乃是巴黎公社。公社是民衆自己的組織，在民衆搗毀巴士底獄之後在各處漸次組織起來的，而且是依據聯合主義的原理組織起來的。八月十日的事便是由巴黎公社發動的。當時由每一區選派委員三人來「救護國家」，組織公社總議會以進行鬭爭，這些委員都是無名

的人，「極端派」埃伯爾自然在裏面。然而馬拉，丹東的名字最初卻沒有。

巴黎公社的權力與立法議會的權力同時發展，在以後兩年間牠總是盡力在防衛民衆的利益，一直到被專政縱殺爲止。

這時候被監禁在大廟中的國王及其家族依然是被外國軍隊和皇黨利用作號召的工具，外國軍隊是一天天逼近巴黎，而皇后仍陰謀背叛民衆，勾結外援。推勒里王宮外的民衆之血未乾，而內憂外患頻來，民衆的復仇心便到了不能抑下的地步，不得不找個出路了。事實上在九月五日到六日之間，皇黨真正在盼望八萬普魯士軍隊就要攻進巴黎城裏來。

革命是應該防衛的，然而要是內部有皇族有叛徒響應外敵，那麼單是赴前線去作戰又有什麼用呢？革命看看就要滅亡了，但民衆似乎不能夠生存在革命滅亡之後。在這種激動的心境中他們不得不使用一種非常手段。於是九月屠殺便發生了。公社總議會對於各區的通告說：「……我們到前線去殺敵，卻不願意把那般將要殺戮我們妻兒的強盜留在後面。」

巴黎民衆的九月暴動乃是自發的；而同時宮庭方面已經籌畫好了復辟的陰謀。時勢的需要強迫各區，各區強迫公社，公社再強迫丹東（他是司法總長）下令搜索全巴黎，沒收皇黨與教士家中私藏的軍火，逮捕通敵有據的人。立法議會雖然還暗中保護皇族，（這件事後

來是證明出了的，但也不得不屈服。這次搜索發生於八月二十九日深夜。結果搜出了兩千多支槍，逮捕了三千個人。第二天公社又下令逮捕了更多的人。這些人都囚在監獄裏，本也要經過正式的審判的，然而情勢變了。

巴黎民衆響應公社的要求武裝起來，在短時期內公社不顧一切困難居然每天送二千志願兵到前線去。而這時候立法議會卻在八月三十日下令公社總議會馬上解散，重行選舉。公社自然實行抗令，因此民衆的憤怒日增。

九月一日敵人的陰謀發露了。說是當布龍士威克公爵在前線和法軍軍隊作戰時，普魯士王使直向巴黎進發。一旦佔領了巴黎，則將所

有同情革命的人全行屠殺；如果不能佔領巴黎，則縱火焚毀該城。而且在外省已經有人響應這陰謀了。同日內務總長又發令說，皇黨陰謀妨害食料之自由分布。里昂等處已經受害了。

於是在夜裏巴黎公社下令敲擊警鐘，鳴放警砲，召集正要睡覺的人民當夜齊集在大校場，以便第二日早點出發。

同時「衝進監獄」的呼聲響遍了全巴黎，民衆自己聚集在各大監獄附近。九月二日下午阿巴耶監獄的屠殺開始，又繼之以加爾門等監獄的屠殺。自二日至六日爲止，被武裝民衆殺死的人不過一千多個（馬東說一千零八十六個，）其中以教士等居多數。

（註三）公社在二日的深夜曾發命令叫國防軍將領桑德爾派兵去阻止屠殺，但國防軍不

願聽命，（事實上他們還是不去的好，）於是公社又設法在阿巴耶，拉羅斯兩監獄，組織臨時法庭，由民衆選舉法官，盡力救護開脫無辜的囚犯。

丹東對於九月屠殺並沒有什麼大關係，他更不是九月屠殺之鼓動者。那時候是立法議會與巴黎公社的關爭期內，他持着模稜兩可的態度來應付兩方面，所以未嘗勸說他狡猾。雖然皇黨說九月屠殺是他造成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布洛新也說「丹東是被迫而取此專橫的手段」，但如今法國歷史家大都知道這並非事實。丹東爲人有一個缺點就是好大喜功。他說道「是我預備了八月十日的事」，同樣他又說「九月屠殺是我幹的」，（見貝納的現（法國之由來）第五卷二九三頁及第六卷三〇頁。）其實八月裏他是在舒舒服服地睡覺，九月裏他也沒有現身。（見米席勒的書。）

在九月屠殺之後立法議會即無形消滅。九月二十一日法國人民渴

望了許久的一個革命的議會即國約議會終於成立起來了。

國約議會內共分三派：（一）吉隆特黨，（二）山嶽黨，（三）平原黨或沼澤黨。吉隆特黨是右派，他們在議會裏卻最佔勢力，平原黨也附和他們。內閣也是由他們組織成的，左派的丹東在國約議會成立時即辭去了司法總長的職務。吉隆特黨是溫和的民主主義者，全是有教育的學者，政客，有產階級，他們所代表的也正是這新興的有產階級的利益。左派是由雅各賓派（如羅伯斯比爾等），哥德利葉派（如丹東、馬拉等），構成的，（註四）因為在議會中的座位最高，故稱爲山嶽黨；馬拉，丹東，羅伯斯比爾是這黨的三大領袖。他們的目的是破壞王權以及貴族階級，僧侶階級的權力，廢止封建制度，建立

共和政治。至於平原黨，他們是沒有固定的政見，而且總是傾向保守派的。他們起先附和吉隆特黨，後來在危急時期便離開了吉隆特黨而幫助羅伯斯比爾，最後又把羅伯斯比爾送上了斷頭機。

(註四) 雅各賓派是法國革命黨人中的左派，他們隸屬於雅各賓俱樂部。這俱樂部的地址在雅各賓寺，故稱為雅各賓俱樂部。哥德利業俱樂部由丹東，馬拉，德水南等於一七九〇年設立，是從雅各賓派分化出來的。其地址在哥德利業寺。他們在最初是比雅各賓派更為左傾。但後來丹東卻往右邊走了。

國約議會成立之後，牠的第一件工作當然是處罰背叛國民的君主，制定共和的新憲法來代替一七九一年的憲法，將舊制度的遺跡全部廢除。然而這是吉隆特黨所不願做，不敢做的。於是那個已經形成

了一大勢力的巴黎公社又起來行動，終於支配了國約議會。

(註五) 建立共和政治在當時已經為必然的事實。「然而國約議會卻不敢叫出「共和」

這名詞。牠似乎等着外部的鼓舞。在同日(二十一日)晚間的會議裏，讚揚鼓舞就來

了！原來牠知道當廢止王權的法令發布時，民衆在街中大呼「共和萬歲」……」

(阿拉的政治史二七二頁。)

路易十六的審判在國約議會成立後的兩個月終於開始了。這在古隆特黨是太難堪的，他們極力攻擊山嶽黨以阻止這審判之實現，但均無效。十二月十一日審判開始，古隆特黨主張判君主以徒刑，山嶽黨主張判死刑。結果山嶽黨勝利，路易十六便於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在斷頭機上送了命。路易十六死得勇敢，但並非死得無辜，在做了

許多背叛人民的事件以後，他的死刑是必然的結局。

（註六）梟后於一七九三年十月十四日受革命法庭審判，十六日上斷頭機。

共和國內的社會革新之一大障礙就這樣去掉了。據說皇黨會有劫法場的計畫，但靠了公社的防備，這計畫終於不會實現。

君主死了，但是革命卻不就此於此。革命既以自由，平等，博愛三大原理來號召，那麼在實際生活中必將此三大原理實現才行，所以單制定新法律是不夠的，至少必須根本改造社會制度，改善民衆（尤其是農民）的生活狀況把他們從貧困的深淵中解救出來。然而吉隆特黨卻不願前進了。

（註七）在路易十六死後巴黎的無產階級依舊是貧苦日增，生活愈難，巴黎公社在此時

期中卻能盡心竭力的供給民衆的食糧，吉寧特黨反以此責備公社。

其實這時候吉隆特黨的皇黨的色彩愈見明顯了。他們曾有心教過路易，沒有成功。在路易十六死後他們以為革命就不應該再前進了。他們這般有錢的中等階級本來只是立憲黨，因了時勢之逼迫才變成共和黨，現在又害怕起共和政治來，為的是怕民衆得勢，怕財產被沒收，怕特權被剝奪。他們的幾個領袖會夢想過像古代的共和國一類的東西，在其中雖無君主，但人民應該服從富人學者所制定的法律；至於大部分的黨員都是傾向皇黨的。

（註八）他們最後在白色恐怖時期中與皇黨合作，即是證據。

而山嶽黨中進步的黨員則主張先廢止封建制度之遺跡，然後平

均財產，破壞大田產，把土地分給萬人，甚至最貧苦的勞働者也有分。這樣在中等階級秩序之政黨與民衆革命之政黨間一場大鬭爭自然是免不掉的了。而國約議會便是戰場，這時候兩個大野心家——吉隆特黨的布里索和山嶽黨的羅伯斯比爾使大顯其伎倆了。

(註九) 羅伯斯比爾在山嶽黨中並不算是左派，如布里索所攻擊他的話那樣。其實他是開穩健派的。

當時吉隆特黨握政權，而山嶽黨得民心。所以吉隆特黨的計畫終於不得實現。他們要解散巴黎公社，還想解散國約議會，另行選舉一個新議會，凡國約議會議員皆無被選舉權。

吉隆特黨與山嶽黨間的鬭爭詳細敘述起來是很增人智識的，但在

這里我卻沒有時間與地位來詳述了。鬭爭的結果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吉隆特黨失敗，重要黨員身死在斷頭機上。

凡是爲人民所憎恨的黨是必然會敗亡的，巴黎公社與山嶽黨得着人民的援助來打倒吉隆特黨並不是難事。而且在內憂外患日甚一日，革命存危懸於毫髮之際這倒是必要的事了。所以各國君主對法國的宣戰與夫枉德省的叛變不過是使吉隆特黨早日滅亡而已。

但同時革命也漸漸被引入了錯誤的路上。三月十日因了丹東的提議國約議會下令成立一個憲治反革命的法庭，由十二個陪審官，一個檢事，兩個助理組織而成，皆由國約議會任命。這個法庭後來依十月二十九日的法令正式名爲「革命裁判所」。牠起初確實使得反動分子

膽寒，而保障了革命的安全。但不久就漸漸變為個人野心與復仇之工具，而成了羅伯斯比爾屠殺其仇敵之機關，許多真正革命分子就被牠送上斷頭機去了。

森材狄木利葉將軍這時候又在前線叛變，使得法國陷於更危險的境地，吉隆特黨的勢力漸弱，而山嶽黨的勢力激增。在這種危急的時局中，因為應付當時的需要，一個『公安委員會』便於四月六日產生了。

沉 默

公安委員會由十二個委員組織而成，丹東是其中之一；其餘的都可以說是屬於山嶽黨的。這個委員會有着極大的權力，差不多是獨裁的了。公安委員會之設立本是國約議會取內閣的職權而代之，但不久

國約議會反被公安委員會支配了。在這個時期中丹東是委員會的主要人物，一直到七月十日退出為止，都是他一個人在專政。

(註十) 公安委員會組織之目的在集中執行的力量：對內，壓制一切國約議會的敵人；

對外，組織軍隊抵抗外國之侵略。

山嶽黨的得勢便是吉隆特黨之失敗。而吉隆特黨不顧民衆利益牽制革命發展之事實又日漸明顯，為維持革命計，便必須把他們推翻。所以兩黨決死戰的時期就到了。新的暴動已經快醞釀成熟了。

吉隆特黨自然要極力防禦自己的。在短時期內他們似乎還佔勝利，組織了「十二人委員會」，發令逮捕了許多真正的革命分子，埃伯爾也在內。埃伯爾是巴黎公社中的主要人物，而且極為民衆所愛。

「十二人委員會」同時又提議追究各區交出名冊，因為不肯交出名冊，委員會便下令逮捕幹部主席和秘書。

吉隆特黨既然對巴黎公社，對民衆宣戰，那麼民衆就無所用其客氣了。於是在五月三十一日各區民衆便武裝起來包圍國約議會。這一次的暴動號稱爲「理性的暴動」，並沒有什麼衝突流血的事情。結果「十二人委員會」解散了。但吉隆特黨的勢力還一樣存在。於是又有六月二日的暴動。

在六月二日早晨巴黎民衆又武裝起來，向國約議會進發。山嶽黨將軍昂利阿帶兵包圍國約議會，要求把二十二個主要吉隆特黨人（這數目後來增加到二十七個），全逐出議會。結果民衆得了勝利，吉隆

特黨的勢力完全顛覆。羅蘭夫人已先被公社總議會下令逮捕，（羅蘭不在巴黎，故未被捕。）其餘的主要人物均被逐出議會，禁錮在本人家中。

這些吉隆特黨人並未被逮捕，不過受監視罷了，薪俸仍是有的。要是他們安安分分坐在家裏，那麼他們的安全決無危害，然而他們卻乘機跑到外省去煽惑攻擊國約議會的暴動，所以在七月便被國約議會認為叛徒而加以通緝。

吉隆特黨布里斯等二十一人於十月三十一日上斷頭機，羅蘭夫人於十一月八日被殺。她的名字果如萊爾所說是要歷數世紀而存在的。她是法國革命中的一個極高貴的殉道者，她的丈夫在盧昂得着她

的死信便自殺來殉她。畢佐與白地翁在波爾多被狼吞噬。加對等也在外省被捕斬首。

平心而論，吉隆特黨中有不少人才，他們對革命也盡過大力，但因為革命比他們走得更遠一點，他們趕不上，所以便滅亡了。就他們執政後所做的事看來，我們對他們的敗亡並無什麼遺憾。他們因為想別人的頭顱（吉隆特黨無時不想殺丹東，馬拉，羅伯斯比爾等人），結果反被人殺。羅蘭夫人臨死時曾說：『自由，自由，世間不知有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其實她與羅伯斯比爾等一樣是懂不得自由的。他們一個個都漸次離開了民衆，但都上了斷頭機，因為背叛民衆的人是終於會敗亡的。

(註十一) 吉隆特黨之敗亡，是皆由自取。六月二日的那一天里昂的消息傳到巴黎。原

來五月二十九日里昂的饑餓人民起來反抗，吉隆特黨援助皇黨恢復了秩序，殺了

八百多個愛國者。這確是事實。

自六月二日以後山嶽黨的統治開始了。在其間他們也會幹了一些大事情，便是七月十七日的法令，正式將封建權利全部廢止。這當然還是民衆的力量，所以後來雖經過幾次的反動，這法令的效果依舊得以保存。

山嶽黨裏面有三大支派，即丹東，馬拉，羅伯斯比爾三人。其中最爲有產階級和反黨分子憎恨的就是所謂「人民之友」的馬拉。吉隆特黨以爲他是吸血的瘋人，皇黨歷史家馬德楞（我說他是皇黨，自信

不錯的，他的書現有伍光建的中譯本，用許多不堪的話來形容他。然而事實上馬拉乃是民衆之最忠實的友人。固然在一七九〇年與一七九一年中，他看見民衆的英勇犧牲還不能顛覆王權，便感到絕望，說應該犧牲大批貴族的頭顱以完成革命。但其實他是很仁慈，比當時任何革命者都更愛人民，更忠於人民。從革命開始以來他就過活得非常貧苦，雖患着不治之病，也不改變生活樣式。臨死財產只有二十五個法郎。在思想上除巴黎公社（埃伯爾派）之外馬拉是最和民衆接近的，他最能明白民衆的要求。自然他犯了一個錯誤，就是相信專政可以有利於革命，不過他自己從沒有夢想過專政的權力。

如果反革命的勢力要找一個犧牲的話，這樣的一個人當然是最適

宜的了。於是七月十三日馬拉就被一個二十五歲的貴族女子夏洛蒂哥代刺殺。馬德勞稱哥代爲「女俠」，其實她不過是一個誤入迷途的熱心家。她生得極其美麗，性格很可愛，死得也很勇敢，所以亞當呂克斯說「與她同死在斷頭機上乃是美麗的事」，而且甚至以爲她「比布魯塔斯還偉大。」哥代說：「我殺一個人以救十萬人；殺一個匪徒以救無辜的人；殺一個野獸以謀祖國之安寧。」她太自救了。她不過上了皂黨和吉隆特黨的當，殺了一個人民之友，一個真正革命分子，以保障有產階級的權利而已。布魯塔斯若在，他決不會幹這樣的蠢事。

總之「一個熱烈的，悲歌慷慨的，並充滿愛護人民和正義的心情的人」（布洛赫語）死了，哀悼的恐怕不只十萬人。哥代在七月十五

日上斷頭機時大概也明白她並不會救了十萬人罷。

自山嶽黨獨攬大權以後，牠的內部的裂痕也就逐漸顯著。我在前面說過山嶽黨有三大領袖，這三大領袖就代表三派：丹東是右派，馬拉是左派，羅伯斯比爾是中派。左派自馬拉死後就由埃伯爾繼起做領導者，他們的勢力在國約議會以外，如宿墨特，巴協等都屬於這派。他們是無神論者，是財產之敵，總是在謀民衆的利益。德木南，非里波，塞席爾等是屬於丹東派的；而聖芮斯特，古東等則屬於羅伯斯比爾派。其實右中兩派本來相差無幾。兩派都是保護財產者，對於社會問題都是很守舊，都是擁護基督教者。（實際上丹東本是無神論者，但有個時期他也跟着羅伯斯比爾去擁護宗教，與埃伯爾派爲難。）所不

同的是丹東行爲很浪漫，重視生活的享樂，對革命漸漸倦怠起來，不贊成恐怖制度，他這一派變成了一個溫和的黨。而羅伯斯比爾講道德，說仁義，嚴厲刻苦，以正人君子自命，深信恐怖制度，殺人不眨眼。總之丹東與羅伯斯比爾間的鬭爭是兩個野心家爭奪政權的鬭爭，不過我們得承認他們爭奪政權之目的無他，不過是實現自己的主張以促進革命之完成而已。

羅伯斯比爾打倒丹東之第一步就是把他逐出公安委員會。於是在七月十日依羅伯斯比爾的提議，國約議會便改組公安委員會，將委員名額減至九人。丹東不在新委員之列，羅伯斯比爾卻登臺了。所以自七月十日起在公安委員會裏便是羅伯斯比爾一個人專政。

羅伯斯比爾不比丹東，他是不怕殺人的，他想得到做得出。現在他是大權在握了，所以他使用權力來摧殘他的一切政敵。

埃伯爾派是他的一個大敵，他當然要打倒他們。但是他知道這派的力量在巴黎公社，而巴黎公社的力量在各區。所以他不得不先在這方面着手。至於他怎樣去限制各區權力，解說起來需得多的篇幅，總之，我們知道羅伯斯比爾在這方面成了功，他用法律的力量把各區革命委員會變成國家之機關，使之與公社分離。最後借着除去弊害的口實，國約議會又使這些革命委員變為國家給薪俸的官吏，使之隸屬於保安委員會之下，該委員會有任命革命委員之權。這樣一來，巴黎的各區及外省民衆協會都被國家吞噬了。公社的主要力量從此消失，無

法與政府對抗了。

於是公社的代表埃伯爾及其同志五人便在一七九四年三月十三日被捕了，公社的檢察宿墨特又於十八日被捕。革命裁判所把他們審判了三天，但罪名都是捏造的。在三月二十四日埃伯爾派被送上了斷頭機。

在皇黨和富翁的眼中埃伯爾派的處死是多麼快意的事。他們都要來看這“Père Duchesne”的記者怎樣去上斷頭機。那廣場竟變成了戲院。「然而人民這天都不出外；貧民非常陰鬱而傷心，留在自己的小屋裏，他們知道被殺的乃是他們的朋友。」當他們缺乏食糧，缺乏日用品的時候，別人都不管他們，只有這般人才盡力來幫助他們。現

在這般人上斷頭機，而他們卻無法援救了。（宿墨特死於四月十三日。）

歷史的事實常是如此，民衆把專政權交給別人要他們來壓制民衆的仇敵，但結果他們後來總是用這權力來壓制民衆自己。所以民衆看着埃伯爾被害之後又來看丹東派的死刑了。

於是三月三十一日的早晨，一個驚人的消息響遍了巴黎：丹東，德木南，非里波，拉克瓦等人一起被捕了。國約議會根據聖芮斯特的報告就發了拘捕丹東派的命令。

丹東派在革命裁判所受審，罪名是：陰謀復辟危害共和國，和以腐敗行爲破壞共和國。丹東想選他的辯才激起民衆暴動，法官們卻剝

奪了他們的發言權，一下就通過了死刑判決。四月五日丹東派的重要份子就全在斷頭機上消滅了。

丹東死得很勇敢，自然也死得無辜，算是法國革命中的一個偉大的殉道者。他的最後的話是：『把我的頭拿給人民看，牠值得這樣做。』他在各方面都是很可愛的人，但不免好大喜功，而且過於自信。他對於革命盡了不少的大力，然而在後來他因為追不上革命，便有點厭倦了。他以前是一個敢作敢為的人，但這時卻變成了猶豫不決的人，而且甚至幾乎被皇黨利用而不知。他想弄倒羅伯斯比爾，卻被羅伯斯比爾先發制人，把他和他的同志送上了斷頭機。

革命裁判所對於丹東派的控訴當然全是謾告，然而丹東這個偶像

是必須打倒的，否則羅伯斯比爾以及他的恐怖制度就無法維持了。所以羅伯斯比爾不惜用任何手段來打倒丹東，但他不知道殺了丹東，無異乎向人民表示革命完結了。因為在全法國，人只知道丹東是一個永遠站在民衆運動前面的革命家。（事實上當然不是如此。）

實際上革命在巴黎公社的實權消滅之日就被專政殺了。不過羅伯斯比爾還在誇耀他的成功。

羅伯斯比爾並不是如一般歷史家所描寫的那樣壞。他確實是一個正人君子。他的壞處也就在這一點。他在民衆啼餓號寒之際專門講道德，殺敵人，最可笑的是他後來叫國約議會議決神的存在與靈魂不死。

「我們餓得要死，你們卻以殺戮來養我們。」這是巴黎民衆對於那般講道德的正人君子說的話。羅伯斯比爾敗亡之預兆已見於此。

在羅伯斯比爾，道德與殺戮有了奇怪的相合。斷頭機每天動作，羅伯斯比爾非常滿意。可愛的革命美人露西德和埃伯爾的妻子也上了斷頭機。總之在羅伯斯比爾專政不過幾個月的恐怖時間之內在巴黎共殺死二千七百五十人，其中有二千一百人都是窮人。這樣下去講道德的人的統治當然不會是長久的了。

羅伯斯比爾的頭覆乃是必然的事實，因為他是恐怖制度，雅各賓統治之代表；而這制度如果再繼續下去，必然會使法國滅亡。所以羅伯斯比爾想用恐怖制度來維持革命，但結果卻完全毀滅了革命，讓反

動勢力復興起來。在經過了這許久的騷亂與流血之後，一般在渴望法律與秩序了。於是各右派勢力結合起來打倒羅伯斯比爾的所謂『熱月反動』便在七月二十七日（即共和曆熱月九日）發生。

這一天羅伯斯比爾在國約議會裏大遭反對派的攻擊，使他不能夠發言。國約議會下令把他和他的同志逮捕，國防軍總司令羅伯斯比爾派的昂利阿也被逮捕了。

然而羅伯斯比爾似乎還不是那麼容易推倒的，他還有那巴黎公社（當然不是從前的巴黎公社）給他幫忙。靠了公社的力量他們幾個都被釋放出來，齊集在市政廳商議對付國約議會的辦法。

巴黎公社開始準備一個暴動，但各區再也無心來幫助那般殺害宿

墨特，埃伯爾而且毀滅了區的自治權的人。而且巴黎民衆以為革命已經快完了，公社總議事會所要求他們援救的人並不是人民的朋友。

昂利阿派礮隊來包圍國約議會駐紮在格列弗廣場，但國約議會並不屈服，宣布叛亂者為叛逆，這消息一傳到廣場，礮兵便漸次逃去。國約議會又宣布羅伯斯比爾等為背叛國法。而羅伯斯比爾等所在的市政廳也被國約議會的軍隊攻入了。羅伯斯比爾中了一顆子彈，打碎了他的牙牀。他的兄弟從三層樓上的窗裏跳下去自殺，折斷了一條腿。總之羅伯斯比爾派諸人都被捕了。（巴勒自殺，科芬哈爾逃。）

第二天早晨，羅伯斯比爾弟兄，聖芮斯特，古東，昂利阿等二十一人同上斷頭機。押赴刑場時他們一路上飽受着反動分子的凌辱。反

動完全勝利。革命已經完結了。

我在這裏因了篇幅的關係也不再敘述下去了，至於有產階級在白色恐怖下之狂歡（在二十八至三十的三日內他們共殺了一百零三個山嶽黨人，而且從七月二十七日到次年五月二十日之間共有七十三個山嶽黨議員被判死刑或徒刑，而七十三個吉隆特黨人重進了國約議會）以及兩次反對新制度之失敗的叛亂計畫，即一七九五年五月的運動與一七九六年巴布夫的陰謀，我們可以在許多法國革命史的大著中去覓求。總之我們知道從此反動勢力一帆風順，經過了幾年戰爭與騷亂之後，野心家拿破崙終於被時勢造成了英雄，在一八〇四年做了皇帝。

統觀法國大革命的結果是民衆把有產階級擡上了權力地位，而他

們自己卻匍匐在新階級的權力之下。但法國革命並非完全失敗，至少封建制度和王權是被牠打破了。牠之能夠完成這件大工作，全是靠人民的力量，而一旦人民的活動被專政壓制了時，革命就衰滅了。當時法國人民不知道這個，又沒有這樣的經驗，所以他們不免上了一個大當。但這個當決不是上得徒然的。而且法國大革命的已有的成就已足以使我們的文化改變一個面目了。

路易十六被害的那天晚上有個馬賽人很受了激刺地寫道：「凡是君主都死了！」不錯，自那天以來所有的君主頂上的圓光都消失了。全世界的人民都有了一個新的認識：沒有那個戴王冠的怪物，人民也是能夠生存的。從那時候起君主被害的，計算起來不知有多少。我們

都是法國大革命的產兒，都是在牠的餘蔭之下生活，要是沒有牠，恐怕我們至今還會垂着辮子跪在畜牲的面前挨了板子還要稱謝呢！

所以在法國大革命後一百多年到了巴斯底廣場上我不由得讓感激之淚狂流。